民國叢書

第二編

·51·

文化·教育·體育類

中國文獻學概要　鄭鶴聲　鄭鶴春著

目錄學研究　汪辟疆著

目錄學概論　劉紀澤著

中國史部目錄學　鄭鶴聲編

索引和索引法　錢亞新著

上海書店

中國文獻學概要

鄭鶴聲　鄭鶴春著

中國文獻學概要

例言

（一）昔孔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者也。馬貴與文獻通考命名，即取其義，而釋之曰：「凡敍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徵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文獻通考序）本編亦采其誼，結集翻譯編纂諸端，謂之文，審訂講習印刻諸端謂之獻。敍而述之，故曰文獻學。

（一）本編導言，伸明中國文獻的地位與世界朝流之趨勢，以總其要。典籍結集，爲文獻學上最重大之事業，故首及之。然結集而不施以審訂，則無以取精而用宏，擇要而棄微，故審訂又次之。既

國文化之標幟，刺刺不離口，而空泛疏漏，每不足爲外人所信服。於是羣思東方學之研究，而國人仍鮮有迎頭以與周旋之者，又可歎焉！夫文明所積，家國之光，雖百世之下，萬里之外，猶將感發興起，況生於其邦，可不尙論其學乎？是編之作，粗具梗概，所謂門徑之門徑，階梯之階梯，不足以語高深，聊爲國民進一解耳。一覩喬木而思故家，考文獻而愛舊邦。」四部叢刊徵啓際此國基重奠，萬象徵新，然求其立國根源，仍不得不求之於本國之文獻；讀者其有意乎？升堂而入室，以覩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是則區區之微意云爾。

十七年十一月編者自識於首都。

中國文獻學概要

自序

吾國文明發展進行之程序，約可分爲三期：自邃初以迄兩漢，是爲吾國民族本其創造之力，搆成獨立之文化時期；自東漢迄明季，是爲印度文化輸入吾國，與吾國固有文化由牴牾而融合之時期；自明季迄今日，是爲中印兩種文化均已就衰，而遠西之學術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輸入，相激相盪，而卒相合之時期。（柳著中國文化史）數千年間，相承弗替，根柢槃深，枝葉峻茂，吐納之宏，爲世界文明諸國最。顧自晚清以來，國勢削弱，兵力之不競，致疑文化之墮落，學士大夫羣以科學救國相提倡，幾有廢絕線裝書之論，以吾國固有文獻爲腐敗物質之淵藪，非廓而清之不爲功，因噎廢食，甚可慨焉！歐戰既輟，人心惶擾，遠西學者，時或想像東方之文化，國人亦頗思反而自求，惟學科繁興，能致力其間者蓋鮮，號爲學人，而叩以本國文獻之要略，瞠目而不知所對者，什八九也。與外人接，輒以和平二字爲吾

審訂矣，而不能「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蘇東坡李氏山房藏書記則結集審訂皆虛事，仍不能發揚其光輝，故講習又次之。故結集表也，審訂裏也，講習則表裏相兼者也。自外學輸入，而後有翻譯之事業，自印刷發明，而後有編纂之規模，皆吾國文獻學上之偉大紀念物焉。並次而論之。至於藝術部分，世有專書，不復詳云。

（一）本編原有私家藏書一章，足見地方文獻發展與盛衰之蹟，亦考究中國文獻學者之要圖也。然草藁屬成，幾佔全書之半，不得不另爲一書，名之曰：「中國地方藏書小史。」

（二）本編取材，根據吾師　柳翼謀先生中國文化史者頗多，不另注明，其餘俱注明出處，以便讀者自行參訂，譾陋之處，敬祈大雅敎正。

十七年十二月自識。

中國文獻學概要

目次

中國文獻學概要

第一章　導言

中國文獻淵源與價值　學術思想之在一國，猶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風俗及歷史上種種現象，則其形質也。故欲覘其國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也於學術思想焉以求之。典籍者，思想之結晶，學術所由寄也。所以考制度，稽意識，文化之積業，政道所由繫。無論何國，對於文獻之保存，研討，必盡其力之所能而優爲之，至近日而益亟，有所謂「文化侵略」之政策，即以典籍爲之基本。外國人之研究譒譯吾國典籍者，所在多有，美之華盛頓，法之巴黎，以及歐西諸大國之圖書館中，莫不充滿吾國之典籍；且有在中國欲求之而不可得之祕籍，而日本東京帝國圖書館，殆不下數十萬卷。何其盛也。而大學與私人購置者，又不可勝計也。而我國則反爲書肆居奇，又極少公共之圖書館爲之參考。而國人亦幾忘之矣。吾國人不自惜，而外國人爲吾惜之矣。「中國有此膏腴良田之開闢，既足

以使西人了解此東方大國之情勢，兼可助中國人增長其學，吾人果已見其重要，即當冒百難以赴之。」此非美國學者拉多黎（K. S. Latourette）之言乎？其自命之責任心爲何如？其艱忍之毅力又何如？吾人對之，能毋自愧！而彼日本者，且以「東方文化之主翁」自命，出而競勝於「國際學術研究會」矣；而眞正創造此種文明之中國人，負有發揮之光大之繼長而增高之責任與使命者，則反漠然視之，無動於中。可悲孰甚！即有所謂好學深思之士，或徒爲本國學術思想界所窘，而於他國者未嘗一涉其涯也；或徒爲外國學術思想所眩，而於本國者不屑一盾其意也。

梁啓超曰：「立於五洲中之最大洲，而爲其洲中之最大國誰乎？我中華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誰乎？我中華也。四千餘年之歷史，未嘗一日中斷者誰乎？我中華也。我中華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語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據一千九百年之統計歐洲各國語之通用以英爲最廣猶不過一百十二兆人耳較吾華文僅有四分之一也印度人雖多而其語言文字複雜尤甚中國雖南北閩粵其語殊異其大致則一也）我中華有三十世紀前傳來之古書，世界莫能及。（墳典索邱其書不傳姑勿論即如尚書已起於三千七八百年以前夏代史官所記載今世界所稱古書加摩西之舊約全書約距今三千五百年婆羅門之四韋陀論亦然希臘和馬耳之詩歌約在二千八百年前門梭之埃及史約在二千三百年前皆無能及尚書者若失二千五百年以上之書則我中國今傳者百十餘種歐洲乃無一爲此眞我國民可以自豪者）西人稱世界文明之祖國有五：曰中華，曰印度，

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國亡，其文明與之俱亡。今試一游其墟，但有摩訶末遺裔鐵騎蹂躪之跡，與高加索强族金粉歌舞之塲耳；而我中華者，屹然獨立，繼繼繩繩，增長光大，以迄今日。此後且將匯萬流而劑之，合一爐而冶之，於戲美哉我國！於戲偉大哉我國民！」（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誠確論也。此不獨爲吾國人所自豪，即世界學者，亦莫不承認之羨慕之矣。英人拉多黎教授之言曰：「中史包藏之浩博，吾國學者稀能見之。通常學者，但鑒於中國人口之衆，天產之富，知其於今後世界佔重要之位置，因於近代史之研究，亦兼及中國最近數十年之變遷，其或深思遠矚，知中國民族其三千年繼續之歷史，有浩富精美之史籍。……中國民族，夙深史識（historical sense），當今一千五百年前，彼輩已知重視其過去，而以史學爲教育中必需之訓練，其後孔子學說，尤足堅此信念。歲月遞傳，典籍累積，遂有今日繁多廣博之史書。……如孔子著作中有書經，司馬遷著史記，皆重要之史籍。遷書於紀元前一二世紀頃，世稱之爲中國之 Herodotus，實則遷書之詳贍與眼光之精深，實有過之。至其他私作短著，編年綜述，乃至遊記傳載，殆不可數計焉。」（歷史雜志 Historical Outlook）夫拉氏所見，不過中國史籍一部，猶不足以窺其全也，其驚嘆已如此，設示以四庫之全，其

感想又不知將奚若也。

中國文化之完備，世界各國，殆莫之京，此爲中國文明之特色，即典籍之完美是也。歐西上古文化之起原，殆莫可詰究，不得已姑取發掘之殘碑斷瓦以爲證，而我國人效之，以爲非是不足以言史，此大誤焉。世界古國，印度自來不重記載，埃及亦稀極古之史，巴比侖諸國，其古史大半出於掘藏之推證，而我國史學發生之早，典籍之博，學者之注重，實可謂世界各國中首屈一指。欲言遠古文化，可由載籍以求之，而非僅由斷片古物之推證而後可知也。職是之故，歐西文化爲零碎的，而中國文化爲整個的，固灼然無疑矣。而或以爲：「西洋民族以文化勝，東洋民族以武力勝，」（王桐齡新著東洋史）吾不知其何據而云然也。梁啓超曰：「深山大澤，而龍蛇生焉。取精多用物宏，而魂魄強焉。此至美之國，至偉大之國民，其學術思想所磅礡鬱積，又豈彼崎嶇山谷中之獷族，生息彈丸上之島夷，所能夢見者；故合世界史通觀之，上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中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惟近世史時代，則相形之下，吾汗顏矣。雖然，近世史之前途，未有艾也，又安見此偉大國民，不能恢復乃祖乃宗所處最高尙最榮譽之位置，而更執牛耳於今世之學術思想界者。」—論中國學

術思想變遷大勢此平心之論也，安得以一眚掩大德乎！而此後吾國人之自負，正亦不宜妄自菲薄者矣。

中國文獻之世界化　百年以來，西洋史學之發展，一日千里，一般史家，率有世界史之希冀，其努力於世界通史之編纂者，亦不乏其人。蓋欲窮人類文化之全，斷非西洋文化可綜其成，而必博及各方文化進展之跡，已爲今學者所公認。而中國文化之位置，尤爲此中之更要者。是則今後所謂東方史研究之中心，顯然將集矢於中國，矧以中國歷史之悠久，典籍之繁富，對於人類文化貢獻之卓偉，其引起世界的注意，正無足異。自清季以來，吾國以國運迫蹙，學術廢滯，而西人則以與吾交往之漸繁，研究中國文化者日多，於是有所謂「東方學」(Orientology)，且別樹「中國學」(Sinology)之一幟。十九世紀以後，著名之中國學家，如英人瑪利孫(Morrison, 1782—1834)亞皮爾(Hbeel, 1804—1846) 之考求華文。蘇格蘭人萊格 (Legge, 1815—1897) 之譯吾四書五經莊老等書。法人皮亞特 (Biot, 1803—1850) 之譯吾周禮，沙畹 (Chavannes, 1824—1898) 之譯吾史記。此外又有法之仇林 (Julien, 1799—1873) 英之皮爾 (Beal, 1825—1889) 則以譯佛經者究吾國佛敎著者也。皆有功於中國文化之宣傳於西方。德人於中國文化之研究，尤有深造之士，其最著者爲

夏德，(Hirth,—1845) 長於中國古史。自大戰告終以後，東方文化之優點，益引起世界全般之注意。西人且有倡言引納中國精神，以藥物質文明之說，是否便合，姑置不論；惟因此趨勢而使中國學術成世界的研究，要可爲欣幸之現象。雖然，國人而果有學術之覺悟，當思中國文化之整理與推求，以公之於世，乃中國人之責。而在今日西人漸移其注意東向之時，吾人尤當彙程奮赴者也。蓋一國之文化，惟其本國人言之，較易而較眞，外國學者，無論其能具公正之眼光與否，藉曰能之，亦常易以無意以陷謬誤。誠無可如何之事也。歐西學者，於東方文化大牢模糊，尤以中國爲甚。試略言之，如昔丸克推萊二氏之科學史 (Sidgwick and Taylor: A Short History of Science) 於巴比侖埃及猶有專章論述，中國則付缺如。夷考中國之數學，當十六世紀以前，實足睥睨天下，其航海針活字板之發明，歐人所奉爲鼻祖者也。何以遺之乎？如狄雷氏之哲學史 (Thilly: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謂西洋哲學由古代希臘而中世而近世，系統釐然。其在東方各國若印度中國等，其思想皆無完全之系統云云。印度姑不論，以言中國，則自上古至今，其思想之系統，實非歐洲所能比擬。又何以非之乎？如萊榮斯辟格部二氏之歷史研究導言 (Langlois and Seignobos: Intro-

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謂其書所論之歷史考證法，東方各國無聞焉。實則吾國史法，極爲完備，且較彼土爲早，又何以無聞乎？夫以中國土地之廣，立國之久，兩甲世界，在昔文化之著作，亦非他國所能比擬，處此史學發展，以宇宙史爲指歸之時代，乃在西方史家之著述中，求如巴比倫埃及之地位而不可得。彼西人之論諸氏書者，自以吾中國幷埃及巴比倫而不如，又何怪吾中國爲西人所輕視乎？即有韋爾斯之世界史綱 (H. G. Wells: The Outline of History) 夏德之中國古代史 (Hirth: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或混合中國與世界各國以立論，或更討論中國古代之文明，然既不能眞正明瞭吾國文明之眞相，且又增其謬誤也。夏氏謂僞古文尚書爲眞，而不知已爲吾國學者所審定，韋氏謂中國飲茶始於紀元後六世紀，則在隋唐之間也，而不知吳主孫皓，已以茗代飲，亦在紀元後三世紀初，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又不觀孟羅之敎育史 (Paul Menru: A Textbook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乎，其稱四書五經，一部爲孔子之書，一部爲孔子大弟子孟子之書，一部爲後學者之書。此言四書，猶有可說，若言五經，則除易之十翼與春秋外，皆周代之舊典，無一可指爲孔子等書者。又言中國之考試制度，有秀才舉人進士三級，循序漸進，此在

滿清爲然，在唐則秀才之名，乃舉進士者所不敢當，進士求試秀才而不可得。（日知錄）其他類似者，又比比也。

吾人於此，已覽其難能可貴，不必苛責，要在吾人，有以糾正之而更有所發揚之耳。欲加以糾正或發揚，則典籍之研究尙矣。孔子有言「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不治史學，不知文獻之可貴，與夫文獻散佚之可爲痛惜也。吾國人對於典籍之觀念，約有二點，曰修身治國而已。隋志曰：「夫經籍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義，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學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克念則有王公之重，其王者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謂也。是以大道方行，俯龜象而設卦，後聖有作，仰鳥迹以成文，書契已傳，繩木棄而不用，史官旣立，經籍於是興焉。」（隋書經籍志）舊唐志曰：「夫龜文成象，肇八卦於庖犧；鳥迹分形，創六書於倉頡，聖作明述，同源異流，墳典起之於前，詩書繼之於後，先王陳迹，後王準繩。易曰：人文以化成天下。禮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學者非他，方策之謂也。琢玉成器，觀古知今，歷代哲王，莫不

崇尚。」舊唐書經籍志倪燦曰：「歷代之志藝文也，尚矣。以之經緯天地，則足以宏建樹而致治功，以之淑善身心，則足以秉彝而貞末俗。」明史藝文志然時異世勢，斷非昔日「善身淑世」之觀念所能整理其典籍，又吾人所當知也。梁啓超謂：「我國史界浩如烟海之資料，苟無法以整理之耶？則誠如一堆瓦礫，只覺其可厭，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則如在鑛之金，採之不竭，學者任擧治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貢獻於世界者，皆可以極偉大。」中國歷史研究法序有味乎其言之也。

第二章　結集

著錄與分類　自書契之興，歷今四千餘年，著錄所及，森如煙海，雖隨時興廢，無求全之可能，琳瑯滿目，猶存宏富之庫，實亞東文獻之奧區，爲世界文明之古國。中國者，一古典文化之中國也。其書籍之著錄，首推六典。嗣是以後，約分兩法。一以七分，一以四分，或亦偶用五分制者，殆不多覯。七分制自漢劉歆始。自劉歆校理祕文，分羣書爲六略，而冠以輯略。六略者，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是也。其曰六藝者，經部也。詩賦者，集部也。諸子，兵書，術數，方技，皆子部也。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漢著記，則入之春秋類；古封禪羣祀，封禪議對，漢封禪羣祀，入之禮類；高祖傳，孝文傳，入之儒家類；是時固無史部之名，而史家亦未別爲一類也。晉荀勖撰中經簿，始分甲乙丙丁四部，始開四分制之端。而子猶先於史。至李充爲著作郎，重分四部，五經爲甲部，史記爲乙部，諸子爲丙部，詞賦爲丁部，而經史子集之次始定。厥後王亮，謝朏，任昉，殷均撰書目，皆備四部之名。雖王儉阮孝緒析而爲七，祖暅別而爲五，然隋唐以來志經籍藝文者，大率採用李充部敍。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序　而隋書經籍志始分明界限，

訂定條例，改稱經史子集之目。首爲經部，其類有十：一曰易，二曰書，三曰詩，四曰禮，五曰樂，六曰春秋，七曰孝經，八曰論語，九曰圖緯，十曰小學，是也。次爲史部，其類有十三：一曰正史，二曰古史，三曰雜史，四曰霸史，五曰起居注，六曰舊事，七曰職官，八曰儀注，九曰刑法，十曰雜傳，十一曰地理，十二曰譜系，十三曰簿錄，是也。三爲子部，其類十有四：一曰儒家，二曰道家，三曰法家，四曰名家，五曰墨家，六曰縱橫家，七曰雜家，八曰農家，九曰小說家，十曰兵法，十一曰天文，十二曰曆數，十三曰五行，十四曰醫方是也。四爲集部，其類有三：一曰楚辭，二曰別集，三曰總集，是也。此外道家經戒符籙，釋氏經律論疏，著爲附錄。下迄四庫書目，因仍其例，雖其間子部範圍，頗有增損，然大體未嘗改易。

至於我國書籍著錄之次數，以公私計，不下十百，然重沓繁複，不可究詰。茲以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宋史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四書爲據，而統計之。四書皆爲「蟬聯式」記錄，假以尙書爲最古，則當在夏代，距今四千餘年（西元前二二〇五至後一九二八年）。故漢志包括，自夏初迄王莽之誅（西元後二三年），隋志自夏初迄隋末（西元六一七年），宋志自夏初迄宋末（西元一一二七六年），四庫書目自夏初至乾隆四十七年（西元一七八二年），可謂中國典籍之四大結集。自

漢志著錄以後，每隔五六百年，重爲著錄，去佚補新，頗得概要，表之如次：

結集次數	著錄名稱	包含年禩	上距原始	上距結集
第一次	漢書藝文志	?至元後二三年	約二二〇〇年	
第二次	隋書經籍志	?至六一七年	約二八〇〇年	約五九四年
第三次	宋史藝文志	?至一二七六年	約三五〇〇年	約六五九年
第四次	四庫全書總目	?至一七八二年	約四〇〇〇年	約五〇六年

惟自乾隆四十七年至今（一七八二——一九二八年），其間又隔一四七年。其著述之重出，不知幾千萬也，惜無繼續之通計，爰以四庫書目著錄爲最後典籍結集之總數，表之如次：

❶文獻通考「案孟堅七略無史門，故以古來及秦漢之史附於春秋之末，後世史書漸多，故志藝文者以史自爲一部，故析班志春秋略世本十五篇至漢大年五篇入史門，凡劃九家四百一十一篇」今從其例另立史部，列如下數。❷此係諸子略外另加兵書數術方技三者之數。❸此係諸子外另加以道釋兩家之數，以明史藝文志入之子部也，茲從其例。

類數 / 書名	經 部	經 卷	史 部	史 卷	子 部	子 卷	集 部	集 卷	共計 部	共計 卷
漢書藝文志	❶○、○九四	二、七一二	○○九	四一一	❷四六九	一○、五五三	一○六	一、三一八	六七八	一四、九九四
隋書經籍志	九五○	七、二九○	八七四	一六、五五八	❸三、一八○	一三、八五一	一、一四六	一三、三九○	六、一五○	五○、八八九
宋史藝文志	一、三○四	一三、六○八	二、一四七	四三、一○九	三、九九九	二八、二九○	二、三六九	三四、九六五	九、五四九	二九、九二七
四庫全書總目	二、○一○	二○、五一九	二、一一四	三七、九一二	二、九六○	五八、八八七	三、五○一	五四、二四○	一○、五八五	一七一、五五八

其自四庫書目後出者，姑置勿論，即劉歆七略本有書三三、〇九〇卷，然漢志著錄僅一四、九九四卷，已佚去一九、〇九六卷。隋嘉則殿藏書三七〇、〇〇〇卷，而隋志著錄僅五〇、八八九卷，相差至三一九、一一一卷。雖有重複之本，然佚去者蓋不啻倍蓰，而今日可讀之書，蓋亦不下四〇〇、〇〇〇卷云。

漢志著錄 古者立國經野，施政設教，皆有史官，以紀言行。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故曰君舉必書，懲勸斯在。考之前載，則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類是也。下逮殷周，史官尤備，紀言書事，靡有闕遺。則周禮所稱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以詔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定世繫，辨昭穆；內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貳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此則皇家之史，凡有五焉。諸侯亦各有國史，分掌其職，則春秋傳晉趙穿弑靈公，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楚靈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此良史也，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然則諸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記言書事，太史總而裁之，以成國家之典。不虛美，不隱惡，故得有所懲勸。遺文可觀，則左傳稱周志，國語有鄭書之類是也。（詳見拙作古史官考略）

暨夫周室道衰，紀綱散亂，國異政，家殊俗，褒貶失實，隳紊舊章，孔丘以天聖之才，當傾頹之運，歎鳳鳥之不至，惜將墜於斯文。乃述易道而刪詩書，修春秋而正雅頌，壞禮崩樂，咸得其所。戰國縱橫，眞僞莫辨，諸子之言，紛然淆亂。陵夷踳駁，以至於秦。秦焚詩書，坑儒士，以刀筆吏爲師，制挾書之令。學者逃難，竄伏山林，或失本經，口以傳說。漢氏誅除秦項，未及下車，先命叔孫通草緜絕之儀，救擊柱之弊，其後張蒼治律曆，陸賈撰新語，曹參薦蓋公言黃老，惠帝除挾書之律，儒者始以其業行於民間，有一統之觀。然諸子餘焰，猶未盡息。故書分爲二，詩分爲二，論語有齊魯之殊，春秋有數家之傳，其餘互有出入，不可勝言。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司馬談父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斷自軒皇，逮於孝武，作史記一百三十篇，詳其體制，蓋史官之舊也。

至於孝成，祕藏之書，頗有亡散，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命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

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太醫監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就，向輒撰爲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敍而奏之。向卒後，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篇，撮其指要，著爲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藝略，三曰諸子略，四曰詩賦略，五曰兵書略，六曰術數略，七曰方技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燒。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袠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爲書部，固又編之，以爲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

漢書藝文志著錄概況

- 六藝……(1)易(2)書(3)詩(4)禮(5)樂(6)春秋(7)論語(8)孝經(9)小學（凡六藝一〇三家三一二三篇）
- 諸子……(1)儒(2)道(3)陰陽(4)名(5)墨(6)縱橫(7)雜(8)農(9)小說（凡諸子一八九家四三二四篇）
- 諸賦……(1)屈原以下賦(2)孫卿以下賦(3)陸賈以下賦(4)雜賦(5)歌詩（凡詩賦一〇六家一三一八篇）

一兵書……(1)兵權謀(2)兵形勢(3)陰陽(4)兵技巧（凡兵書五三家七九〇篇圖四三卷）

一數術……(1)天文(2)曆譜(3)五行(4)蓍龜(5)雜占(6)形法（凡術數一九一家二五二八卷）

一方技……(1)醫經(2)經方(3)房中(4)神仙（凡方技三六家八六八卷）

隋志書錄　漢自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猶七十餘載。兩京大亂，掃地皆盡。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勖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總括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勖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

總沒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爲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文帝元嘉八年。西四三一祕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廢帝元徽元年。西四七三祕書丞王儉，又造目錄，大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爲典則。齊武帝永明中，西四八二至四九三祕書丞王亮，監謝朏，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祕閣，經籍遺散。梁初祕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衆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豫焉。梁有祕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錄，又文德殿目錄。其術數之書，更爲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錄。梁武帝普通中，西五二〇至五二六有處士阮孝緒，沉靜寡慾，篤好墳史，博采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爲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割析辭義，淺薄不經。梁武敦悅詩書，下化其上，

四境之內，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於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西五五四）咸自焚之。陳文帝天嘉中，（西五六一至五六五）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闕尚多。此魏晉南朝所有典籍之大要也。

至於中原，則戰爭相尋，干戈是務，文教之盛，符姚而已。宋武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後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經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西四九三）借書於齊，祕府之中，稍以充實。暨於爾朱之亂，散落人間。後齊遷鄴，頗更搜聚，迄於天統武平，校寫不輟。後周始基關右外逼彊隣，戎馬生郊，日不暇給，保定之始，（西五六一）書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此又北朝歷代典籍之大概也。

隋承北朝之緒，收錄無多。隋祕書監牛弘謂：「後魏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五厄論）隋

文帝開皇三年（西五八三）弘又表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有「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之語。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及平陳已後，（西五八八）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書，（太建陳宣帝號）紙墨不精，書亦拙惡。於是總集編次，存爲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京兆韋霈，南陽杜頵等於祕書省內補續殘缺，爲正副二本。藏於宮中，其餘以實祕書內外之閣，凡三萬餘卷。煬帝即位，增祕書省官百二十員，並以學士補之。帝好讀書著述，自爲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爲帝，前後近二十載，修撰未嘗暫停，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捕摶鷹狗，皆爲新書，無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卷。初，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帝命祕書監柳顧言等銓次，除具複重猥雜，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納於東都修文殿。又限寫五千副本，分爲三品，上品紅瑠璃軸，中品紺瑠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臺，藏古畫。又於內道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錄。唐高祖武德五年，（西六二二）平王世充，盡收其圖書及古跡焉。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將致京師，行經底柱，多被漂沒，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錄亦爲所漸濡，時有殘缺。至魏徵等修隋書經籍志，

考其見存，分為四部，合條為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五部，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隋書經籍志并唐書藝文志）云。

隋書經籍志著錄概況

- 經……(1)易(2)書(3)詩(4)禮(5)樂(6)春秋(7)孝經(8)論語(9)緯(10)小學（凡六藝經緯六二七部，五三七一卷。通計亡書，合九五〇部，七二九〇卷。）
- 史……(1)正史(2)古史(3)雜史(4)霸史(5)起居注(6)舊事(7)職官(8)儀注(9)刑法(10)雜傳(11)地理(12)譜系(13)簿錄。（凡史部八一七部，一三二六四卷，通計亡書，合八七四部一六五五八卷。）
- 子……(1)儒(2)道(3)法(4)名(5)墨(6)從橫(7)雜(8)農(9)小說(10)兵(11)天文(12)曆數(13)五行(14)醫方（凡子部八五三部，六四三七卷。）

—集……(1)楚辭(2)別集(3)總集(凡集部五五四部，六六二二卷。通計亡書，合一一四六部，一三三九〇卷。)

—道……(1)經戒(2)服餌(3)房中(4)符籙(凡道經三七七部，一二一六卷。)

—佛……(1)大乘經(2)小乘經(3)雜經(4)雜疑經(5)大乘律(6)小乘律(7)雜律(8)大乘論(9)小乘論(10)雜論(11)記(凡律經一九五〇部，六一九八卷。)

宋志著錄　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代學者自撰之書籍，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可謂盛矣！然至歐陽氏修唐書，有其名而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當是時也，作者衆矣！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有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初，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複

相糅。王世充平，得隋舊書八千餘卷，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浮舟泝河，西致京師，經砥柱舟覆，盡亡其書。貞觀中（西六二七至六四九）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祕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爲書者手繕寫，藏於內庫，以宮人掌之。元宗命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馬懷素爲修圖書使，與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褚無量整比，會幸東都，乃就乾元殿東序檢校，無量建議御書以宰相宋璟蘇頲同署，如貞觀故事。又借民間異本傳錄，及還京師，遷書東宮麗正殿，置修書院於著作院。其後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給蜀都麻紙三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淸河博平四郡兎千五百皮爲筆材，西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安祿山之亂（西七五五至七六一）尺簡不藏，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祕閣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於十二庫，黃巢之亂（西八八〇）存者蓋尠。昭宗播遷，京城制置使孫惟晟，斂書本軍寓教坊於祕閣，有詔還其書，命監察御史韋昌範等諸道求購，及徙洛陽，蕩然無遺。（唐書藝文志）論者謂歷代之書籍，莫厄於秦，莫富於隋唐，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而唐之藏書，開元最盛，爲卷八萬有奇，

其間唐人所自爲書，幾三萬卷，則舊書之傳者，至是蓋亦鮮矣。（宋史藝文志）

陵遲至於五季，干戈相尋，海內鼎沸，斯民不得見詩書禮樂之化。周世宗顯德中，（西九五四至九五九）始有經籍刻板，學者無筆札之勞，獲覩古人之全書。然亂離以來，編帙散佚，幸而見存者，百無一二。後唐莊宗同光中，（西九二三至九二五）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明宗天成中，（西九二六至九二九）使都官郎中庾傳美訪圖書於蜀，得九朝實錄及雜書千餘卷而已。長興三年（西九三二）始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至漢隱帝乾祐中（西九四八至九五〇）禮部郎司徒詡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學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以官秩。時離亂之後，官族轉徙，書籍罕存，詔下鮮有應者。周世宗以史館書籍尙少，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而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三十人，校讎刊正，令於卷末署其名銜焉。自諸國分據，皆聚典籍，惟吳蜀爲多，而江左頗爲精眞，亦多修述。（文獻通考）容齋隨筆謂：「國初乘五季亂離之後，所在書籍印板至少，宜其焚蕩無孑遺。然太平興國中（西九七六至九八三）編次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其綱目並載於首卷，而雜書古詩賦，又不及具錄，以今考之，無傳者十之七八矣。」是則承平百七十年，反不若極亂之世矣。此五代五十餘年

西九〇七至九五九間典籍存亡之大略也。

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收其圖籍，及下詔遣使購求散亡，三館之書以實之，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爲書庫，目曰祕閣。閣成，親幸觀書，賜從臣及直館宴，又命近習侍衛之臣，縱觀羣書。眞宗時，命三館寫四部書二本，置禁中之龍圖閣，及後苑之太淸樓，而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又以祕閣地隘，分內藏西庫以廣之，其右文之意，亦云至矣。已而王宮火延及崇文祕閣，書多煨燼，其燼存者，遷於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命重寫書籍，選官詳覆校勘，常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書成歸於太淸樓。仁宗既新作崇文院，命翰林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依開元四部錄爲崇文總目，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神宗改官制，遂廢館職，以崇文院爲祕書省，祕閣經籍圖書，以祕書郎主之，編輯校定，正其脫誤，則主於校書郎。徽宗時更崇文總目之號爲祕書總目。詔購求士民藏書，其有所祕未見之書足備觀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三館書多逸遺，命建局以補全校正爲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淸樓，一置祕閣。自熙寧西一〇六八以來，搜訪補輯，至是爲盛矣。宋太祖太宗眞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萬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兩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欽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萬六千二百八十九卷三朝所錄則兩朝不復登載而錄其所未有者四朝於兩朝亦然其最富之目爲

部六千七百有五，爲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迨夫靖康（西一一二六）之難，而宣和館閣之儲，蕩然靡遺。高宗移蹕臨安，（西一一三八）乃建祕書省於國史院之右，搜訪遺闕，屢優貢獻之償；於是四方之藏，稍稍復出，而館閣編輯，日益以富矣。當時類次書目，得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寧宗時（西一一九五後）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視崇文總目又有加焉。自是而後，迄於終祚，國步艱難，軍旅之事，日不暇給，而君臣上下，未嘗頃刻不以文學爲務，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製作講說，紀述賦詠，動成卷帙，參而數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雖其間鉥裂大道，疣贅聖謨，幽怪恍惚，瑣碎支離，有所不免，然而瑕瑜相形，雅鄭各趣，譬如萬派歸海，四瀆可分，繁星麗天，五緯可識，求約於博，則有要存焉。（宋史藝文志）

宋書藝文志著

- 經……（1）易（2）書（3）詩（4）禮（5）樂（6）春秋（7）孝經（8）論語（9）經解（10）小說（凡經類一三〇四部一三六〇八卷。）
- 史……（1）正史（2）編年（3）別史（4）史鈔（5）故事（6）職官（7）傳記（8）儀注（9）刑法（10）目錄（11）譜牒（12）地理（13）霸史（凡史類二一四七部，四三一〇九卷。）

—子……(1)儒(2)道附釋氏神僊(3)法(4)名(5)墨(6)縱橫(7)農(8)雜(9)小說(10)天文(11)五行(12)蓍龜(13)曆算(14)兵書(15)雜藝(16)類事(17)醫書(凡子類三九九部二八二九○卷)。

—集……(1)楚辭(2)別集(3)總集(4)文史(凡集類二三六九部二四九六五卷。

四庫總目錄著

宋時三館圖籍，號稱大備，汴京既破，輦歸金源氏。高宗南渡，復建秘書省，搜訪遺闕，優獻書之賞，館閣貯藏，不減東都盛時。元起朔漠，未遑文事。太宗八年，始用耶律楚材言立經籍所於平陽，編集經史。世祖至元四年，(度宗咸淳二年西一二六七年)徙置京師，改名宏文院。九年，置秘書監，掌歷代圖籍。并陰陽等禁書，及大兵南下，命焦友直括宋秘書省禁書圖籍。伯顏入臨安，遣郎中孟祺籍宋秘書省國子監國史院學士院圖書，由海道舟運至大都，秘書所藏，彬彬可觀矣。唐以前藏書皆出抄寫，五代始有印板，至宋而公私板本流布海內，自國子監秘閣刊校外，則有浙本，蜀本，閩本，江西本。或學官

詳校，或書坊私刊，士大夫往往以插架相誇。世祖用許衡言，遣使取杭州在官書籍板及江西諸郡書板，立興文署以掌之。（錢補元史藝文志）故元奎章崇文之積，不下於歷朝。其尤可嘉尙者，郡邑儒生之著述，多由本路進呈，下翰林看詳，可傳者命江浙行省或所在各路儒學刊行，故何王金許之書，多賴以傳，鄱陽馬氏之通考，且出於羽流之荐達。其他或命以官，或給以祿，亦古今來所未有。蓋自姚樞得趙復江漢之傳，紫陽之學，盛行於北，大儒許衡竇，挺生其間，故文雅彬郁，度越遼金以前諸代。惜明初修元史者，不爲特立志，殊足憾焉。（明史藝文志補）

明太祖既克建康，龍鳳丙午（西一三六六）卽命有司訪求書籍，元都既定，大將軍徐達盡收奎章崇文祕書圖籍，及太常法服祭器儀象版籍，歸之於南。先是洪武初設祕書監丞，仍元制。十三年（西一三八〇）從吏部之請罷之，而以其職歸之於翰林典籍。明年，以北方自經喪亂，經籍殘缺，命頒四書五經於各學校。又明年諭禮部曰：「古先聖賢以教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每觀書，自覺有益，嘗以諭徐達，達亦好學，親儒生，囊書自隨，蓋讀書窮理，於日用事物間，自然見理明，而所行當書之有益者此也。今國子監藏板殘缺，其命諸儒考補，工部督修之。」至二十四年，再命頒國子監子史等書於北方學校。其時典

籍，皆在南京，迨成祖永樂四年，一四〇六命禮部遣使購求遺書。及建都北平，命修撰陳循取文淵閣所貯書籍自一部至百部之多者，各取其一，置於燕都，連櫃匱載而還之南者，復改而之北。成祖承業，頗修文事，命儒臣輯五經四子性理大全，頒之郡邑學宮，以訓生徒。復選天下耆儒宿士，釋道之人，輯永樂大典，多至二萬餘卷，蓋欲倣宋太宗太平御覽等三書。然其龐雜煩重，僅藏諸禁掖，未能如三書之流通也。仁宣二世，世既承平，文物益盛，宣宗始命楊士奇等輯文淵閣書目，第有篇名而無卷帙姓氏稱缺略焉。宣德八年一四三三命少傅楊士奇，楊榮於館閣中擇能書數十人，取五經四子及說苑之類，各錄數本，分貯廣寒清暑二殿，及瓊花島，以備觀覽。當是之時，典籍最盛，而通集庫皇史宬，以貯金匱石室之藏者，又不與焉。其後太平既久，文治益隆，翰林館閣西京胄監部署郎曹，各有所貯，下至郡邑諸學，卿士大夫，或捐所有，或益所無，雖未能盡括天下之典籍，然亦稱略備矣。孝宗宏治中，一四八八至一五〇五大學士邱濬言「經籍圖書，皆自古帝王精神心術所寓，今世賴之以知古，後世賴之以知今者也。是以自古帝王，莫不以是爲重。我朝館閣秘藏，不減前代，然藏書雖多，不無雜亂；積歷年久，不無鼠蠹；經該人衆，不無散失；乞勅內閣臣計議。專委學士及侍講以下官數員，督同典籍等官，將書目一一比

校，有無全欠分爲經史子集四部，及雜書類書二種，每類若干部，部若干卷，各類總數若干，識校次歲時職官於簡末備考。仍令內閣查見存書有副本者，各分其一，送兩京國子監。并敕南京守備諸臣，會同南禮部翰林院官，查永樂中原留南內書籍奏知。或止有一本者，將本發國子監選監生善書者謄錄，付各堂校對，送兩監掌管。如此，則一書有數本，永無散失矣。其內閣諸書，或有缺本，則行各直省訪求，有者借官鈔錄，以增未備。」疏入，雖納之而究未能行，其後內閣諸書典司者，半係貲郎，於四部之旨，懵如且秩卑品下，館閣之臣假閱者，往往不歸原帙。而嗣後諸朝，多不好文，不復留意查覈，內閣之儲，遂缺軼過半。萬曆間，中書舍人張萱始請於閣臣，躬自編類，更著目錄，則視前所錄，十無一二。所增益者，僅近代文集地志，其他唐宋遺編，悉歸子虛烏有。迄乎崇禎之末，大盜移國，鐘虡爲墟，縑緗卷軸，又可知矣。第有明一代以來君臣崇尚文雅，內府著述，咸有開板，而一時作者，亦自彬彬，崇正學者，多以濂洛爲宗，尚詞藻者，亦以班揚爲志，迨夫博雅淹通之士，著述尤夥。故其篇帙繁富，遠過前人，雖不無蕪蔓，然亦有可採。明史藝文志補論者謂明代御製詩文，內府鏤板，而儒臣奉纂之書，及象魏布告之訓，卷帙既夥，文藻復優，當時頒行天下。外此名公巨卿之論撰，騷人墨客一家之言，其工者深醇大雅，卓卓

可傳，即有怪奇駁雜，出乎其間，亦足以考風氣之正變，辨古學之源流。識大識小，掌故備焉，挹其華實，無讓前徽。（明史藝文志序）

清以滿洲一部落入主中原，本無文獻之可言；然當世祖之遷都於北京也，興文教，尚經術，優禮前朝儒臣，詔孔子六十五代孫孔胤植襲衍聖公，使滿洲子弟學者，習漢文漢語。及得南京，又取錢謙益王鐸等而重用之，由是清代遂以此時發其興學之端。而康乾之世，大振斯文。籠絡當時人傑才俊於學問文章之中，於是文教彬彬，呈古今罕覯之盛。蓋由康乾諸帝，極力倡導，鴻碩斯集。聖祖嘗自言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於咯血，而不肯稍休，老耄而手不釋卷，臨摹名家手卷多至萬餘，寫寺廟扁榜，多至千餘，蓋雖寒畯不能方其專。而天象，地輿，曆算，音樂，考禮，行師，刑律，農政，下至射御，醫藥，奇門，壬遁，滿蒙西域外洋之文書字母，殆無一不通。（曾國藩光正事略序）高宗繼之，益修前業。以擬聖祖，亦無遜色。帝躭漢人之文化，御製詩至十餘萬首，所作之多，爲陸放翁所不及。又好鑑別書畫，嘗獲宋刻後漢書及九家杜注，甚愛惜之，命畫苑之供奉畫其像於書上。其書法酷愛董其昌，與康熙相似，其異於康熙者，在西洋科學知識之缺乏是也。（清朝全史）康乾間武英殿雕刻御製欽定之書，凡經類二十六部，史類六十

五部，子類三十六部，集類二十部。論者謂歷代政府刻書之多，未有若清朝者，詢不誣也。其最著者，康熙朝之圖書集成，佩文韻府，淵鑑類函，康熙字典，皇清經解，子史菁華，全唐詩，四朝詩，歷代賦彙等；乾隆朝之四庫全書提要，大清一統志，大清會典，續通志，續文獻通考，皇朝通典，三禮義疏，唐宋詩醇，唐宋文醇等，皆一時之大著作也。其纂集之書，以圖書集成爲最鉅，其體例蓋創自陳夢雷，經始於康熙中，至雍正三年始成，其書雖不逮永樂大典之博，卷數亦僅及其半，然永樂大典成而未刊，則類書之印行於世者，殆無過於此書矣。康雍兩朝經營圖書集成，至乾隆朝則編訂四庫全書，乾隆三十七年（西一七七二）詔求海內遺書，大興朱筠請將永樂大典擇取繕寫，各自爲書，三十八年，遂命諸臣校核永樂大典，刋入四庫全書，至四十七年（西一七八二）全書告竣，計文淵閣著錄者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萬九千七十卷，其附於存目者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萬三千五百五十六卷。其內容凡分六種，同時繕寫七部，分貯於文淵，文源，文溯，文津，文匯，文宗，文瀾七閣。淵，源，津，溯，稱內廷四閣，匯，宗，瀾，稱江浙三閣，嗜奇好學之士，准其赴閣檢視鈔錄，此皆滿清對於中國文化之偉業也。

雖然，當清高宗之修四庫全書，同時有保存文化及摧殘文化之兩方面，古書之湮佚者，因賴此

舉而復彰，而名人著述之極有關係者，又因此舉而銷毀焉。此世之所以不滿於高宗也。惟文字之獄，尤足爲促進古典文化之最大原因。當康熙初年，已有莊氏史案，後又有南山集案，死徙者不必論，即就方苞所記當時獄中狀況，已可謂之黯無天日。而雍乾間文字之獄尤夥，若查嗣庭，呂留良，胡中藻，王錫侯，徐述夔等之案，不可勝數，前代文人受禍之酷，殆無過於清之甚者。故雍乾以來，志節之士蕩然無存，有思想才力者，無所發洩，唯寄之於考古，庶不干當時之禁忌。故當時古典之學，號爲極盛，可謂之中國之文藝復興時代。所謂樸學者，乾嘉以來，席據學界，大放異彩。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思想衰落，於此極矣！

經……(1)易(2)書(3)詩(4)禮(5)春秋(6)孝經(7)五經總義(8)四書(9)樂(10)小學（凡經部著錄八〇六部，九九一八卷。存目一六〇四部，一〇一一一卷。——內無卷數一一六部，附錄二四部，二九〇卷。——共計二〇一〇部，二九三一九卷）。

史……(1)正史(2)編年(3)紀事本末(4)別史(5)雜史(6)詔令

奏議（7）傳記（8）史鈔（9）載記（10）時令（11）地理（12）職官（13）政書（14）目錄（15）史評（凡史部著錄五五七部，二一八七九卷。存目一四八五部，一六〇二四卷。——內無卷數七〇部，附錄二部，九卷。——共計二一一四部，三七九一二卷。）

四庫總目著錄概況

——子……（1）儒（2）兵（3）法（4）農（5）醫（6）天文算法（7）術數（8）藝術（9）譜錄（10）雜（11）類書（12）小說（13）釋（14）道（凡子部著錄九二六部，一七七九二卷。存目一九三七部，四一〇六〇卷。——內無卷數九五部，附錄三部，三四卷。——共計二九六〇部，五八八八七卷。）

——集……（1）楚辭（2）別集（3）總集（4）詩文評（5）詞曲（凡集部著錄一二七七部，二九八四九卷。存目二一二五部，二四三九一卷。——內無卷數九九部，——共計三五〇一部，五四二四〇卷。）

典籍損失 自隋以前，書籍鈔錄，其搜藏之不易可知。而搜藏之責，又屬之政府，於是典籍之聚散，常隨政局之變化而更易。此吾國古典學上之重大損失也。而此種重大損失，幾無一代無之。牛弘嘗著五厄論以推究之。其言曰：「自周德既衰，舊業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以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遺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塡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纔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典籍，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石憑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

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隋書本傳）。然此猶就其大者論之，若其小厄，則更不可勝計，此種大批文籍之損失，誠我國學術界之大不幸焉。然自宋元以後，則頗罕見且印刷流行，得書較易，故不具論。

自三代至六朝書籍五興五衰表

時代	興之徵象	衰之徵象
東周至秦（元前五世紀至三世紀）	孔子刪述大經	秦始皇焚書
西漢初至西漢末（元前三世紀至五世紀）	劉向父子校書	王莽末焚蕩
東漢初至東漢末（元前一世紀至後三世紀）	光武肅宗和帝提倡文雅	董卓移都西京大亂
晉魏至西晉末（西三世紀至四世紀）	鄭默荀勗等著錄	劉石等亂華
東晉至梁末（西四世紀至六世紀）	王儉阮孝緒等著錄	蕭繹焚書

歐西各國，自中古以還，即以教會及王室爲保存文獻之中樞，其所藏者，大抵歷千年未嘗失墜，代代繼長增高其藏書畫器物之地，又大率帶半公開之性質，市民以相當的條件，得恣觀覽，近世以還，則此種機關純變爲國有或市有。人民既感其便利，又信其管理保存之得法，多舉私家所珍襲者叢而獻之，則其所積日益富，學者欲研究歷史上某種事項，入某圖書館或某博物院之某室，則其所欲得之資料粲然矣。中國則除器物方面絕未注意保存者不計外，向亦以「天祿石渠典籍之府」爲最富，然此等書號爲「中祕」，絕非一般市民所能望見。而以中國之野蠻革命賡續頻仍，每經喪亂，舊藏蕩焉。例如董卓之亂，漢獻西遷，蘭臺石室之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爲帷囊。梁元帝敗沒於江陵，取天府藏書繞身焚之，歎曰，「文武之道，盡今日矣」。此類慘劇，每間數十百年，例演一次。讀隋書經籍志，文獻通考等所記述，未嘗不愴然於懷也。自隋唐以後，雕板盛行，書籍流傳日益廣博，士夫所藏，動輒數萬卷，多則十萬卷，藏書之家，代有所聞，王府圖書轉入民間。惟私家搜藏，或以子孫不能守其業，或以喪亂，恆閱時而灰燼蕩佚，天一之閣，絳雲之樓，百宋之廬，……今何在矣。直至今日，交通大開，國於世界者，各以文化相見，而我國自首都以至各省都會，仍竟無一完善之圖書館，無一博物館，無

一畫苑，此其爲國家之奇恥大辱且勿論，而學者欲治文獻，復何所憑藉。即勉强以私力積得若干，亦不過供彼一人之擘索，而社會上同嗜者，終不獲有所霑潤。如是而欲各種學術爲平民式的發展，其道無由。吾儕既自受種種苦痛，一方面既感文獻古跡之易於散亡，宜設法置諸安全之地；一方面又感一國學術之資料，直與一國人共之，則所以胥謀焉以應此需求者，宜必有道矣。（中國歷史研究法）

第三章　審訂

孔子刪訂　世界文化，大約不外中國，印度，歐西三大支，而以中國文化爲最繁複，最古典，其經典之結集，難於其他各國。佛家經典之結集，頗著稱於世，當釋迦入寂之年，其高弟摩訶迦葉，會佛弟子五百人於王舍城，編纂經典，是爲第一次三藏結集。於是釋迦之敎，乃大顯於世。此事與孔子之結集六經，同爲世界文化史上之重大事業。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今山東曲阜縣東南）其先宋人也。生周靈王二十一年，卒周敬王四十一年（元前五五一至四九五）年七十四。孔子之學，有得之於家庭者，有得之於社會者，蓋其時雖曰世衰道微，然必家庭社會，猶有前代禮敎學說流傳，其國土之風氣，有特殊於他國者，（如魯秉周禮等）其游蹤所之，多得賢士大夫之益，（如子貢謂君子居是邦，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等）然後可以鼓舞奮發，而出一命世之大哲。然家庭遺傳，社會影響，雖亦有關於孔子，而孔子之所以成爲孔子者，仍在其自身之好學。孔子嘗自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又謂「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俱見論語）忠信之資，初不足以過人，惟好學為所自信，自十五至七十，無一息不學，知行之功，與年俱進，是則非平生師友所可幾矣。前乎孔子者，雖有傳說「始終典學」之語，然未嘗有言之親切詳備如孔子者，則雖謂吾民知學，自孔子始可也。

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即自今而後，吾國國民同化於世界各國之新化，然過去時代之與孔子之關係，要為歷史上不可磨滅之事實。故雖老子與孔子同生於春秋之時，同為中國之大哲，而其影響於全國國民，影響於世界文化，則老猶遠遜於孔，其他諸子，更不可以並論。孔子者，中國純粹之古典學家也，而老子則否。孔子主為學日益，而老子則主為道日損，故老子素不以書籍所備言語為重，嘗語孔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史記老子列傳）然果如老子所言，使古代載籍，任其放佚，則寖衰寖微，古代之文化，復從何考見乎？故曰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

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史記孔子世家）以上禮樂詩書四者，自為一階級，自經此整理，而後中國古典學，始集其大成，為學者開一門徑。詩書禮樂雖皆經孔子刪述，而易春秋兩者，則述而兼作，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漢書儒林傳）傳者十翼之文，孔子所作也。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史記儒林傳）孔子在位，聽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措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則不獨審訂而已，更有創作之成績。

古時典籍之最顯著者，厥為六經。蓋經孔子之刪定，作極精密之審查，各為按語，以表其特點，然後其書乃大行，是為中國古典學第一度之審訂。孔子嘗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

柔敎厚，詩敎也；疏通知遠，書敎也；廣博易良，樂敎也；絜靜精微，易敎也；恭儉莊敬，禮敎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敎也。（屬猶合也春秋多記諸侯朝聘會同有相接之辭爭辨之事）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繁，春秋之失亂。（失謂不能節其敎也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易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春秋習戰爭之事近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禮記經解）

劉氏校理　佛典自第一次結集以後，其後有稍創異說者。越百年，邪舍陀復會佛敎徒七百人於毗舍離，訂正經典，是爲佛敎經典第二次結集。諸種姓爲婆羅門所屈辱者，皆欣然從之；於是佛敎勢力，漸呈一統之觀。自釋迦入寂後二百年間，佛敎流行於恆河流域，及紀元前四世紀末年，摩揭陀國之孔雀王朝勃興，佛敎乃普及於全印度矣。吾國古典學既經孔子爲第一次之六經審訂，然諸家思想之龐雜如故也。歐陽修曰：「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遊談放蕩之士，田駢愼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脩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唐書藝文志序）於是至西漢而有第二次的審訂。

西漢之審訂古典，自武帝至成帝，（元前一四〇至七年）前後幾百三十年。至東漢闡發其緒論，而後西漢學術彬彬可觀。漢代學術整理之方程，可分爲三步驟：一曰搜羅，二曰斟別，三曰講演，是也。搜羅斟別，已行於西漢之世，而演講之風，實開自東漢焉。而發之者則爲董仲舒。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自武帝初立，魏相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漢書董仲舒傳）又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奏罷。可。（漢書武帝紀）此種尊經抑子之反動，純由諸子言論之複雜，爲統一政局言論計，不得不採用獨尊政策。惟其結集方面則兼搜並蓄。而此長時期之結集，其性質前後頗殊，第一次在武帝時，專在搜羅遺逸，偏於文獻之保存，其主要目的在「改秦之敗」。第二次在成帝時，則在「校理舊文」，分別部居，較前益精，然皆爲搜羅之工作。第三次在哀帝時，則在「爭立學官」，其機係所及，則影響學派之盛衰，其爭論亦爲最激烈。其第一二兩次之事，略見漢藝文志，及史記儒林傳。其第三次事，則詳漢書劉歆傳中。

太史公曰：「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行禮樂之國哉？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遑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武帝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以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名嬰）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則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國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爲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史記儒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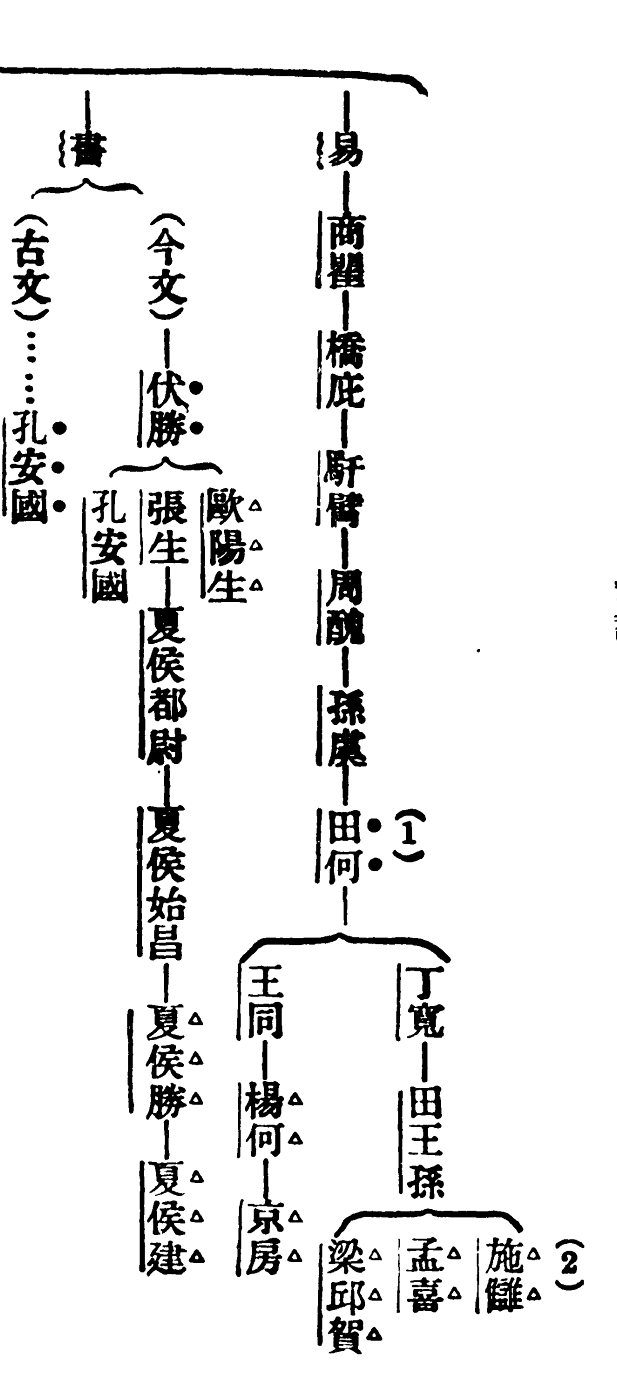
此秦漢間學術界之概況，可以下表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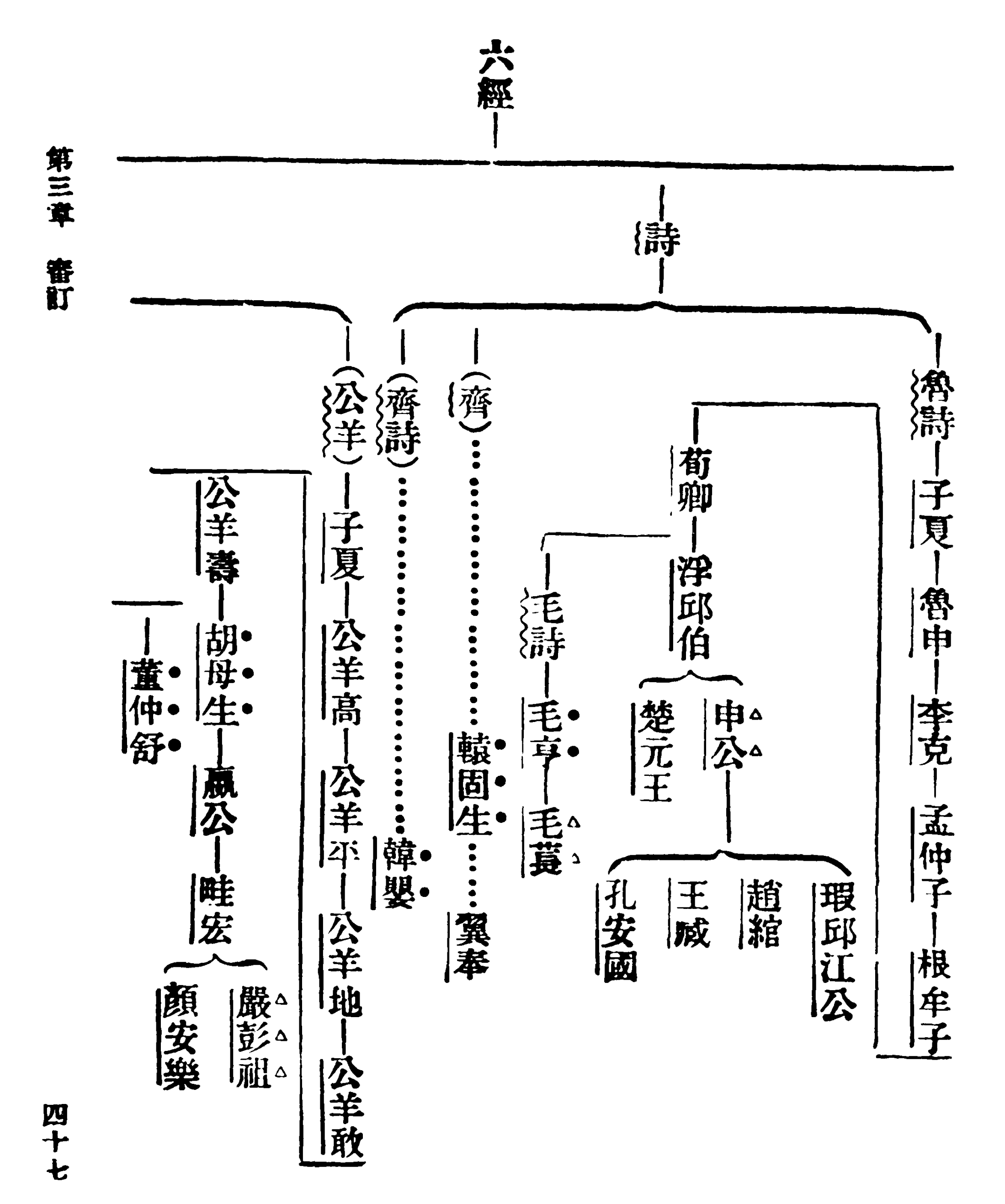
秦…（孔甲）…（叔孫通）…高后…文皇帝（刑名）—竇后（黃老）—武帝（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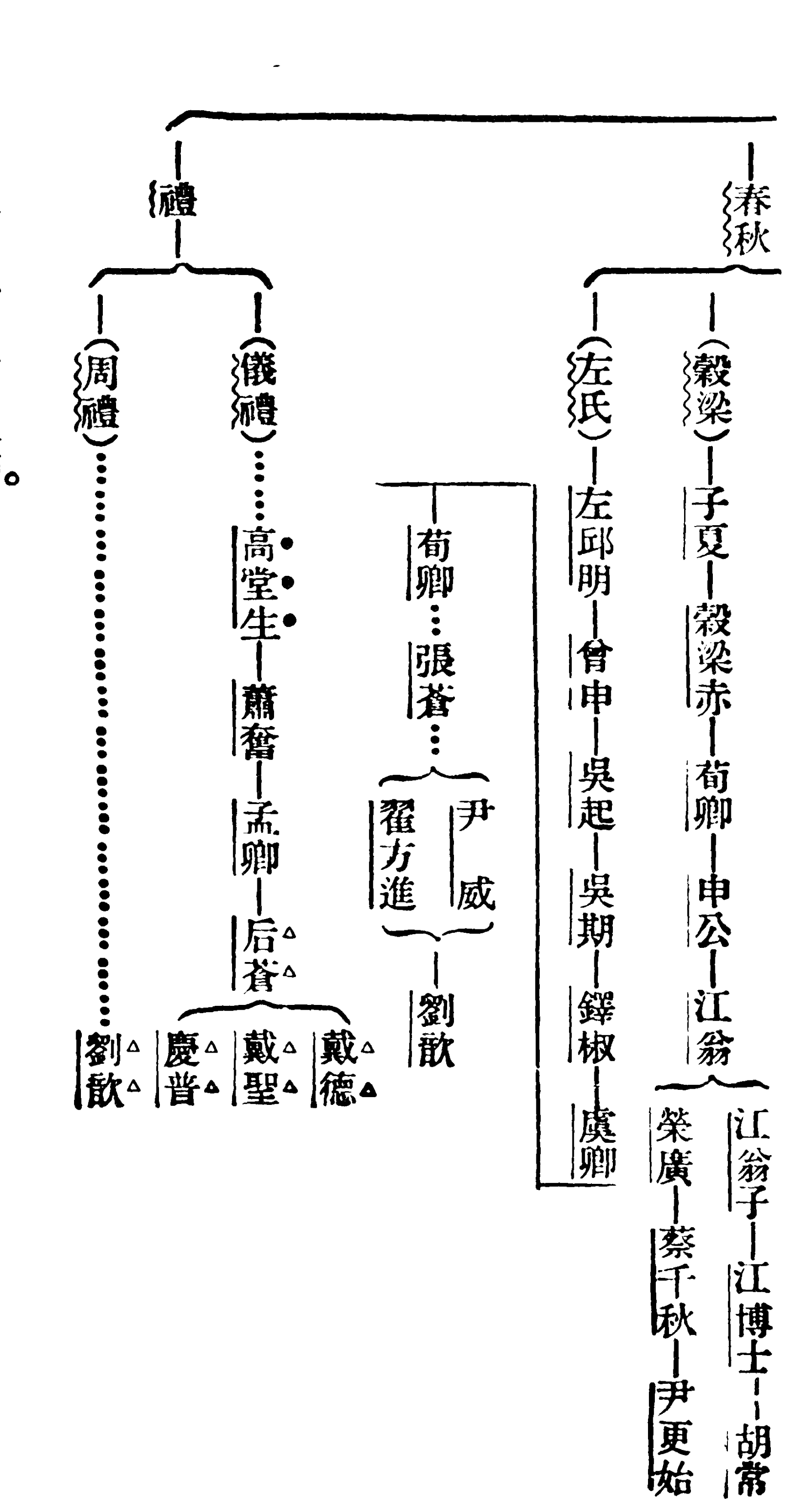
- 詩
  - 魯—申培公
  - 齊—轅固生
  - 燕—韓太傅
- 書—濟南伏生
- 禮—魯高堂生
- 易—菑川田生
- 春秋
  - 齊—魯胡毋生
  - 趙—董仲舒

班固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韋昭曰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也）詩分爲四，（韋昭曰謂毛氏齊魯韓）易有數家之傳。戰國縱橫，眞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如淳曰劉歆七略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

府。」漢書藝文志又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部闕焉。孝武初立，卓然能斥百家，表章六經，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漢書武帝本紀蓋自是而「六經之學」占中學古典學上重要之位置者，亘數千年，其勢力可謂偉而且久，然實導源於漢武之世。在昔政府既置寫書之官，而民間流布不易，故欲學者皆憑口說，非師師相傳，其學無由，故最重家法。茲將各經傳授本師，列表如下：據梁啓超說




六經
詩
魯詩
子夏
魯申
李克
孟仲子
根牟子
荀卿
浮邱伯
申公
楚元王
瑕邱江公
趙綰
王臧
孔安國
毛詩
毛亨
毛萇
齊
轅固生
翼奉
齊詩
韓嬰
公羊
子夏
公羊高
公羊平
公羊地
公羊敢
公羊壽
胡母生
嬴公
眭宏
嚴彭祖
顏安樂
董仲舒



（1）● 表示漢初第一本師。

（2）△ 立於學官者。

班固又曰：「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弘校兵書，太史尹咸校數術，侍者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諸書之總要。）有六藝略，（師古曰：六藝，六經也。）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漢書藝文志）

此爲中國古典學最有系統最有精密之整理，其用力之深，遠契古聖，條宣究極，隱括無遺，故章實齋亟稱之曰：「自有著錄以來，學者視爲紀數簿籍，求能推究同文爲治，而存六典識職之遺者，惟劉向劉歆所爲七略簡錄之書而已。」（文史通義和州藝文志序）張爾田曰：「自來爲校讎者夥矣，莫高於劉向氏。大哉校讎之爲學也，非其人博通古今學術，而又審辨乎源流失得，則於一書旨意，必不能索其奧而詔方來。當漢成世，既命謁者陳農求遺書，向獨爲之檢校，區分類例。今觀所傳敍錄，提要鉤元，往往一二語即洞明流變，有不待詳說而瞭然者。故孟堅譔史，至以辯章舊聞，推爲司籍之功。」（孫德謙劉向校讎學纂微序）去古尚近，猶能上溯學術之淵源焉。茲就漢書藝文志所載校理六經內容爲例，述之如次：

書名	校理情況
易	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於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
書	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敎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 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 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

	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詩	凡三百〇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禮	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恐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蘇林曰里名也）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樂	春秋
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太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	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劉歆者，中國古典學之大家也。劉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蚤卒。小子歆，最知名。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爲黃門郎。河平中元前二八至二五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爲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

元前六年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爲侍中太中大夫，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爲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各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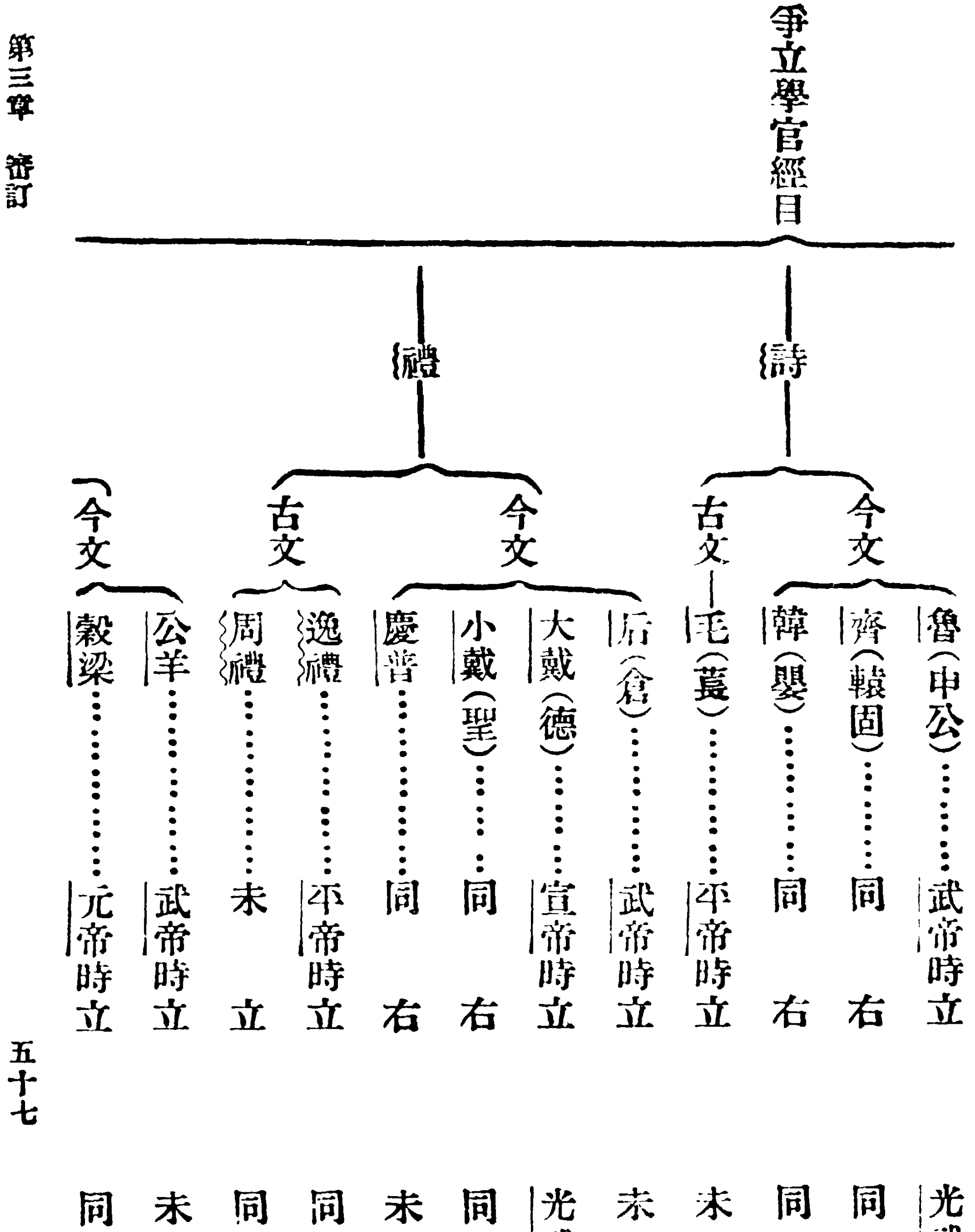
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析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書，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壞，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一千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

徵，樂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以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核，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尙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眞，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帝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漢書楚元王交傳）立學官者，猶今向中央政府註册，如是而後爲學術界所通行也。故一學術之流傳與否，常視其曾立學官與否爲定。旣立學官，然後乃變私學爲國學，其關係至重，故歆不憚盡力以爭也。而今古之分，亦由於此，今文傳自西漢之初，古文則較晚出。茲將漢

代羣經官私學派立表如次：

經	派	家	（西漢學官）	（東漢學官）
易	今文	楊（何）	武帝時立	未立
		施（讎）	宣帝時立	光武時立
		孟（喜）	同右	同右
		梁邱（賀）	同右	同右
		京（房）	元帝時立	同右
	古文	費（直）	未立	未立
		高（相）	未立	同右
書	今文	歐陽	武帝時立	光武時立
		大夏侯（勝）	宣帝時立	同右
		小夏侯（建）	同右	同右
	古文	孔安國	平帝時立	未立


爭立學官經目
詩
今文
魯(申公)……武帝時立 光武時立
齊(轅固)……同右 同右
韓(嬰)……同右 同右
古文—毛(萇)……平帝時立 未立
禮
今文
后(倉)……武帝時立 未立
大戴(德)……宣帝時立 光武時立
小戴(聖)……同右 同右
慶普……同右 未立
古文
逸禮……平帝時立 同右
周禮……未立 同右
今文
公羊……武帝時立 未立
穀梁……元帝時立 同右

春秋
- 嚴（彭祖）……未立　光武時立
- 顏（安樂）……同右　同右
- 古文—左氏……平帝時立　光武後罷

乾隆審校　自西漢劉氏校錄後，其餘各代經籍藝文著錄，率以書目分類而已，實無所謂校讎考訂也。經二千餘年至清乾隆朝，復有大規模之審校，即開館修理四庫全書之一事是也。其編纂凡例云：「前代藏書，率無簡擇，蕭蘭並擷，珉玉雜陳，殊未協別裁之義。今詔求古籍，特創新規，一一辨厥妍媸，嚴爲去取。其上者，悉登編錄，罔致遺珠；其次者，亦長短兼臚，見瑕瑜之不掩。其有言非立訓，義或違經，則附載其名，兼匡厥謬。至於尋常著述，未越羣流，雖咎譽之咸無，要流傳之已久，準諸家著錄之例，亦併存其目，以備核考。等差有辨，旌別兼施。」（四庫全書總目凡例）則是役也，蓋非漫無目的，不可與隋唐宋明諸代之檢藏相提並論，亦已明矣。其主動者，則乾隆帝一人而已。凡例稱：「每進一編，必經親覽，宏綱巨目，悉稟天裁，定千載之是非，決百事之疑似，權衡獨運，袞鉞斯昭。」（同上）云云，則修理事業，雖以館臣任之，而乾隆帝實爲其總鑒定者，威權所及，莫敢不從，誠專制時代無可如何之事也。

孔子之删定六經，爲存周公之舊典，劉向之校理舊文，爲尊孔子之六經，至乾隆時代之修理四庫書，則含有政治作用，性質既殊，其采取之手段方法亦大異。四庫開館，表面以修書爲務，實際以焚書爲重。搜查抵觸違礙及主張不合之書，幾爲其主要目的。特派正總裁英廉主辦查書之事，故地方官吏與藏書人家，往往不肯進呈，以干戾咎。而詔諭三令五申，勸惘有加，如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初一日上諭云：「前經降旨令各省督撫等，訪求遺書，彙登册府，近允廷臣所議，以翰林院舊藏永樂大典，詳加別擇校勘，其世不經見之書，多至三四百種，將擇其醇備者，付梓流傳，餘亦錄存彙輯，與各省所採，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諸書，統按經史子集，編定目錄，爲四庫全書，俾古今圖籍，薈萃無遺，永昭藝林盛軌。乃各省奏到書單，寥寥無幾，且不過近人解經論學詩文私集數種，聊以塞白，其實係唐宋以來名家著述，或舊板僅存，或副藁略具，卓然可傳者，竟不概見。當此文治光昭之日，名山藏弆，何可使之隱而弗彰，此必督撫等視爲具文，地方官亦第奉以故習，所謂上以實求，下以名應，殊非朕殷殷諮訪之意。況初次降諭時，惟恐有司辦理不善，藉端擾累，曾諭令凡民間所有藏書，無論刻本寫本，皆官爲借鈔，仍將原本給還，揆之人情事理，并無阻礙，何觀望不前，一至於此。必係督撫等因遺編著述，非

出一人，疑其中或有違背忌諱字面，恐涉干礙，預存寧略毋濫之見，藏書家因而窺其意旨，一切秘而不宣，甚無謂也。文人著書立說，各抒所長，或傳聞互異，或紀載失實，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觀，原不妨兼收並蓄。即或字義觸礙，如南北史之互相詆毀，此乃前人偏見，與近時無涉，又何必過於畏首畏尾耶？朕辦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於天下，豈有下詔訪求遺籍，預於書中尋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若此番明切宣諭後，仍似從前畏疑，不肯將所藏書名開報，聽地方官購備，將來或別有破露違礙之處，則是其人有意隱匿收存，其取戾轉不小矣。且江浙諸大省著名藏書之家，指不勝屈，即或其家散佚，仍不過轉落人手，問之蘇湖間書賈書船，皆能知其底裏，更無難於物色。督撫等果實力訪覓，何遽終湮，惟當嚴飭地方官勿假手吏胥，藉名滋擾，衆人自無不踴躍樂從。即有收藏吝惜之人，泥於借書一癡俗說，在友朋則然，今明旨徵求，借後仍還故物，於彼毫無所損，又豈可獨抱秘文，不欲公之同好乎？再各省聚書最富者，原不盡皆本地人之撰著，祇論其書有可采，更不必計及非其產地，則搜輯之途更寬，方不致多有遺逸。着再傳諭各督撫等，予以半年之限，即遵朕旨實力速爲妥辦，俟得有若干部，即陸續奏報，不必先行檢閱。若再似從前之因循搪塞，惟該督撫等問。將此一併通諭中外知之。」此

諭最足表現當時採訪遺書情形，雷厲風行，斷非具文所比。在乾隆帝雖有網羅俱盡之願，而官民則不免有恐遭不測之意，再經聲明，始稍稍復出。

雖然，當四庫初開館時，兼搜羣書遇違礙者，則禁毀之而已。嗣後則專以搜羅違礙書籍爲目的。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上諭云：「前經降旨，督撫查辦違礙書籍，並令明白宣示，如有收藏明末國初悖謬之書，急宜及早繳出，與收藏之人，並無干礙。又因王錫侯逆詞一案，並令各督撫一體嚴查，雖節經各督撫陸續收繳呈進，但辦理業經數載，仍復有續獲之書，此非近日之認真，皆由前此之忽略。著通諭各督撫，以接奉此旨之日爲始，予限二年，實力查繳，並再明白宣諭，凡收藏違礙悖逆之書，俱各及早呈繳，仍免治罪。至二年限滿，即毋庸再查。如限滿後，仍有隱匿存留違礙悖逆之書，一經發覺，必將收藏者從重治罪，不能復邀寬典。且惟於承辦之督撫是問。」此種命令，始於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三年，再加二年之限期，至四十六年，又展限一年。據兵部報告當時銷毀之次數二十四回，書五百三十八種，共計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云。然猶以爲未足，至乾隆五十三年，尚嚴諭遵行。從大體而言，在北方諸省，較完全遵行，其東南各省，未能禁絕。（清朝全史）茲就咫進齋叢書內所載違礙書目

數種如次：

禁燬書目

- 全燬的
  - 銷燬書目一四四種
  - 浙江查辦應燬書目一六四種
  - 外省移咨應燬書目三三七種
- 抽燬的
  - 抽燬書目一八一種
  - 又抽燬書目四〇種
  - 內有錢謙益沈德潛序龔鼎孳金堡其等應抽燬書目五種
- 禁絕的
  - 軍機處奏准禁書總目七四九種
  - 續奉應禁書目五〇種
- 違礙的
  - 查有違礙謬妄感憤語句書目一三種
  - 應繳違礙書籍各種名目七三〇種

二四一三種

當時磨勘抽燬各書，苛細達於極點，不但對於清朝似有觸犯干礙與夫涉及明末邊事之處，不

予留存，其後雖宋人言遼金元，明人言元，其議論偏袒尤甚者，一切擬燬。不但此也，即普通書籍認爲持論略有乖謬駁雜，紀載涉於荒誕妄戾，或旨意認爲狂悖偏袒，甚至意寓感慨，詞含憤激，亦在撤燬之列。尤有異者，書中如有挖空字面，墨塗字樣，缺行空格，亦指爲意存違悖，語必干犯，撤燬期於淨盡。自明隆慶以後諸將相獻臣所著奏議文集，若高拱邊略，張居正太岳集，申時行綸扉簡牘，葉向高四夷考，蒼霞草，蒼霞餘草，蒼霞續草，蒼霞奏草，蒼霞尺牘，高攀龍高子遺書，鄒元標鄒忠介奏錄，楊漣楊忠烈文集，左光斗左忠毅公集，繆昌期從野堂存稿，熊廷弼按遼疏稿，書牘，熊芝岡詩稿，孫承宗孫高陽集，倪元璐倪文正遺稿奏牘，盧象昇宣雲奏議，孫傳庭省罪錄，姚希孟清閟全集，沆瀣集，文遠集，公槐集，馬世奇澹寧居集，皆從焚滅。雖茅元儀武備志，亦不免於火。（武備志今存者終以詆斥尙少故弛之耳）厥在晚明，當宏光隆武，則袁繼咸六柳堂集，黃道周廣百將傳注，金聲金太史集。當永歷及魯王監國，則錢肅樂偶吟，張肯堂寓農初議，張國維撫吳疏草，張煌言北征紀略。自明之亡，一二大儒，孫氏則夏峰集，顧氏則亭林集，日知錄，黃氏則行朝錄，南雷文定，及諸文士侯魏邱彭所撰述，皆以詆觸見燼。其後紀昀等作提要，孫顧諸家，稍復入錄，而頗去其貶文。或曰朱邵諸君子實左右之。然隆慶以後至於晚明將相獻臣

所著，僅有孑遺矣。（章炳麟檢論）至於康雍間人，如屈大均，如陳恭尹，如吳偉業，如龔鼎孳，如呂留良，如金堡其等著作編纂選錄評點之書固無論矣。即他人書中偶有薄物小篇，片詞隻字，必删洗無遺而後已。而對於錢謙益之誅絕爬剔，尤爲無微不至，無孔不入。不但他人書中不容有錢氏文字及與錢氏往來文字，與夫推重錢氏之文字；甚至凡有錢氏姓名字樣之處亦非悉予竄奪不止。有時竟改錢謙益爲朱竹垞，褊狹纖刻，曠古未聞，眞村婦俗子之不若矣！（任松如四庫全書答問）

四庫館辦理採書，校書，輯書，還書之手續，甚有條貫。（1）採進手續：由各省督撫訪得遺書後，在坊肆者，或量給代價，家藏者，或官爲裝印，祇係鈔本者，繕錄副本。先將各書敍列目錄，注明某朝某人所著，書中要旨何在？簡明開載。具摺奏聞，候令彙齊送館校辦。（2）校書手續：館員將送進各本互爲校覈，考字畫之譌者，卷帙之脫落者，編第之倒置者，與他本之互異，是否不謬於聖人，及晁公武陳振孫諸人議論之不同，撰爲各書考證。又將書中要旨隱括，總敍厓略，幷詳著書人世次爵里，撰爲各書提要。再行擇敍簡明略節，幷注明應刻應鈔應存書目，簽黏各書開卷副頁右方，進呈御覽，聽候上諭定奪。（3）輯書手續：輯錄永樂大典，亦係先將原書詳細檢閱，並將圖書集成互爲校覈，擇其未經採錄

而實在流傳已少，尙可裒綴成編者，先行摘開目錄奏聞，候旨裁定。其校辦手續，與各省送到遺書相同。（4）鈔書手續：校核各本奉旨決定後，即交由館中繕書處繕寫成冊，須俟乾隆帝信手抽閱，不見譌舛，始作爲定本。辦書期屆五年時，曾將校對謄錄諸人，議敍原官。（5）原書手續：勅撰本內府本，用後仍送原處存貯。各省採進本，私人進獻本，通行本，如係購進者，彙交武英殿另行陳設收藏，借用者則原本付還本家。（6）還書手續：借鈔之書，於進呈時即在各書面頁標記藏者姓名，進到年月，以便給還。還書時在外省者，由各督撫派員領回，分送本家；在京者，親赴書館領同。（四庫全書答問）

四庫之書，有應刻，應鈔，存目之別，凡有益於世道人心之書，一面鈔列四庫中，一面付聚珍板印行，流通內外，是爲應刻之書。凡有裨實用之書，僅鈔列四庫中，而不再付印，即爲應鈔之書。凡應鈔應刻之書，皆收入四庫書中，即爲著錄之書。其書雖關世道人心，有裨實用，而其中有俚淺訛謬之言，不鈔其書於四庫中，僅存其書名於總目，是爲存目之書。至於詞意詆觸，其人實不足齒者，與夫釋道二教之經懺章咒，及依聲塡調劇詞小曲等，則無論著錄存目，一概不采。

採取遺書之標準，乾隆帝於第一次下詔時，即已確切規定，約有五端：（1）歷代流傳舊書內有

闡明性學治法關繫世道人心者，首先購覓。(2)發揮傳注，考覈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實用者，備爲甄採。(3)歷代名人洎當朝士林宿望，向有詩文專集，及其時沈潛經史，原本風雅，如顧棟高，陳祖范，任啓運，沈德潛輩，亦各著成編，並非勦說巵言可比者，均應概行查明。在書坊者，或量爲給價，家藏者，或官爲裝印。其有未經鐫刊，祇係鈔本存留者，不妨繕錄副本。(4)坊肆所售舉業時文，及民間無用之族譜尺牘，屏幛壽言等類不採。(5)其人本無實學，不過嫁名馳騖，編刻酬唱詩文，瑣屑無當者不採。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上諭 次歲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下詔採擇永樂大典中書，將原書詳細檢閱，並將圖書集成互爲校覈，其採擇標準有三：(1)實在流傳已少，其書足資啓牖後學，廣益多聞者，即將書名摘出，撮取著書大旨，敘列目錄進呈，彙付剞劂。(2)其中有書無可採，而其名未可蕪沒者，祇須注出簡明略節，以佐流傳考訂之用，不將全部付梓。(3)本係當時通行，及雖屬古書而詞意無關典要者不錄。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上諭

至於著錄各書，亦頗多竄削之處，其最著者：(1)道院靑詞，敎坊致語，刻本刪去，抄本仍舊，如宋劉跂學易集，王質雪山集，並有靑詞是也。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諭 (2)詩文集中語謬於是非者，刪去本篇，全

集仍舊，如宋穆修集有曹操帳記，語多稱頌，謬於是非大義者是也。同上(3)關帝之謚，改爲忠義，鈔本刻本一例照改，並著交武英殿將此旨刊載傳末用垂久遠。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諭(4)書中語有違礙者，或削去數卷，或削去數篇，或改定字句，或酌加節刪，仍錄餘文。如劉宗周，黃道周，熊廷弼，楊漣，左光斗，李應昇，周宗建，繆昌期，趙南星，倪元璐等所有書籍，並加酌改是也。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諭(5)有直書以前君主之名者，酌改用謚號。如李廌濟南集詠鳳凰臺一首「有漢徹方秦政，何乃誤至斯」之語，北史文苑傳敘亦有「頡頏漢徹，跨躡曹丕」之句，韻府因而錄之，著交武英殿將北史文苑傳敘改爲漢武，韻府內刪去此條，酌爲改刊，所有陳設之書，悉行改補，其李廌集亦一體更正是也。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諭(6)以彝敵代夷狄者，仍改夷狄二字。如宗澤，楊繼盛集內所改是也。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諭(7)體例混淆，書法譌舛者，依例纂改，紀載仍存其舊。如宋葉隆禮契丹國志，既以遼爲主，乃卷首年譜標太祖太宗等帝而事實內或稱遼帝稱國主，自亂其例，幷宜改正是也。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十六日諭(8)詩詞媟狎，毫無寄託者刪去，如朱存孝輯迴文類聚補遺內載美人八詠詩是也。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諭(9)與別本或有異同，詳加校訂，於提要說明其故。

論者謂四庫總目雖紀昀，陸錫熊總其成，然經部屬之戴震，史部屬之邵晉涵，子部屬之周永年，皆各集所長。今之言修四庫書者，盡歸功於紀氏，然其雖名博覽，而於經史之學則實疎，集部尤非專家，經史幸得戴邵之助，故經則力尊漢學，識詣旣眞，別裁自易。史則耳山本精於考訂，邵氏尤爲專門，故所失亦尠，子則紀氏涉獵旣徧，又取資於貸園，彌爲詳密。惟集部頗漏略乖錯，多滋異議。越縵堂日記 此蓋當日開館修書之實錄，由是可以考見其旨趣得失者也。

第四章　講習

周代教育　相傳自燧人氏立傳敎之臺，神農合宮，黃帝成均，皆學校也。嘗有圖書。或謂古籍稱河圖洛書，三墳五典。典之造字，從册在丌上，丌者，尊閣之也。是卽有藏書處所之意。夏亡殷衰，杞宋文獻無徵。勝朝無藏書可知。周官外史掌三五之書，兼四方之志，則周人自有囊括古今中外之藏書處。伯禽封魯，備物典策，是又有副藏在魯。其後孔子因之而興周敎。周之敎育，掌於樂官。漢官禮樂志云，周衰，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則周之學校敎育不修之證。然各國猶有其官，傳授其業。至哀公時，樂官復分散，論語稱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卽其時也。（從孔安國說）學校敎育之衰，殆又甚於春秋之初。故春秋時各有泮宮，鄭有鄉校，其風雖不及西周之盛，猶有官學之遺意。春秋以後，則官學泯絕矣。官學衰而私家之學興，私家之師弟，則不分國界，（如孔子弟子兼有各國之人）故國學變而爲師弟之家學焉。其所藏之書，亦多散布於人間。孔子受端門之命，刊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得百二十國寶書。（公羊解詁）墨子嘗見百國春秋。（史通六家篇　隋書李德林

（外傳並引其語）有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齊之春秋。（墨子明鬼）墨子南游，使衞關中載書甚多，弦重子見而怪之曰，若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墨子曰，昔者周公旦一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墨子貴義）其書疑皆官書之散在民間者。夫各國史記春秋，藏之史官，苟皆非徒師教授，載筆傳寫，不能得其書無論一人不能遍歷百國，即十四人亦不能環學於諸國。蓋其時之書，有藏之於官，非親至其國，求其人，不能讀者。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莊子天運篇稱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此其大概也。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其學說宣傳能力最大而影響最廣遠者，莫子夏若。史記稱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初未言其傳經，而子夏之傳獨廣，於易則有傳。（漢志無子夏易傳，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均有周易卜商傳二卷，今其書亦不傳，惟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中引之。）於詩則有序，（詩經正義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毛公之學，出自子夏。（漢志藝文志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書之傳授不詳，而子夏能聞「七觀」之義，（尚書大傳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曰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爾所受於夫子志

之於心，弗敢忘也。子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藝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觀，書之大義舉矣。禮有喪服傳，亦子夏作。賈公彥儀禮疏：作傳之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子夏所為，其傳內更云傳者，是子夏引他舊傳以證己義。春秋雖莫贊一辭，而公穀二傳皆有端緒可考。徐彥公羊傳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公羊高。應邵風俗通：穀梁子名赤，子夏弟子。是則今世所傳五經，皆出子夏矣。後漢徐防謂：「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後漢書徐防傳 章句雖依本書，未為創作，然微言大義，多賴以傳，子夏之於吾國文化之關係，蓋甚偉大。子夏之外，曾子所傳亦廣，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其所傳最著者為孝經，公羊傳哀公十四年疏引孝經說：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小戴記曾子問篇及檀弓篇多記曾子問禮議禮之說，曾子之深於禮，殆過於子夏云。

東漢講學　西漢之時，多言師法，東漢多言家法，師法者溯其原，家法者衍其流也。東漢之世，講授之風最盛，學術廣被，遠邁西京。當王莽更始之際，海內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士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今洛陽 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相授。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

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元後二九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中，中元元年西元五六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

肅宗建初四年，西元七九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五經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議。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良足尚矣。和帝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旨，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西七一〇七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爲園蔬，牧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西元一三一凡所建構，二百四十房，千五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

石，悉遣子求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

太學諸生三萬餘人，更相褒重，危言深論，不隱豪强，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後漢書黨錮傳)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西一七五)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輛，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冊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後漢書儒林傳)茲錄諸講師學術講演之內容如次。

姓名	籍貫	官職	講授事蹟

劉昆（桓公）	陳留東昏	騎都尉	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王莽世教授弟子，恆五百餘人。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後令以經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
珪丹（子玉）	南陽育陽	大鴻臚	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作易通論七篇，世號珪君通丹。
任安（定祖）	廣漢綿竹	州郡太尉	少游左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方至。
楊政（子行）	京兆	中郎將	從代郡范升受梁邱易，善說經書，京師爲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人。
張興	潁川	太子	習梁邱易，以教授，顯宗數訪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

（君上）	鄢陵	少傅	至者，著錄且萬人，爲梁邱家宗。
戴憑（次仲）	汝南平輿	侍中	習京氏易，年十六，郎舉明經，徵試博士，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卽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帝嘗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牟長（君高）	樂安臨濟	河內太守	少習歐陽尚書。建武二年拜博士，自爲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
宋登	京兆	侍中	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

（叔陽）	長安	中	太學。
張馴（子儁）	濟陰定陶	大司農	少游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
楊倫（仲理）	陳留東昏	清河王傅	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爲郡文學掾，更歷數時，志乖於時，講授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
包咸（子良）	會稽曲阿	大鴻臚	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嘗仕東海。立精舍講授，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
魏應（君伯）	任城	騎都尉	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百人。建初四年，拜五官郎中將，詔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肅宗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詳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

			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幸稱制，如石渠故事。
薛漢（公子）	淮陽	千乘太守	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善說災異讖緯，教授嘗數百人，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
杜撫（叔和）	犍爲武陽	公車令	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沉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云。
召馴（伯春）	九江壽春	光祿勳	少習韓詩，博通經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肅宗拜左中郎將，入侍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榮。
董鈞（文伯）	犍爲資中	騎都尉	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當世稱爲通儒，累遷五官中郎將，常教授，門生百餘人。

丁恭（子然）	山陽東緡	騎都尉	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太傅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
鍾興（次文）	汝南汝陽	左中郎將	少從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
甄宇（長文）	北海安邱	太子少傅	清靜少欲，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傳業子普，普傳子承，承尤篤學，講授亦數百人，諸儒以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
樓望（次子）	陳留雍邱	左中郎將	少習嚴氏春秋，節操清白，有稱鄉里。建武中，趙郡王聞其高名，遣使齎玉帛，請以爲師，望不受，後爲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年八十。永元十二年卒官，門

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爲榮。

張元（君憂）	河內清陽	嚴氏博士	少習嚴氏春秋，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備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爲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出，諸儒皆服其多通，著錄千餘人。左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元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眞解矇矣。」遂上堂問難極日。
李育（元春）	扶風漆人	侍中	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建元四年，詔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稱爲通儒。
謝該（文儀）	南陽章陵	議郎	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

蔡元（叔陵）	汝南南頓	弘農太守	學通五經，門徒常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徵辟並不就。順帝特徵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

西漢說經之儒，抱守遺經，拳拳勿失，其時今古學之爭未起，自劉歆移書太常，爲古文競勝今文之始。東漢嗣興，仍置今文博士，而在野巨儒，多明古學，於今古文之爭，亦以東漢爲最著。觀韓歆請立左氏博士，而范升力爭，及陳元上書訟左氏，始以李封爲博士官，卒以羣臣廷爭，未久即罷。李育以左氏不得聖人深義，作難左氏議四十一事。及諸儒講論白虎觀，育以公羊難賈逵。許慎作五經異議，右古文而抑今文，鄭玄駁之，以今文之義難古文。何休作公羊解詁，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義。服虔作左氏傳解，又以左傳駁何休所駁漢事六十條。皆今古文相爭之最烈者也。蓋東漢之初，今文之學盛行，中葉以後，則今文屈於古文，逮馬盧鄭許諸儒注釋，爲學者崇尚，今文家言日以衰歇，惟何休解詁，迄今行世，餘盡失傳，此今學所由日微，而古學所由日盛也。

今古之分，非直文字不同，詁訓章句互異；即典章制度，亦復彼此乖違。故治史者必宜首先認明

爲古文家說，抑爲今文家說，然後不致於自相矛盾，或首鼠兩端。說者謂今學專明大義微言，古學詳於名物訓詁，似古學粗淺，不如今學精微。然今文經師大抵皆陰陽家耳，至謂孔子爲漢制法，則視六籍猶巫祝天書，視仲尼猶天方教主，而奉其遺說者，皆牧師神父之流矣。古文經師，重徵驗，覈名物，其析理必精，徵事必覈，大義微言，非其所尚，迂怪之詞，終歸沙汰，乃能變宗教家言而爲考訂家言，然則吾儕治史取材，毋寧以古文學家之說爲準也。

所謂今古學者，果何爲乎？則曰經在先秦前已有二派，一主孔子，一主周公，如三傳是也。齊魯今學，燕趙古學。漢初儒生達者，皆齊魯人，以古學爲異派抑之，故致微絕。當時今學已立學官，而民間古學，間有傳者，後孔壁古經出，好古之士，復據之以與今學相難，今學亦無以奪之，雖不立學官，有相敵之勢。至於劉歆校書，得古文，古學愈顯。世以孔壁所出經，皆古字，別異於今學，號曰古經，與博士本並行，並後漢而今古之名立矣。蓋西漢今學立在學官，古學傳之民間，當時學者稱古學爲古文，而博士說通行，惟古爲異，故加號別異，目爲古也。至於東漢，古學甚盛，遂乃加博士，說以今字，故班氏以前，猶無今號，至許氏異義，乃今古並稱。古號得於西漢，今號加於東漢，合而觀之，端委可尋矣。

魏晉南北朝講學　漢代有講經之法，魏沿其制，人主亦嘗至太學講經，（魏志高貴鄉公傳帝幸太學講易畢復命講尙書講禮記）梁武之講孝經，（陳書岑之敬傳梁武帝令之敬升講座敕中書舍人朱異執孝經唱士孝章武帝親自論難）沿其列也。其後聚徒講說者，盛見於史策，講說之法，亦多標著於史，且南北風氣相同，均以敷陳義旨演述周詳爲尙，是亦學術之一大進步也。

茲就魏晉南北朝迄隋，前後三百九十七年（自魏文帝黃初元年至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四元二二〇至六一六）諸儒講學概況，列表如次：

姓名	籍貫	官職	講授事蹟
賈洪（叔業）	京兆新豐	白馬王相	好學有才，而特精於春秋左傳，建安初，唯洪與馮翊，嚴苞交通，材學最高。洪歷守二縣令，所在則開除黌舍，親授諸生。
			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難諸要，所問旣畢，遂歸鄉里。時杜畿爲太守，亦甚好學，

樂詳（文載）	河東	騎都尉	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黃初中，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經並受，其或難教，質而不解，詳無慍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正始中，以年老罷歸，門徒數千人。以上魏人
范平（子安）	吳郡錢塘	臨海太守	平研覽墳索，遍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從受業。太康中，屢徵不起，卒謚號曰文貞先生。（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常有百餘人，爲辦衣食。）
虞喜（仲寧）	會稽餘姚	處士	少立操行。博學好古。懷帝即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賀循爲司徒，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
劉兆	濟南	處士	博學洽聞，溫篤善誘，從受業者數千人，武帝時，五拜公府，三徵

姓名（字）	籍貫	官職	事蹟
（延世）	東平		博士，皆不就，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
杜夷（行齊）	廬江灊人	國子祭酒	博覽經籍百家之書，算歷圖緯，靡不畢究，寓居汝潁之間，十載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敎授，生徒千人，又除國子祭酒，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夷雖通時命，亦未嘗朝謁。
續咸（孝宗）	上黨	理事參軍	師事京兆杜預，專春秋、鄭氏易，敎授常數十人，博覽羣言，高才善文。（後沒於石勒）
孔衍（舒元）	江東（魯）	廣陵太守	經學深博，該覽舊典，雖郡鄰接石勒，猶敎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石勒嘗騎至山陽，敕其黨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
范宣（宣子）	陳留	處士	博綜羣書，尤善三禮，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於豫章。宣雖閑居屢空，嘗以講論爲業，譙國戴逵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
……	……	……	

<table>
<tr><td>附
范寧</td><td>順陽</td><td>豫章太守</td><td>太元中，順陽范寧爲豫章太守，寧亦儒博通經，在郡立鄉校，敎授常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以上晉人</td></tr>
<tr><td>伏曼容
（公儀）</td><td>平昌安邱</td><td>臨海太守</td><td>少篤學，善老易，聚徒敎授以自業。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明帝以方嵇叔夜，明帝不重經術，曼容宅在瓦棺寺東，施高坐於廳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td></tr>
<tr><td>伏挺
（士標）</td><td>同前</td><td>南臺書侍御史</td><td>挺爲曼容孫，七歲通論語孝經，及長，博學有才思，居宅在潮溝，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挺三世同時聚徒，罕有其比。（挺少有盛名，又尙處當世，朝中貴勢，多與交游，故不能久事隱靜。）</td></tr>
<tr><td>何佟之
（士威）</td><td>廬江灊人</td><td>尙書左丞</td><td>少好三禮，師心獨學，仕齊，初爲國子助敎，爲諸生講喪服，結草爲經，屈手巾爲冠，諸生有未曉者，委曲誘誨，都下稱其醇儒。永</td></tr>
</table>

			元末，都下兵亂，佟之當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
嚴植之（孝源）	建平秭歸	中撫軍記室參軍	少善莊老，能元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編習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天監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人。
卞華（昭岳）	濟陰宛句	尚書儀曹	偏習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業友善，天監中，兼五經博士，聚徒講授。華博涉有機辯，說經析理，爲當時之冠。
崔靈恩	清河東武城	桂州刺史	偏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梁武帝重其儒術，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教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致，都下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其學。
孔僉	會稽	山陰令	少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講說並數十篇，生徒

	山陰		亦數百人。三召爲五經博士，後爲海鹽山陰二縣令。
盧廣	范陽涿人	武陵王長史	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梁，兼國子博士，徧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惟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
沈峻（士嵩）	吳興武康	武康令	博通五經，尤長三禮，爲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曰：「凡聖賢所講之禮，必以周禮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羣經原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唯助教沈峻特精此書，皆時開講肆，羣儒劉嵒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嘆服，人無間言，宜即用此人，令其專此一學。」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是講授聽者常數百人。

姓名	籍貫	官職	事蹟
皇侃	吳郡	員外散騎侍郎	師事賀瑒，尤明三禮孝經論語，兼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恆數百人。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武帝善之。
戚袞（公文）	吳郡鹽官	始興王府錄事參軍	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簡文在東宮，召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責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摛辭辯縱橫，難以答抗，諸儒懾氣，時袞說朝聘義，摛與往復，袞精采自若，領答如流。
沈德威（懷遠）		尚書郎 侍郎	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室以居。天嘉元年，徵出都，後為國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講授道俗，受業數百人，率常如此。
			譏幼聰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經論語，篤好玄言。梁武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敕令論議，諸儒莫敢先

張譏（直言）	清河武城	東宮學士

出，譏乃從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帝甚異之。簡文在東宮，出士林館，發孝經題，譏議論往復，甚見嗟賞，每有講集，必令召譏。天嘉中爲國子助敎，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議論，弘正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謂曰，僕助君師，何爲不可。擧坐以爲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懍然。

顧越（思南）	吳郡鹽官	散騎常侍

弱冠游學都下，通儒碩學，必造門質疑，討論無倦。至於微言元旨，九章七曜，音律圖緯，咸盡其精。及武帝撰制旨新義，選諸儒所在流通，遣越還吳敷揚講說。越徧該經藝，深明毛詩，傍通異義，特善老莊，尤長論難，兼工綴文。武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

			僕射徐勉舉越論義，越抗首而請，音響若鐘。（以上南朝）
張偉（仲業）	太原中都	營州刺史	學通諸經，鄉里受業者，恆數百人。偉儒謹汎納，雖有頑愚，固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慍色，常依附經典，敎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
劉獻之	博陵饒陽	孝廉	雅好詩傳，曾受業於渤海程元，後遂博觀衆籍。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爭造其門。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四海皆稱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而已。皆通經之士，於是有識辨其優劣。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內諸生，多有疑滯，咸決於獻之。

張吾貴（字子）	中山	太學博士
劉蘭	武邑	處士

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天祐粗爲開發而已。吾貴覽誦一遍，便即別構戶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詣劉蘭，蘭遂爲講傳，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其要，諸生後集，便爲講之，義則無窮，皆各新異，蘭乃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

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嘗白其兄求講說，其兄笑而聽之，爲立黌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爲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南館，植爲學主，故生徒甚盛，海內稱焉。又特爲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令授其子熙誘略等。

關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

徐遵明（子判）　華陰　處士

初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游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服膺數日，乃私謂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眞師所在矣，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院門，凡經六年，又知陽平館陶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寫，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載，撰春秋義章，爲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每臨講坐，先持經執疏，然後敷講學業，浸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

董徵（文發）	衞國頓丘	相州刺史	師事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秋周易；河內高望崇受周官；後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經，數年之中，大義精練。太和末，爲四門小學博士，仍詔教授京兆，清河，廣平，汝南四王。
李鉉（寶鼎）	勃海南皮	贈廷尉少卿	從浮陽李周仁受毛詩尙書；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虯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侶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弟。因教授鄉里，生徒常至數百人，燕趙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
張買奴	平原	太學博士	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咸推重之。
馬敬德	河間	國子祭酒	負笈隨徐遵明學詩禮，略通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於春秋左氏，沈思研求，晝夜不倦，教授燕趙間，生徒隨之者甚衆。

權會（理正）	河間鄭人	國子博士	少受鄭易，探賾索隱，妙盡幽微，詩書三禮，文義該洽。還國子博士，參掌雖繁，教授不闕，性甚儒懦，似不能言，及臨機答難，酬報如響，由是為諸儒所推，而貴游子弟慕其德義者，或就其宅，或寄宿鄰家，晝夜承問，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
張雕虎	中山北平	侍中	從師不遠千里，遍通五經，尤明三傳，弟子遠方就業者以百數，諸儒服其強辯。馬敬德卒，乃入授經書，以為侍講，與侍書張景仁並被尊禮，同入華元殿共講春秋。
沈重（子厚）	吳興武康	散騎常侍	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羣書，尤明詩及左氏春秋，梁武帝欲高置學館，以崇儒教，除為五經博士，梁武帝甚重之，事梁王蕭詧，官尚書，詧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武帝以重經明行修，乃遣宜納上士柳裘至梁聘之。保定末至，詔令討論五經。天和中，復於

			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士桑門道士聽者二千餘人，重辭義優洽，樞機明辯，凡所解釋，咸爲諸儒推服。
樊深（文深）	河東猗氏	開府儀同三司	文帝置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深爲博士。深經學通贍，每解書常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說之，故後生聽其言不能曉悟，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戶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
熊安生（植之）	長樂阜城	露門學博士	初從陳達受三傳，又從房虯受周禮，事徐遵明，後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齊河清中，陽休之等特奏爲國子博士。時西朝既行周禮，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宿疑碩滯者數十條，皆莫能詳辯，安生皆爲一一演說，或究其根本。安生既學爲儒宗，當時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榮伯張黑奴竇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焉。

樂遜（遵程）	河東猗氏	揚州刺史	從徐遵明於趙魏間，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魏廢帝二年，文帝召遜敎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授經業，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傳。閔帝踐祚，以遜有理務材，除秋官府上士，轉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並來修行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敎授，甚有訓導之方。（以上北朝）
蕭該	蘭陵	國子博士	隋時學士之自江南來者，蕭該包愷並知名，該性篤學，詩書禮記春秋，並通大義，尤深漢書，甚爲貴游所禮。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爲當時所貴。愷有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於是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爲宗，遠近聚徒，敎徒者數千人。卒，門人起墳立碣焉。
包愷（和樂）	東海	國子助敎	
			幼有志行，明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常以敎授爲

房暉遠（崇儒）	恆山眞定	國子博士	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爲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爲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膺辟命，授小學下士。及隋高祖時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爲五經庫。
馬光（榮伯）	武安	太學博士	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圖書讖緯，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爲儒者所宗。開皇初，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並受太學博士，號爲六儒。後惟光獨存，高祖親幸國子學，王公以下畢集，光升座講禮，啓發章句。已而儒生以次問難者數十人，皆當時碩學，光皆爲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辯，而理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惟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間，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入長安。以上隋人

南北學術不同，學者類能言之。魏書儒林傳稱：「漢世鄭玄，並爲釋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述。玄易書詩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盛行於河北，王弼易亦間行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劉誼隆世並爲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蓋其時北方學者治經，皆服習東漢經師之說，魏晉諸儒之學，則傳者甚少也。因此之故，南北經學，遂截然成風，隋書儒林傳稱：「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愼，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大約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故北方學者，可以代表兩漢經學，而南方學者，則魏晉經學之代表而已。推其致異之由，則北方學者，咸有師承，南方學者，侈言新理，擇術殊方，好尚斯異，苟不徵其原流，則不足以明其派別也。

北朝經學，自徐遵明用周易教授，以傳盧景裕崔瑾，景裕傳權會，權會傳郭茂，而言易者咸出郭茂之門，此北朝易學之師承也。自徐遵明治尚書鄭注，以鄭學授李周仁，而言尚書者咸宗鄭氏，此北朝尚書學之師承也。自劉獻之通毛詩，作毛詩敍義，以授李周仁，程歸則，歸則傳劉軌思，周仁傳李炫，炫作毛詩義疏。劉焯劉炫，咸從軌思受詩，炫作毛詩述義，而河北從毛詩者，尚有沈重，樂遜，魯世達，大

抵皆宗毛鄭，此北朝毛詩學之師承也。自徐遵明傳鄭氏禮，同時治禮者，有劉獻之，沈重，從遵明受業者有李炫，祖雋，熊安生。李炫又從劉子猛受禮記，從房虬受周禮，儀禮，作三禮義疏。安生作周禮儀禮義疏，尤為北朝所崇。楊汪問禮於鄭重，劉炫劉焯並受禮熊安生，咸治鄭學。此北朝三禮學之師承也。自徐遵明傳服注作春秋章義，傳其業者，有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雕虎，劉晝，鮑長暄並得服氏精微。而劉焯受左傳於郭茂，亦宗服注，衛冀隆，李獻之，樂遜亦由服難杜，劉炫，張仲諸儒，亦與杜注立異。此北朝左傳學之師承也。推之治孝經者，有李炫，樂遜，樊深，治論語者，有張仲，樂遜，李炫，咸以鄭注為宗。足證北朝之學，咸遵師法，有漢儒之風，故不為異說所惑，而能恪守其師承也。

至於南朝之經學，則殊其趣，自晉立王弼易於學官，雖南齊從陸澄之言，鄭王並置學士，然歷時未久，黜鄭崇王，說易之儒，有伏曼容，朱異，孔子袪，何充，張譏，周訓正，咸以王注為宗，復雜以玄學，與北朝排斥玄學者不同。此南朝易學不用漢注之證也。自梅頤奏偽古文尚書，治尚書者，咸以偽孔傳為主，惟梁陳二朝，兼崇鄭孔，說書之儒，有孔子袪，張譏，而費彪復為偽古文作疏，姚方興並偽造舜典孔傳一篇。此南朝尚書學不用漢注之證也。江左雖崇毛詩，然孫毓作詩評，論毛鄭王三家得失，多屈鄭

祖王，而伏曼容，崔靈恩，何充，張譏，顧越亦治毛詩，於鄭王二家，亦間有出入。此南朝毛詩學不純用漢注之證也。江左於左傳之學，偏重杜注，故虞僧誕申杜難服，以答崔靈恩。此南朝左傳學不用漢注之證也。江左雖崇禮學，然何佟之，王儉，何承天，何充，沈不害，崔靈恩之書，咸雜採鄭王之說，而國家典禮，亦采王肅之言。此南朝三禮學不用漢注之證也。推之治論語者，咸宗平叔，說爾雅者，咸主景純，足證南朝之儒，咸守魏晉經師之說，故多言新理，而師法悉改漢儒也。雖然，亦未可以一概論之也。當時南方大儒，固亦有研究北學者矣。如嚴植之治周易，力崇鄭注，范寧篤志今文尚書，王基治詩，駁王申鄭，陳統亦申鄭難孫，周續之作詩敍義，最得毛鄭之旨，嚴植之治三禮，篤好鄭學，崔靈恩作左氏條義，申服難杜，荀泉作孝經集解，以鄭注爲優。此皆北學南行之證也。南儒既治北學，則北儒亦必治南學，河南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易，劉炫崇信僞古文，並姚方興之書，北方之士，始治古文。姚文安治左氏傳，排斥服注，此又南學北入之證也。南學既風行於北朝，則魏晉經師之說日昌，兩漢經師之說日絀，此唐人修義疏，所以易崇王弼，書用僞孔，而左傳並崇杜注也。其所由來，蓋已久矣。此經學之又一變也。通經論學

隋唐佛學　佛教之入中國，或謂秦時與實利防等交通，西漢時從匈奴得金人，實爲我國知有佛之嚆矢此固不足爲信。然見於正史信而有據者，則東漢明帝永平十年，西印度之攝摩竺法蘭兩師，應詔齎經典而至，於是佛之教義始東被。雖然，我民族宗教迷信之念甚薄，莫之受也。至桓帝始自信之，與平間民間，亦漸有信者。三國時代，支讖，支亮，支謙，皆自印度來傳教，時號三支。魏嘉平二年（西二五〇）曇摩訶羅始以戒律來，象教漸備。雖然，當時道家言極盛，全國爲所掩襲，莫能奪也。而亦有漸認佛教勢力之不可侮，起而與之爲難者。（魏明帝時有費叔才褚善信二道士著道佛優劣論有牟子作四惑論而吳主孫皓亦有廢佛教之議必其既興始有辯之有廢之者矣）及晉代魏，始漸成爲一科學之面目，時則有佛圖澄者，來自西域，專事譯經，東晉以還，偉人輩出，若道安，若惠遠，若竺道潛，若法顯，其尤著也。道安與習鑿齒等游，專闡揚佛教於士大夫之間，惠遠開廬山，日夜說法，佛教講壇，實始於此，爲淨土宗之濫觴焉。法顯橫雪山以入天竺，齎佛典多種以歸，著佛國記。我國人之至印度者，此爲第一。而同時北方一大師起，爲佛教史中開一新紀元，曰鳩摩羅什。羅什龜茲人，既精法理，且嫻漢語，以姚秦弘始三年始入長安，日夜從事繙譯，一切經論，成於其手者不知凡幾。羅什之功德不一，而其最大者爲傳大乘教，前此諸僧用力雖劬，然所討論，僅在小乘耳，至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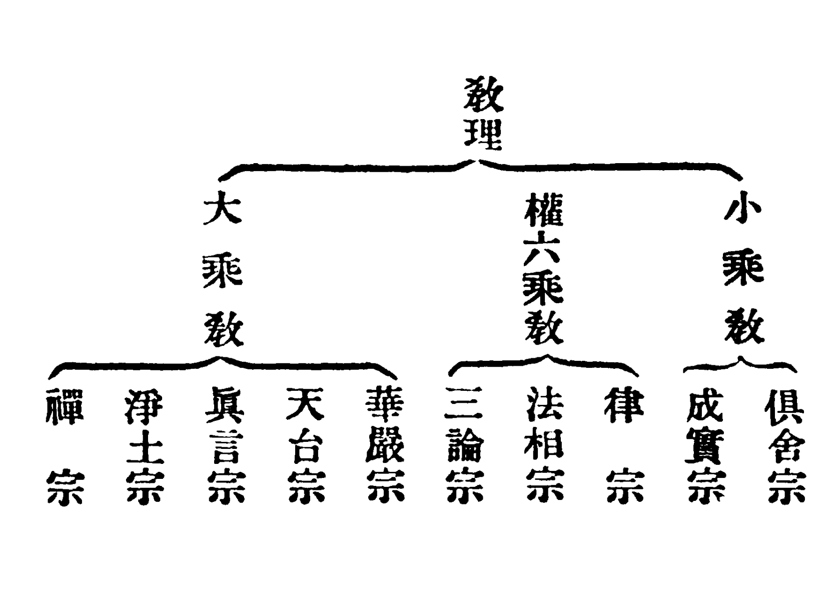
什首傳三論宗宗義，譯法華經，又譯成實論，實爲成實宗入中國之始。自茲以往，佛馱跋羅譯華嚴，曇無讖譯涅槃而甚深微妙之義，始逐漸輸入學界壁壘一新矣。南北朝之際，海宇鼎沸，羣雄四起，而佛教之進路亦多歧。宋少帝時譯五分律，文帝時譯觀普賢經，觀無量壽經，瓔珞經等。又迎求跋摩於罽賓，築戒壇以聽法，中國之有戒壇自茲始，歷陳涉隋，以逮初唐，諸宗並起，菩提流支始倡地論宗，達摩始倡禪宗，眞諦三藏始倡攝論宗及俱舍宗，智者大師始倡天台法華宗，南山律師始倡律宗，善導大師始倡淨土宗，慈恩三藏始倡法相宗，賢首國師始倡華嚴宗，善無畏三藏始倡眞言宗，萬馬齊奔，百流洶匯，至是遂爲佛學全盛時代。

今請將六朝隋唐間有力之諸宗派，列爲一表，示其統系：

宗名	開祖	印度遠祖	初起時	中盛時	後衰時
成實宗	鳩摩羅什	訶梨跋摩	晉安帝時	六朝間	中唐以後
三論宗	嘉祥大師	龍樹、提婆	同上	同上	同上

涅槃宗	曇無讖	世親	同上	宋齊	陳以後歸入天台宗
律宗	南山律師	曇無德	梁武帝時	唐太宗時	元以後
地論宗	光統律師	世親	同上	梁陳時	唐以後歸華嚴宗
淨土宗	善導大師	馬鳴、龍樹、世親	同上	唐宋明時	明末以後
禪宗	達摩大師	馬鳴、龍樹、提婆、世親	同上	同上	同上
俱舍宗	眞諦三藏	世親	陳文帝時	中唐	晚唐以後
攝論宗	同上	無著、世親	同上	陳隋間	唐以後歸法相宗
天台宗	智者大師	······	隋陳間	隋唐間	晚唐以後
達摩宗	杜順大師	馬鳴、堅慧、龍樹	陳	唐則天後	同上
法相宗	慈恩大師	無著、世親	唐太宗時	中唐	同上
眞言宗	不空三藏	龍樹、龍智	唐玄宗時	同上	同上

以上十三家，除涅槃地論攝論三家歸併他宗外，自餘十宗，皆經過極光大之時代，互起角立支配數百年間之思想界者也。今按其所屬教乘，再示一表：



中國不受外學則已，苟受矣，則必能發揮光大，而自現一種特色。於算學見之，於佛學亦見之，中國之佛學，乃中國之佛學，非純然印度之佛學也。中國之佛學，其特色有四：

1.「自唐以後，印度無佛學，其傳皆在中國。」 基督生於猶太，而猶太二千年來無景教，景教乃盛於歐西諸國。釋迦生於印度，而印度千年來無佛教，佛教乃盛行於亞東諸國。佛滅度後數百年間，印度所傳，但有小乘，小乘之中，復生分裂，上座大衆，各鳴異見，別為二十部，至五世紀（皆以佛滅度後計下倣此）外道繁興，大法不絕如縷。至六世紀末而有馬鳴，七世紀而有龍樹，提婆，九世紀而有無著，世親，十一世紀而有清辨，護法，十二三世紀而有戒賢，智光，其可稱眞佛教者，不過此五百年間耳。自玄奘西游，偏禮戒智諸論師，受法而歸，於是千餘年之心傳，盡歸於中國。自此以往，印度教徒，徒事論戰，怠於布教，而婆羅門諸外道，復有有力者起，日相攻掊，佛徒不支，乃思調和，浸假採用婆羅門教規，念密呪，行加持，開教元氣，銷滅以盡，至十五世紀而此母國已無復一佛跡，此後再蹂躪於回教，三侵蝕於景教，而佛學遂長已矣。轉視中國，則自唐以來，數百年間，大師踵起，新宗屢建，禪宗既行，舉國碩學，皆參圓理，其餘波復披靡以開日本，佛教之不滅，皆中國諸賢之助也。

2.「諸國所傳佛學皆小乘惟中國獨傳大乘」 佛教之行，西訖波斯，北盡鮮卑，（即西伯利亞）南至暹邏，東極日本，凡亞洲中大小百數十國，無不徧被。雖然，彼所傳，皆小乘耳。（日本佛學以中國為母不在此論）蓋當馬鳴初興時，而印度本教中人固已紛紛集矢，謂大乘非佛說，大乘之行於印，實幾希耳。故其派衍於外國者，無不貪樂偏義，謗毀圓乘。獨中國雖魏晉以前，象法萌芽，未達精蘊，逮羅什以後，流風一播，全國景從，三家齊興，別傳崛起。隋唐之交，小乘影跡，幾全絕矣。中國人之獨受大乘，實中國國民文明程度高於彼等數級之明證也。

3.「中國之諸宗派系由中國自創非襲印度之唾餘者」 以十宗論之，俱舍宗惟世親造一論，印度學者競習之耳。未嘗確然立一宗名也。其宗派之成，實自中國。成實宗則自訶梨跋摩以後，竺國故書雅記，無一道及，其流獨盛於中國。三論宗在印，其傳雖稍廣，然亦不如中國。至於華嚴，其本經之在印度，已沉沒於若明若昧之域，而宗門更何有焉。又如禪宗，雖云西土有二十八祖，但密之又密，舍前祖與後祖相印接之一剎那頃，無能知其淵源，其眞僞固不易辨別，即云眞矣，而印度千餘年間，舍此二十八人外，更無禪宗，可斷言也。不寧惟是，後祖受鉢，前祖隨即入滅，然則千餘年間，不許同時

有兩人解釋禪宗正法者，又斷然也。若是雖謂印度無禪宗可也。若夫天台三昧，止觀法門，特創於智者大師一人，前無所承，旁無所受，又其彰明較著者矣。十宗之中，惟律宗，法相宗，眞言宗，淨土宗，嘗盛行於印度，而其餘則皆中國所產物也。

十宗遞變

宗	印度	中國
俱舍宗	印度有而不盛	中國極盛
成實宗	印度創之而未行	同上
律　宗	印度極盛	中國次盛
法相宗	同上	中國亦極盛
三論宗	印度有而不盛	中國極盛
華嚴宗	印度無	中國特創極盛
天台宗	同上	同上
眞言宗	印度極盛	中國甚微
淨土宗	同上	中國次盛

禪　宗……印度無…………………中國特創極盛

而我國之最有功德有勢力於佛學界者，莫如教下三家之天台，法相，華嚴與教外別傳之禪宗，自餘則皆支孽附庸而已。而此四派者其一曾盛於天竺，其二皆創自中國。中國在佛教史上之位置，可謂鉅矣。

4.「中國之佛學以宗教而兼有哲學之長」　中國人迷信宗教之心，素稱薄弱。論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墨子謂程子曰：儒以天爲不明，以鬼爲不神。（墨子公輸篇）蓋孔學之大義，浸入人心久矣。佛耶兩宗，並以外教入中國，而佛氏大盛，耶氏不能大盛者何也？耶教惟以迷信爲主，其哲理淺薄，不足以饜中國士君子之心也。佛說本有宗教與哲學之兩方面，其證道之究竟也在覺悟，其入道之法門也在智慧，其修道之得力也在自力。佛教者，實不能與尋常宗教同視者也。中國人惟不蔽於迷信也，故所受者多在其哲學方面，而不在其宗教方面，而佛教之哲學，又最足與中國原有之哲學相輔佐也。中國之哲學，多屬於人事上，國家上，而於天地萬物原理之學，窮究之者蓋少焉。英儒斯賓塞嘗分哲學爲可思議不可思議之二科，若中國之先秦哲學，則毗於其可思議者，而乏於其

不可思議者也。自佛學入中國，與之相備，然後中國哲學乃放一異彩。（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史）

兩宋理學 秦以降學術衰，漢以降世道敝，乘隙而入者，惟佛學，發人天之祕，拯盜殺之迷，而吾國思想高尚之人，亦遂研精其學，以爲範。披六朝隋唐歷史，凡墨守儒教者，殆無大思想家以此也。隋唐外競雖力，而風俗日即於奢淫，士習日趨於卑陋，皇綱一墜，藩鎮朋與，悍將驕兵，官官盜賊，充斥於唐季。五代之史籍人羣紛亂極矣。物極則反，有宋諸帝崇尚文治，而研窮心性，篤於踐履之諸儒，乃勃興於是時。推諸儒所以勃興之源，約有數端：一則鑒於已往社會之墜落，而思以道義矯之也。（如司馬光歐陽修等皆熟悉唐五代之史事，且深痛其時之人不知廉恥，以致亡國）一則鑒於後來之學者，專治訓詁詞章，不足以淑人羣也。一則韓李之學，已開其端，至宋而盛行古文，遂因文而見道也。（唐韓愈作原道排佛老，李翺作復性書，述大學中庸之說，皆宋儒之先聲，近人謂程子始提倡學庸之說而不知本出於翺也）一則書籍之流通，盛於前代，其傳授鼓吹，極易廣被也。而其尤大之原因，則溝通佛老以治儒書，發前人之所未發，遂別成爲一時代之學術，雖其中有力求與佛說異者，要皆先嘗涉獵，而後專治儒書，是固不必爲之諱也。

宋儒之學，派衍支分，不可殫述，有講術數者，（如邵康節之皇極經世司馬光之潛虛之類）有務事功者，（如薛季宣陳傅良葉適陳亮之

類世所稱永嘉永康學派者是也有以體制為主者，如張橫渠之類有兼治樂律者，如蔡元定之類而朱陸之分，尤為灼然共見。故汎稱宋學，必無一定義以賅之也。諸儒之學，其致力之點，雖各不同，而躬行實踐，不專事空談，要為共同之點。雖其塗術各有不同，要皆實行有得，人人能確指修養之法，以示學者，略表如次：

學者	要旨	內容概要
周敦頤	主一	通書：「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張載	化氣質變	橫渠理窟：「為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則無所發明，不得發聖人之奧。」
程顥	識仁	程子識仁：「為學須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

程頤	敬知	伊川語錄：「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謝良佐	去矜	近思錄：「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個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
李侗	觀未發前氣象	延平問答：「羅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方，兼得養心之要。」
張栻	辨利義	朱子張南軒行狀述後：「公之教人，必先使之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象山語錄亦曰凡爲學當先論義利公私之辨）
朱熹	格物致知	朱子補大學格物致知傳：「大學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

		大用無不明矣。」
陸象山	先立乎大	象山語錄：「大凡爲學，須要有所立論語云，己欲立而立人，卓然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爲還是要做人否？理會這個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

諸儒爲學，既各有所得，而又善於教育，至其教育之道，則取「人格的教育」。自漢以後學校教育，皆利祿之途，無所謂人格教育也，宋仁宗時，胡瑗倡教於蘇州湖州，(瑗在湖學教法最備始建太學有司請下湖學取瑗之法以爲太學法著爲令)以經義治事分齋，而以身教人之風始席。周張二程，皆於私家講學，而師道大興，濂洛之學，遂成統系，朱陸諸子，亦隨在講學，或設書院，或於家塾，雖爲世所詆毀，而師生相從，講習不倦，(宋史劉德秀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而責教尤嚴，朱子白鹿洞書院教條云：「熹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

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此可見宋儒教人專望人之自覺自動並不取干涉主義）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例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禁防之外，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此蓋責諸成人之事也。又程董學則（程端蒙董銖皆朱子二人所定學則世稱程董學則）云：「凡學於此者，必嚴朔望之儀，謹晨昏之令，居處必恭，步立必正，視聽必端，言行必謹，容貌必莊，衣冠必飭，飲食必節，出入必謹，省書必專一，寫字必楷敬，几案必整齊，堂室必潔淨，相呼必以齒，接見必有定，修業有餘功，游藝有適性，使人莊以恕而必專所聽。」此則屬於初學者之事也。（柳書中國文化史）

明儒心學　宋儒學派最多，元承其緒，光燄漸衰，許衡，劉因，吳澄諸儒之學，不能出南宋朱陸之範圍，故論學術者以元儒附於宋儒學案，明其僅爲宋之餘波而已。有明一代，或謂理學極盛，或謂儒術式微，黃宗羲嘗謂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繭絲，無不辨晰，眞

能發先儒之所未發。程朱之闢釋氏，其說雖繁，雖是只在迹上，其彌近理而亂眞者，但是指他不出，明儒於毫釐之際，使無遁影，明儒學案發凡 明史謂「有明諸儒，衍伊雒之緒言，性命之奧旨，錙銖或爽，遂啓歧趨，襲謬承訛，指歸彌遠，至專門經訓，授受源流，則二百七十餘年，未聞以此名家者，經學非漢唐之精專，性理襲宋元之糟粕，論者謂科舉盛而儒術微，殆其然乎。」儒林傳 平心而論，明儒風氣，亦自成爲一派，固與漢唐不同，亦與宋元有別，蓋合唐宋以來禪學理學而別開一種心性之學，分茅設蕝，與國相終，此論史者所宜注意者也。

明儒之崇心性之學，始於帝王之提倡，及科舉之統一。蓋自宋儒尊重四書，代有闡釋，然於學術尙未能統一也。自元仁宗皇慶三年一三一四定制，專以宋儒四書注及五經注試士。四書者，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是也。用朱氏章句集注。五經者，詩，書，易，春秋，禮記是也。詩以朱氏爲主，書以蔡氏爲主，易以程氏朱氏爲主，以上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許用左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注疏。元史選舉志 宋儒之說，始奪漢唐諸儒之席而代之，明以制義試士，亦專主宋儒之書，專取四子書及易，詩，書，春秋，禮記五經，四書主朱氏集注，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氏傳及古注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

傳，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永樂間，頒四書五經大全，廢注疏不用，其春秋亦不用張洽傳，禮記止用陳澔集說。（明史選舉志）所謂三大全者，實爲明代統一學術化之表示，爲一代學術思想之根柢，表之如次：

書名	卷數	主纂者	內容概要
五經大全（周易大全）	二四	翰林學士胡廣侍講楊榮等	始永樂十二年十一月，訖十三年九月告成。同時纂修者自胡楊外，尚有翰林編修葉時中等三十九人，此其五經之首也。鄭曉今言云：洪武開科五經皆主古注疏，後乃盡棄注疏，不知始於何時。或曰始於頒五經大全時，以諸家說優者采入故耳。
四書大全	三六	同上	初與五經大全並頒，然當時程式，以四書義爲重，故五經率皆庋閣，所研究者惟四書，所辨訂者亦

			惟四書，後來四書講章，浩如煙海，皆是編爲之濫觴。蓋自漢至宋之經術，於是始盡變矣。
性理大全	七〇	同上	所採宋儒之說，凡一百二十家，其中自爲卷帙者，爲周子太極圖說一卷，通書三卷，張子西銘一卷，正蒙二卷，邵子皇極經世七卷，朱子易學啓蒙四卷，家禮四卷，蔡元定律呂新書二卷，蔡沈洪範皇極內節二卷，共二十六卷，自二十七卷以下，摭拾羣言，分十三目：曰理氣，曰鬼神，曰性理，曰道統，曰聖賢，曰諸儒，曰學，曰諸子，曰歷代，曰君道，曰治道，曰詩，曰文。

以帝王之尊崇，及科舉之需要，故凡嚮風慕化者，無不濡染浸潰於身心性命之說，而其蔚然成

為儒宗者，則曰科舉之學，遂而表示人格，創造學說，而超出八股之生活者也，然而以帝王科舉之力，造成一世之風氣，固亦有絕大之關係，而人心之演進，常無一成不變之局，故其趨勢，絕不為最初提倡者所囿，明史稱：「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篤踐履，謹繩墨，守儒先之正傳，無敢改錯；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儒林傳）明儒之謹守程朱學派者，以吳與弼薛瑄為最，吳字子傳，號康齋，撫州之崇仁人。身體力驗，只在走趨語默之間。薛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兢兢檢點言行間，所謂學貴踐履，意蓋如此。黃宗羲特據之為河東崇仁學案，而於其他謹守篤信諸儒，則彙為諸儒學案，明其不足獨成一派也。與弼傳婁諒，諒傳王守仁，而開陽明學派。陳獻章亦受業於與弼，而別開白沙學派，湛若水受業於獻章而別開甘泉學派。三派之學，皆與吳氏不同，而以陽明學派為最廣。

吳與弼（崇仁學派）
- 婁諒——王守仁（陽明學派）
- 陳獻章（白沙學派）——湛若水（甘泉學派）

陽明之教，自近而遠，其最初學者不過郡邑之士耳，龍場而後，四方弟子始益進焉。語其學派，則

有浙中，江右，楚中，北方，嶺海等區：❶浙中之以學鳴者錢緒山王龍溪而已，此外則椎輪積水耳。蓋陽明雖浙人，而在贛服官講學最久，故當時門下，以江右爲最盛。❷江右之名王氏學者，陽明在時，王心齋，黃五岳，朱得之，戚南玄，周道通，馮南江其著也。陽明歿後，緒山龍溪所在講學，於是涇縣有水西會，寧國有同善會，江陰有君山會，貴池有光岳會，太平有九龍會，廣德有復初會，江北有南譙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廟會，泰州復有心齋講堂，幾乎比戶可封矣。❸楚中之學，惟耿天台一派，自泰州流入。❹北方之爲王學者獨少，山東張志仁早歲受業顏中溪徐波石深思力踐，洞朗無礙。猶以取友未廣，南結會於香山，西結會於丁塊，北結會於大雲，東結會於王遇，齊魯間遂多學者。❺嶺海之士學於陽明者自方西樵始，及陽明開府贛州，從學者甚衆。陽明言潮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有楊氏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以數十。以上五派之外，其別出者，又有李材（字孟誠號見羅豐城人初學致良知之學已稍變其說）王艮（字汝止號心齋泰州安豐場人聞陽明講學江西以古服進見自稱弟子）諸派，最後之東林（顧憲成高攀龍）蕺山（劉宗周）亦皆出於王學，而求濟其末流之弊，故明儒之學，一陽明之學而已。

宋元諸儒，多務闡明經子，不專提倡數字以爲講學宗旨，明儒則一家有一家之宗旨，各標數字

爲的，要以陽明所標者爲獨宏遠，故學之者亦殊衆，蔚然爲有明惟一大儒，茲就各儒主旨，揭之如次：

學者	要旨	內容概要
陳獻章	靜中養出端倪	明史陳獻章傳：「獻章之學，以靜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
湛若水	隨處體驗天理	明史湛若水傳：「若水初與守仁同講學，後各立宗旨，守仁以致良知爲宗，若水以隨處體驗天理爲宗。守仁言若水之學，爲求之於外，若水亦謂守仁格知之說不可信者四。一時學者，遂分王湛之學。」
	致良知	明儒學案：「初泛濫於詞章，繼而徧讀朱子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爲二，無所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居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學已三變，而始得其門，自此以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

		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明，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又以聖人之學，心學也，心即理也，故於致知格物之訓，不得不言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知識爲知，則輕浮而不實，故必以力行爲功。」
	知行合一	
鄒守益	戒懼愼獨	明儒學案：「守益以獨知爲良知，以戒懼愼獨爲致良知之功，此是師門本旨。」
羅洪	靜無欲	明儒學案：「王門惟心齋盛傳其說，從不學不慮之旨，轉而標之曰自然，曰學樂。末流衍蔓，浸爲小人之無忌憚。羅氏復起，有憂之，特拈收攝保聚四字爲致良知符訣，故其學專求之未發一機，以主靜無欲爲宗旨。」
王畿	無善無惡	明儒學案：「畿作天泉證道記，謂師門教法，每提四句，無善無惡心之

		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高攀龍	靜坐	明史：攀龍與顧憲成同講學東林書院，以靜為主。
劉宗周	慎獨	明儒學案：宗周以慎獨為宗，儒者人人言慎獨，唯先生始得其眞。

明代諸儒之學，紛然如禪宗之傳授衣鉢，標舉宗風者，然謂為自宋元以來講求理學，漸從由書冊直指人心，可謂為墮入禪學，遁入虛無亦可，其學與宋元諸儒，固大不同也。自明中葉姚江學派（即陽明學派）披靡天下，一代氣節蔚為史光，理想續紛，度越前古，顧其弊也撫拾口頭禪，轉相獎借，談空說有，與實際應用益相遠，橫流恣肆，非直無益於國，而且蔑以自淑，逮既明劉戢山證人一派，已幾於王學革命矣。

清儒總積　清代中葉，考證之學大興，考證學或謂之漢學，頗屬不當，劉師培曰：「古無漢學之名，漢學之名，始於近代，可以篤信好古，該漢學之範圍。然治漢學者，未必盡用漢儒之說，亦未必用以治漢儒所治之書，是則所謂漢學者，不過用漢儒之訓故以說經，及用漢儒注書之條例以治羣書耳。

」（近代漢學變遷論）江藩著漢學師承記，自康雍至嘉慶間學者略備，而道咸以來之學者，其學派亦多演自乾嘉，迄今猶盛稱漢學者，其淵源不可不考也。漢學精神，首在求實。劉師培曰：「江戴之學，興於徽歙，所學長於比勘，博徵其材，約守其例，悉以心得爲憑，且觀其治學之次第，莫不先立科條，使綱舉目張，同條共貫，可謂無徵不信者矣。即嘉定三錢於地輿天算，各擅專長，博極羣書，於一言一事，必求其徵，而段王之學，溯源戴君，尤長訓故，於史書諸子，轉相證明，或觸類而長，所到冰釋，即凌陳三胡，或條例典章，或詮釋物類，亦復根據分明，條理融貫，恥於輕信，而篤於深求。徵實之學，蓋至是而達於極端矣。」（近代漢學變遷論）故近人盛稱其治學方法，合乎西洋科學的精神，而有分業的組織。所謂科學的精神何也？善懷疑，善尋間，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說，一己之臆見，而必力求一是眞非之所存，一也。既治一科，則原始要終，縱說橫說，務盡其條理而備其左證，二也。其學之發達，如一有機體，善能增高繼長，前人之發明者，啓其端緒，雖或有未盡，而能使後人因其所啓者，而竟其業，三也。善用比較法，臚舉多數之異說，而下正確之折衷，四也。皆近世各種科學所以成立之由，而乾嘉諸學者皆備之。故曰其精神近於科學。所謂分業的組織何也？生計家言社會愈進於文明，則分業愈趨於細密，此不獨生計界爲然

也。即學術界亦然。輓近實學益昌，而學者亦益以專門爲貴，分科之中，又分科焉。碩儒大師，往往終身專執一科，以名其家，漢學家之治經，亦有類於是。乾嘉以後學者，皆各專一書，以終身，如段氏之說文，陳氏之毛詩，胡氏之儀禮。孔氏陳氏之公羊，乃至或專事校勘，或專明金石，或專釋地理，或專研聲律，或專考歷算，其分業愈精，其發明愈深。百年前之經學，其組織殆可稱完備。故曰其組織近於分業的。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清初諸大儒，學行兼崇，固不分所謂漢宋，其後雖亦有祖述而私淑之者，然由理學而趨於考證。乾嘉之際，漢學之幟，遂風靡一時，講求修身行己治國成人者之風，遠不如研究音韻文字，校勘金石目錄之學者之盛，雖經學有古文今文西漢東漢之區別，然亦承乾嘉之風而演進，仍以漢學相尚，一涉宋明心性之談，則相率而嗤之矣。相習成風，視爲當然，遂開中國數千年來崇尙學術之新局，實爲中國古典學之尾閭時代。然其所以能倡此局面者，約有二端：一曰反動，二曰促進。

反動者何？有兩方面，一受明儒空疏之影響，一受淸廷壓迫之情勢而然也。雍嘉兩朝，屢興文字大獄，學者束縛箝制，動遭忌諱，皆以研究古學，可以避禍成名，遂一時蒸爲風尙，此消極的反動，取避

免態度，所謂「直逼處此」者也，已如前述。其實樸學之風，已開於清初顧李諸儒，乾嘉以後，學者承其餘緒，皆以鴻博精覈爲務，此出於自然之勢。顧亭林反對明人之空疏最力，其言曰：「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政論學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將死，云吾曹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日知錄亭林既憤當時學風，以爲明亡實由於此。推原禍始，歸咎陽明，故其言曰：「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衍之清談，王介甫安石之新說，其在今日，則王伯安守仁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諸正，豈不在後賢乎。」日知錄其餘諸儒如李剛主朱舜水王船山費燕峯等，俱爲激烈之調論，以指斥王學之空疏，以致禍國，其實王學固有其本身之精神，惟時代既過，引起學者反動，則不得不倒，實者虛之藥也，故清初諸儒，莫不思崇尚實學，而以顧黃爲著。亭林與友人論學書曰：「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

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其好學之篤，與黃梨洲同風。或梨洲開其端。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詳言之：「忠端之被逮也，謂公曰，學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讀獻徵錄。公遂自明十三朝實錄，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歸宿於諸儒。既求經，則旁求之九流百家，於書無所不窺者。公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底。束書而從事於遊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爲迂儒之學，故兼令讀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故凡受公之敎者，不墮講學之流弊。」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云：「而於書無所不窺，晚益篤志六經，謂古今安得所謂別有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其學問之篤實，實乾嘉漢學派之鼻祖焉。

雖然，其間有一導線焉，則曰閻百詩（若璩）曰胡東樵（渭）。閻氏著古文尙書疏證，定東晉晚出二十五篇之僞，批郤導窾，霍然以解。胡氏著禹貢錐指，謂漢唐二孔（僞孔安國注疏及孔穎達疏）宋蔡氏（蔡沈集傳）於地理多疏舛，及博考羣書，以辨九州山川形勢，及古今郡國分合異同。此二書出，乃爲經學界開一新紀元。夫二書者，各明一義，至爲區區，而經學新紀元之名譽，不得不歸之者何也。蓋三百年來學者，以晉唐以

後之經說爲不足倚賴，而必求徵信於兩漢，此種觀念實自彼二書啓之，而其引證之詳博周密，斷案之確實犀利，尤足使讀者舌橋心折，而喚起尊漢蔑宋之感情。閻書專據康成以折僞孔，胡書多引鄭注及說文以正孔疏蔡傳，清儒之崇拜許鄭，其感情殆自此二書始。蓋二書直接之發明，雖局於一節，而間接之影響，則偏於全體也。

茲類別其研究門徑如次：

類別	提要	內容概要（參考梁著清代學術概論）
經書	經及傳記，逐字逐句爬梳，引申或改正舊解者不少。大部分用筆記或專篇體	清代自當以經學爲中堅，其最有功經學者，則諸經殆皆有新注疏也。其在易則有惠棟之周易述，張惠言之周易虞氏義，姚配中之周易姚氏學。其在書則有江聲之尙書集注音疏，孫星衍之尙書古今文注疏，段玉裁之古文尙書撰異，王鳴盛之尙書後案。其在詩則陳奐之詩毛氏傳疏，馬瑞辰之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珙之毛詩後箋。其在周禮，則孫詒讓之周禮正義。其在儀禮，則有胡承

之注疏

裁，為部分的細密研究，研究進步之結果，經人綜合作全書的解釋，或新注新疏，諸部殆遍。

珙之儀禮古今疏義，胡若翬之儀禮正義。其在左傳，有劉文淇之春秋左氏傳正義。其在論語，有劉寶楠之論語正義。其在孝經，則有皮錫瑞之孝經鄭注疏。其在爾雅，有邵晉涵之爾雅正義，郝懿行之爾雅義疏。其在孟子，有焦循之孟子正義。十三經除禮記穀梁外，餘皆有新疏一種或數種。而大戴禮記則有孔廣森補注，王聘珍解詁焉。其餘為部分的研究之書，最著者如惠士奇之禮說，胡渭之禹貢錐指等，其精粹者不下數百種。

史

清初諸師，皆治史學，黃宗羲萬斯同以一代文獻自任，實為史學嫡派。乾隆以後，傳此派者，全祖望為著。嗣後若趙翼之廿二史劄記，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錢大昕之二十一史考異，洪頤煊之諸史考異，其職志皆在考證史蹟，訂譌正謬。其專考一史者，則有惠

書之搜補

關於史籍之編著源流，各書中所記之異同眞僞，遺文佚事之闕失或散見者，皆分部辨證，其中補訂各史表志，爲功尤鉅。

棟之後漢書補注，梁玉繩之史記志疑，漢書人表考，錢大昕之漢書辨疑，後漢書辨疑等，其尤著者也。自萬斯同力言表志之重要，自著歷代史表，此後表志專書，可觀者多。顧棟高有春秋大事表，錢大昕有後漢書補表等，林春溥著竹柏山房十五種，皆考證古史，其中戰國紀年，孔孟年表最精審。洪亮吉有三國疆域志，東晉疆域志，十六國疆域志。侯康有補三國藝文志等，皆稱善本焉。而對於古史別史雜史，亦多考證箋注，則有陳逢衡之逸周書補注。朱右曾之周書集訓校釋。洪亮吉之國語注疏等。降及晚清，研究元史，忽成爲一時風尚，則有何秋濤之元聖武親征錄校正，李文田之元祕史注，凡此皆以經學考證之法，移以治史。其專研究史法者，獨有章學誠之文史通義，其價值可比劉知幾史通。黃宗羲

始著明儒學案，爲學史之祖，其宋元學案，則其子百家與全祖望先後續成之，皆清代史學之光也。

方志之修撰

各省府州縣皆有創編或續訂之志書，多成於學者之手。

清之盛時，各省府州縣皆以修志相尙，其志多出於碩學之手。其在省志，浙江通志，廣東通志，雲南通志之總纂則阮元也。廣西通志則謝啓昆也。湖北通志則章學誠原稿也。其在府縣志，則汾州府志出戴震，涇縣志，淳化縣志出洪亮吉，三水縣志出孫星衍，朝邑縣志出錢坫，偃師志，安陽志出武億，富順縣志出段玉裁，和州志，亳州志，永淸縣志，天門縣志出章學誠，鳳臺縣志出李兆洛，長沙縣志出章祐誠，遵義府志出鄭珍莫友之。凡作者皆一時之選也。

類書之製，由來久矣，其最鉅者，如宋之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至

類書之編纂	叢書
官私各方面，多努力於大類書之編纂，體裁多與前代不同。有價值者頗多。	刻書之風大盛，
於清代，類書頗多，體制亦殊。其間如淵鑑類函，駢字類編，子史精華，佩文韻府等，專爲撏撦之用，尚無大價值，至於圖書集成，則搜羅宏富，尤爲學者參考之資，而四庫全書之編輯，以經史子集合爲一爐，洋洋大觀，實亦類書之屬也。則尤爲典籍之宿海，文化之中心矣。	叢書之學，始於宋人之儒學警悟，百川學海二書，蓋類書之變例也。下逮元明，代有輯刻。至清而輯刻叢書之風，日益多盛。叢書最便初學，爲其一部之中，可該羣籍，蒐殘存佚，爲功尤鉅。其有合諸人諸代而爲之者，如武英殿聚珍板書，通志堂九經解，阮元皇清經解，文選樓叢書，孫馮翼問經堂叢書，畢沅經訓堂叢書，盧文弨抱經堂叢書，孫星衍平津館叢書，岱南閣叢書，秦鑒汗筠齋叢書，

之校刊	僞書
單行善本固多，其最有文獻者，尤其多數大部分的叢書。	多數僞書，或年代錯誤之書，皆
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黃丕烈士禮居叢書，張海鵬學津討源，借月山房叢書，陳春湖海樓叢書，錢熙祚守山閣叢書，珠叢別錄，指海，楊墨林連筠簃叢書，郁松年宜稼堂叢書，蔣光煦別下齋叢書，涉聞梓舊，伍元薇嶺南遺書，伍崇曜粤雅堂叢書，潘仕誠海山仙館叢書等，校刊精審，有關實學，而能多存青者也。其關於清代一人自著者，亦復甚夥，如顧炎武亭林遺書，音學五書，王夫之船山遺書，毛奇齡西河合集，杭世駿杭氏七種，戴震戴氏遺書，錢大昕潛研堂全書，趙翼甌北全集，崔述東壁遺書，李兆洛李申耆五種，嚴可均四錄堂類集等是也。	清儒治學，首重眞僞，其有僞書，必加辨正。自唐宋學者勇於疑古，發覆摘奸，不遺餘力，如柳宗元之辨鶡冠子列子，歐陽修之疑繫

之辨明	用嚴正態度辨證，大半成爲信讞。
佚書之搜輯	多數亡佚書籍，俱從數種大類書或較古的著述中搜輯成冊。

辭，至淸乃大開其風。若閻若璩惠棟之疏證古文尙書，胡渭張惠言之辨析易圖，姚際恆之考訂古今僞籍，雖所言未能盡允，而其區分眞贗，昭示來茲，使一切附會之言，莫不證定，厥功偉矣。

古籍佚亡，往往散見各書，裒集非易，自乾隆時修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中，採集數百種，此爲輯佚之始，此後輯佚之學日昌，自周秦諸子，漢人經注，魏晉六朝逸文，無不搜羅。自今文學與舊注全亡，皆從舊籍採輯其片語隻句，西漢經說，遂大明於時。其最著者，如任大椿之小學鉤沈，嚴可均之全上古三代文，張澍之二酉堂叢書，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袁鈞鄭氏佚書，茆泮林之茆氏輯十種古書，王謨之漢魏遺書鈔晉唐地理書鈔，黃奭漢學堂叢書，而嚴馬二家彙採四部。搜羅宏富，考證精博，雖斷珪殘璧，竟成鉅

製，嘉惠後學，多矣。

古書之校勘

難讀之古書，俱根據善本，或釐審字句，或推比章節，還其本來面目。

古書傳習愈希者，其傳鈔踵刻，僞謬愈甚，馴至不讀，而其書以廢。清儒則博徵善本以校讎之，校勘遂成一專門學，其成績可紀者，若汪中畢沅之校大戴禮記，周廷寀趙懷玉之校韓詩外傳，盧文弨之校逸周書，汪中畢沅孫詒讓之校墨子，謝墉之校荀子，孫星衍之校孫子吳子，汪繼培任大椿秦恩復之校列子，顧廣圻之校國語，國策，韓非子，華陽國志，畢沅梁玉繩之校呂氏春秋，嚴可均之校慎子商君書，畢沅之校山海經，洪頤孫之校竹書紀年，穆天子傳，丁謙之校穆天子傳，戴震盧文弨之校春秋繁露，汪中之校賈誼新書，戴震之校算經十書，戴震全祖望之校水經注。諸所校者，或遵善本，或據他書所徵引，或以本文上下互證，或是正其文

字，或釐定其句讀，或疏證其義訓，往往有前此不可索解之語句，一旦昭若發矇，其功尤鉅者，則所校多屬先秦諸子，因此引起研究諸子學之興味。

文字之研

此學本經學附庸，因注釋經文而起，其後特別發展，對於各個字意義之變遷及文法應用，在小學名稱之下，別成為一種專

有清學術，以經學為中堅，小學則又經學之中堅也。先是顧炎武教人以讀書必先識字，此後學者治經，皆取途於小學，許氏說文即其聖經也。經學家無一不治說文者，風尚所趨，著述日衆，固以附庸而蔚為大國。研究說文之名著，有段玉裁之說文注，桂馥之說文義證，王筠之說文釋例，說文句讀，朱駿聲之說文通訓定聲。其在說文以外之古字書，則有戴震之方言疏證，江聲之釋名疏證，宋翔鳳之小爾雅訓纂，胡承珙之小爾雅義證，王念孫之廣雅疏證，此與邵郝二疏略同體例，得此而六朝以前之字書，差無疑

究	門學。	滯矣，而以極嚴正之訓詁家法貫穴羣書而會其通者，則王念孫之經傳釋詞，俞樾之古書疑義舉例，爲最精確。
音韻之研究	此學本小學附庸，其後亦變爲獨立，對於古音方音聲母韻母等，發明甚多。	音韻學又小學之附庸也，而清代特盛。自顧炎武始著音韻古音表，唐韻正，而江永有音學辨微古韻標準，戴震有聲韻考，聲類表，段玉裁有六書音韻表，姚文田有說文聲原，苗夔有說文聲讀表，嚴可均有說文聲類，陳澧有切韻考。其動機本起於考證古音，以爲誦讀古書之工具，而愈推愈密，遂能窮極人類發音官能之構造，推出聲音變化之公例，劉獻廷著新韻譜，創字母，惜其書不傳。
金	此學極發達其	金石學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學也。自顧炎武著金石文字記，實爲斯學之濫觴。繼此有錢大昕之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武億之金石三跋，洪頤煊之平津館讀碑記，嚴可均之鐵橋金石跋，陳

石之研究

所屬門類甚多，近有趨向古物學之勢。

介祺之金石文字釋，皆考證精徹。而王昶之金石萃編，畲錄衆說，頗似類書。其專舉目錄者，則孫星衍邢澍之寰宇訪碑錄，其後碑板出土日多，故萃編訪碑錄等再三續補而不能盡。顧錢一派，專務以金石爲考證經史之資料，同時有黃宗羲一派，從此中研究文史義例，宗羲著金石要例，其後梁玉繩王芑孫郭麐劉寶楠李富孫馮登府等，皆賡續有作。

算學

在科學中，以此學爲最發達，經

自明徐光啓以後，士大夫漸好天文算學，清初則王錫闡梅文鼎最專精，而大師黃宗羲江永輩皆提倡之。清聖祖尤篤嗜，召西士南懷仁等供奉內廷，風聲所被，嚮慕尤衆。聖祖著有數理精蘊曆象考成，錫闡著有曉菴新法，文鼎有勿菴曆算全書二十九種，江永有愼修數學九種，戴震校周髀以後迄六朝唐人算書十種。命

之研究

學大師，幾無人不加以研究。

曰算經。自此而後，經學家什九兼治天算，著作日宏，李銳有李氏遺書，董祐誠有董方立遺書，焦循有里堂學算記，張作楠有翠微山房數學，劉衡有六九軒算書，徐有壬有務民義齋算學，鄒伯奇有鄒徵君遺書，丁取忠有白芙堂算學叢書，李善蘭有則古昔齋算學。至曾國藩設江南製造局於上海，其算學名著，多出李善蘭華衡芳手云。

地理

有價值之著述

顧炎武劉獻廷皆酷嗜地理學，所著書皆未成。而顧祖禹之讀史方輿紀要，亦偏於考古一途。自戴震著水地記，校水經注，而水經爲一時研究之中心，而齊召南著水道提綱，則循水道治今地理也。洪頤煊有漢志水道疏證，陳澧有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亦以水道治漢地理。閻若璩著四書釋地，徐善著春秋地名考異，江永

之研究	
甚多，但多屬於歷史沿革方面。	著春秋地名考實，焦循著毛詩地理釋，程恩澤國策地名考，皆考證先秦地理。其考證各史地理者，則吳卓信漢書地理志補注，楊守敬隋書地理志考證最精博。其通考歷代者，有陳芳績之歷代地理沿革表，李兆洛之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自乾隆後，邊徼多事，嘉道間學者，漸留意西北地理，而徐松張穆何秋濤最名家。松有西域水道記，漢書西域傳補注，新疆識略。穆有蒙古游牧記，秋濤有朔方備乘，漸引起研究元史的興味。

以上諸端，可知清儒學術門類之廣，研究之精，上溯先秦，下迄當代，兼搜並蓄，實爲中國古典學之總結集，而世界各國學術界所未有之盛事也。論者謂有清一代之學術，大抵述而無作，學而不思，故可謂之爲思想最衰落時代，然通二百六十年間觀之，有不可思想之一理趣出焉。(1)順治康熙間，承前明之遺，夏峯梨洲二曲諸賢，尚以王學敎後輩門生弟子徧國中，則「明學」。實占學界第一

之位置。（2）然晚明僞王學倡狂之習，已爲社會所厭倦，雖極力提倡，終不可以久存，故康熙中葉遂絕迹。時則考據家言雖始萌芽，顧未能盛，而時主所好尙，學子所崇拜者，皆言程朱學者流也。「宋學」古學界上第一之位置。（3）顧亭林日勸學者讀注疏，爲漢學之先河，其時學者漸厭宋學之空疏武斷，而未能悉折衷於遠古，於是借陸德明孔沖遠爲嚮導，故「六朝三唐學」實占學界上第一之位置。（4）惠戴學行，謂漢儒去古最近，適於爲聖言通鞮象，一時靡其風，家稱賈馬，人說許鄭，則「東漢學」占學界上第一之位置。（5）莊列別與魏邵繼踵，謂晚出學說非眞，而必溯源於西京博士之所傳，於是據今文以自別於古，與乾嘉極盛之學派挑戰，抑不徒今文家然也。陳碩甫作詩疏，亦申毛黜鄭，同爲古學，而必右遠古，鄭學日見掊擊，而治文字者，往往據鼎彝遺文以糺叔重，則「西漢學」占學界上第一之位置。（6）乾嘉以還，學者多讎正先秦古籍，漸可得讀，自康有爲言孔子改制創新教，且言周秦諸子皆改制創新教，於是孔門宗教以內，有游夏孟荀異同優劣之比較，於孔教宗門以外，有孔老墨及其他九流異同優劣之比較，凡所謂辨悉從其朔，故「先秦學」占學界第一位置。二百年之學術，倒影而繹演之，如剝春筍，愈剝而愈近裏，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謂非一奇異之現

象也。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第五章　翻譯

我國對於他國知識之要求，蓋有兩度，一爲隋唐以前之印度文化，二爲明淸之歐西文化。此二種文化，前者已告一段落，後者則日新無已，玆分兩端言之。

佛典翻譯　佛教爲外來之學，其託命在翻譯，自然之數也。自後漢之末葉至元之初期，佛典傳譯之時期，前後通計七百有餘年，當時及其後之多數學者，整理此極紛雜之典籍，調查目錄，達六十次以上，今其存者二十餘部。多數目錄中最可貴重者，前有隋錄，中有開元錄，後有至元錄，此三種者，諸目錄中之尤最也。而三錄又以開元錄爲中心，自漢以至於五代，僅有鈔寫之藏經，至宋初雕印大藏，於是大藏經劃一時期，而爲宋初雕印之基礎者，開元錄也。開元錄者，自後漢永平十年（西元六七）至開元十八年（西七三〇）六百六十四年間之傳譯者百七十六人，所出大小二乘之三藏及集傳並失譯，總計二二七八部七〇四六卷，至是而大藏經之本體，始確定不動矣。（常盤大定大藏經雕刻考）自晚漢迄中唐，凡七百年間，廣續盛弘斯業；宋元以降，則補苴而已。據唐代開元釋教錄所述其時譯人及經典之數如下表：

朝代 / 書 / 人	譯人	部數	卷數
後漢	一二	一九二	三九五
曹魏	五	一二	一八
孫吳	五	一八九	四一七
西晉	一二	三三三	五九〇
東晉	一六	一六八	四六八
符秦	八	一五	一九七
姚秦	五	九四	六二四
乞伏秦	一	五六	一一〇
前涼	一	四	六
北涼	九	八二	三一一
劉宋	二二	四六五	七一七
蕭齊	七	一二	三三
蕭梁	八	四六	二〇一
元魏	一二	八三	二七四
高齊	二	八	五二
宇文周	四	一四	二九
陳	三	四〇	一三三
隋	九	六四	三〇一
唐(開元)	三七	三〇一	二一七〇
合計	一七六	二二七八	七〇四六

然此乃並存佚眞僞重出者。合計總數，依彼錄所勘定當時現存眞本實僅九六八部，四五〇七卷，據元代法寶勘同總錄所述，其前出及續出之數，如下表：

朝代／人／書	譯人	部數	卷數
後漢永平十年至唐開元十八年（西六七—七三〇）	一七八、	九六八、	四、五〇七、
唐開元十八年至貞元五年（西七三〇—七八九）	八、	一二七、	二四二、
唐貞元五年至宋景祐四年（西七八九—一〇三七）	六、	二二〇、	五三二、
宋景祐四年至元至元二二年（西一〇三七—一二八五）	四、	二〇、	一一五、

若以大小乘經律乘分類，則其表如次：

藏別／書數	部數
大乘經	八九七、
大乘律	二八、
大乘論	一一八、
小乘經	二九一、
小乘律	六九、
小乘論	三八、

卷數	二、九八〇、	五六、	六二八、	七一〇、	五〇四、	七〇八、

此後明清高麗日本諸藏，雖互有增減，其所出入者，多此土撰述。大抵印度經律論集傳等，譯成國文者，汰僞除複，現存者約五千卷內外，此眞我國民一大事業也。此事業什之九，皆在東漢末至晚唐，而唐代爲尤盛。其餘則附庸而已。此七百年間翻譯事業進化之迹，歷歷可尋。以譯本論，初時多憑胡僧闇誦傳譯，後則必求梵文原本。同是原本也，初時僅譯小品，後乃廣譯大經。同是經也，初則章節割裂，各自單行，後乃通譯全文，首尾完具。以譯人論，初時不過西域流寓諸僧，與不甚著名之信士，後則皆本國西行求法之鴻哲，與印度東遊之大師。以譯法論，前此多一人傳語，一人筆受，後則主譯之人，必梵漢兩通，而口譯筆受。證義勘文，一字一句，皆經四五人之手，乃著爲定本。以譯事規模論，初則私人一二，相約對譯，後乃由國家大建譯場，廣羅才俊。以宗派論，初則小乘，後則大乘。以書籍種類論，初惟翻經，後乃漸廣涉律論傳記，乃至外道哲學，咸所取資。

佛典翻譯，可略分爲三期：自東漢至西晉，則第一期也。僧徒記述譯事，每推本於攝摩騰竺法蘭。

據高僧傳攝摩騰本中天竺人。解大小乘經，冒涉流沙，至於洛邑，明帝甚加賞接。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竺法蘭亦中天竺人，既達洛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惜於西域獲經，即爲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惟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現存諸經，惟此爲始。果爾，則西元六十七年，佛經已輸入中國。惟四十二章經純是魏晉以後文體，稍治中國文學史者一辨即能識別，其內容思想亦與兩晉玄談之流相接近，殆爲晉人僞託，安錄（東晉釋道安經錄者）不載此書，則作僞者或在安後，或安知其僞而擯之也。蘭之本行經等亦不見安錄，蓋同爲僞本。是故漢明遣使，是否有其事？騰蘭二公，是否有其人？不妨付諸闕疑，而此經則決不當信。我國譯經事業，實始於漢桓靈間，（西紀第二世紀中葉）略與馬融鄭玄同時，上距永平已八十年矣。最初譯經大師，則安清（安世高）與支讖（支婁迦讖）也。清，安息人，讖，月支人，並以後漢桓靈間至洛陽，據傳清本安息太子，出家徧歷諸國，漢桓帝初到中夏，非久即通華言，以建和二年至建寧中二十餘年，譯安般守意經等三十九部。傳稱其「辯而不華，質而不野」。道安謂：「先後傳譯，多有謬濫，惟清所出爲群譯首」。讖以靈帝光和中平間譯出般若道行，般若三昧，首楞嚴等三經，則孟福張

運爲之筆受。又有阿闍世王，寶積等數部，譯人失名。道安精尋文體，云似識所出，傳稱其「譯文審得本旨，了不加飾。」凡淸所譯，祐錄（梁僧祐出三藏集記省）著錄三十四部，房錄（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省）著錄百七十六部。凡識所譯，祐錄著錄十四部，房錄著錄二十一部。所譯大率皆從大經中割出小品，漢末三國所譯經，大抵類此。　二公以後之大譯家，則友謙也。謙本月氏人，漢靈帝時，月氏有六百人歸化中國，謙父與焉；故謙實生於中國，而通六國語。謙於識爲再傳，漢獻末，避亂入吳，孫權悅之，拜爲博士。自黃武初至建與中，譯出維摩大般泥洹法句等經數十種，所譯雖多小乘，然維摩阿彌陀兩大乘經，此爲首譯。而江左譯事，謙實啓之。　同時有頗重要之一人，則朱士行也。漢靈帝時，竺佛朔譯出道行經，即般若小品之舊本，士行謂此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誓志捐身，遠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入西域，西行求法之人，此其首也。士行至于闐，果得求梵書正本，遣弟子佛如禮齎還洛陽，託無羅義竺叔蘭二人共譯之，名曰放光般若經，共九十品二十卷，即大般若經之第二分也。　第一期最後之健將，則竺法護也。系出月支，世居燉煌，故亦爲燉煌人。通三十六國語言文字，中國人能直接自譯梵文，實自護始。其所譯各部咸有，諸大乘三十餘種，小乘將百種，大乘論小乘論各一種。祐錄載其所譯一五四部，三〇九

卷，傳稱其：「自西域歸，大齎梵經，沿路傳譯，寫爲晉文。」又云：「終日寫譯，勞不告倦。」其忘身弘法之概，可以想見。第一期所出經雖不少，然多零品斷簡，所謂「略至略翻，全來全譯」，實則略者多而全者希也。所譯不成系統，翻譯文體亦未確定。

東晉南北朝爲譯經事業之第二期，就中更可分爲前後期。東晉二秦，其前期也。劉宋元魏迄隋，其後期也。第二期之前期，羅什佛馱耶舍無懺接踵東來，法顯法勇智嚴寶雲，捐身西邁，大教弘立實在茲辰。譯界有名之元勳，後有玄奘，前有鳩摩羅什，玄奘卷帙雖富於什，而羅什範圍，則廣於奘。而其功尤偉者，則在譯論。論前此未或譯也，譯之自羅什始。智（大智度）地（瑜迦師地）兩論，卷皆盈百，號稱中王。至其譯中百十二門，因以開三論宗；譯成實，因以開成實宗；譯十住，因以開十地宗，此尤其章明較著者矣。計什所譯經律論雜傳等都九十四部，四百二十五卷。（據內典錄）而據後來梵僧所言，猶謂：「什所諳誦，十未出一。」什所譯經，什九現存，襄譯諸賢，皆成碩學，大乘確立。什功最高。東晉末葉，羅什譽望勢力，掩襲一世，其能與之對抗者，惟佛馱跋陀羅。佛馱迦維羅衛人，實與釋迦同祖。智嚴寶雲西行求法，從之受業，因要與歸。初至長安，與羅什相見，什大欣悅，每有疑義，必共諮決。飄然南下，竟不北歸。法領

從于闐齎得華嚴；法顯從印度齎得僧祇律，皆馱手譯。凡馱所譯一十五部，百十有七卷，以較什譯，雖不及三之一，然華嚴大本肇現，則所謂「一夔已足」也。同時有異軍特起於北涼，曰曇無讖。讖中天竺人。初習小乘，兼通五明諸論，後乃習大乘，旋渡嶺東遊，止西域諸國，將十年，漸東至姑臧，學語三年，乃從事焉。讖先本齎涅槃以來，適智猛東歸，亦齎此本，然所齎皆僅前分，於是復遣使于闐，求得後分，先後譯爲四十卷，則今之大般涅槃經是也。又譯大方等大集金光明悲華楞伽地持諸大經，優婆塞戒菩薩戒本諸律，其譯業之偉大，略與羅什佛馱等。南北朝迄隋爲第二期之後期，在前期中，經典教義未備，故學者之精力，全費於翻譯輸入，及入本期，則要籍既已略具，學者務研索而會通之。故此期之特色，在諸宗之醞釀草創，而不在翻譯。其翻譯事業，不過繼前期未竟之緒而已。其趨勢，則由經部漸移於論部。大乘經最可紀者，則大業之完成，與寶積之續出而已。小乘經則佛本行集與正法念處之新譯而已。論部則殊有異彩，蓋前期羅什雖專弘印土之法性宗，此期則漸輸入法相宗也。其最重要之人，則爲眞諦，創譯起信爲大乘鍵人所共知。

自唐貞觀至貞元，爲翻譯事業之第三期，此期實全體佛教之全盛期，諸宗完全成立，卓然爲一

中國的佛教」之一大建設，而譯事亦登峯造極。其空前之偉人，則玄奘也。奘孤征求法，歷十七年，徧參各大師，親受業於戒賢智光。既而在彼土大弘宗風，所至各國，皆待以國師之禮。以貞觀十九年正月歸京師。（長安）其年二月六日，至龍朔三年十月，凡十九年間，（西六四五——六六三）繼續從事翻譯，所譯共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其絕筆之時，距圓寂僅一月耳。計以十九年譯千三百餘卷，平均每年譯七十卷，而最後四年，（顯慶五至龍朔三）平均乃至每年譯百七十卷。傳稱：「師自永徽改元後，專務翻譯，無棄寸陰，每日自立課程，若晝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續，遇乙之後，方乃停筆。攝經已，復禮佛行道，三更暫眠，五更復起，誦讀梵本，朱點次第，擬明旦所翻。每日齋訖，黃昏二時，講新經論，及諸州聽學僧等。恆來決疑請義，日夕已去，寺內弟子百餘人，咸請教誡，盈廊溢廡，酬答處分，無遺漏者。」眞千古學者之模範也已。其最宏事業，在譯大般若，瑜伽師地，大毗婆沙，及六足發智，俱舍，即此諸編，已逾千卷，而成惟識論，雖名爲譯，實乃自著。法相一宗，雖淵源印土，然大成之者，實自奘師。其提倡因明傳譯之餘，講析不倦，中國人知用邏輯以治學，實自茲始。續高僧傳云：「奘奉勅翻老子五千文爲梵言，以遺西域。」又云：「又以起信一論，文出馬鳴，彼土諸僧，思承其本，奘乃譯唐爲梵，通布五天。」是則奘之譯業，匪惟

東被，乃兼西護。

翻譯事業，至奘已達最高潮，後此則難乎爲繼。然百餘年間流風末沫，數其龍象，尙得六人。(1)實叉難陀，重譯八十卷本華嚴，今爲定本，重譯起信論，與眞諦本互有短長。(2)義淨，將有部宗毗奈那十一種，全行譯出，凡百餘卷，律藏於是大備焉。法相宗諸論，亦多續譯，補奘所不及。(3)菩提流志，完成大寶積經。(4)不空，譯密部經咒百四十餘種，密宗於是成立。(5)般剌密帝，譯大佛頂首楞嚴，此經眞僞雖滋疑問，然在我國佛學界有最大勢力，則衆所同認矣。(6)般若，譯華嚴普賢行願品，華嚴遂以完成。自唐貞元迄宋太平興國，約二百年間，譯業完全中止。太平興國八年，始復起譯場，至景祐四年止，凡五十六年間，亦譯出五百餘卷。其著名譯家，曰法護，曰旃護，曰法賢，曰惟淨，所譯經多方等顯密小品，惟論有數種特可觀，惟淨之大乘中觀釋論九卷，法護之大乘寶要義十卷，大乘集菩薩學論二十五卷，施設論七卷。施護之集法寶最上義論二卷。此其選也。元至元間，亦有譯經，然皆小乘小品，蓋不足道。故翻譯專業，雖謂至唐貞元而告終可也。（梁啓超佛典之翻譯）

科學翻譯　自佛典翻譯之風衰，而科學翻譯之業漸興，關於科學翻譯之事業，蓋始於明季，至

今日而前進未已。其間約可分三期，自明季迄清初爲第一期，自道光以降至清季爲第二期，自嚴復以後則又另轉爲一期。

第一期自明季迄清初，其間一二百年，所有譯述，約有四類。(1)「天文算歷之學」利瑪竇等之來華也，一以傳西方之宗教，一以傳西方之學術，既貢地誌時鐘，兼自述其製器觀象之能，明其不徒恃傳教爲生也。(利瑪竇上神宗疏)利瑪竇入北京後，不四五年，信徒至二百餘，觀李之藻楊廷筠徐光啓等名士之歸依，非絕對信仰宗教，要皆利瑪竇誘引法與中國固有之思想不甚背馳，當時人士對於西洋科學需要頗急致使然也。利瑪竇既譯幾何學，(即幾何原本)又著多種科學書，以公布於世。(清朝全史)然利氏譯書教學，尚未大用。洎明季因歷法之舛，召用其徒，而歷算之學始與。我國歷法，自黃帝迄秦歷，凡六改，漢凡四改，魏迄隋十五改，唐迄五代十五改。宋十七改，金迄元五改，惟明之大統曆，實即元之授時，承用二百七十餘年，未嘗改。憲宗成化以後，交食輒不驗，議改曆者紛紛。崇禎中議用西洋新法，命閣臣徐光啓光祿卿李天經先後董其事，成曆書一百三十餘卷。多發前人所未發。時布衣魏文魁上疏排之，詔立兩局推驗，累年校測，新法獨密，(明史歷志)清代因之，遂用新法所製之歷曰時憲歷。而湯若望

南懷仁等均授官掌曆。湯若望字道未，崇禎二年入中國，次年五月，徵供事曆局。順治二年十一月，掌欽天監事，累加太僕太常寺卿，勅賜通微教師。南懷仁字勳卿，一字敦伯，康熙初年入中國，九年爲欽天監副，十三年擢監正。（疇人傳）雖經吳明烜楊光先等攻訐，罷西法，仍用大統法，然其推測至精，中法及回回法，均所不及，故其後仍用時憲曆，一依西法行之，迄於清末焉。（2）「輿地測繪之學」元與西域交通，已知所謂地球。（元史天文志）而元明間人，猶未究心於地理，至利瑪竇等來中國，而後始知有五大洲及地球居於天中之說。利氏於明萬曆間至京師，爲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亞細亞洲，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第二曰歐羅巴洲，中凡七十餘國，而意大利亞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第四曰亞墨利加洲，地更大，境土相連，分爲南北二洲。最後得墨瓦臘泥加洲爲第五。而域中大地盡矣。（明史）利氏又著乾坤體義三卷，言地與海合爲一，球居天球之中，其度與天相應，但天甚大，其度廣，地甚小，其度狹，差異耳。（疇人傳）艾儒略著職方外紀，繪圖立說，是爲吾國有五洲萬國地誌之始。其書五卷，成於天啓癸亥，蓋因利瑪竇龐迪我舊本潤色之，不盡儒略自作也。所紀皆絕域風土，爲自古輿圖所不載，分爲五大洲，前冠以萬國全圖，後附以四海總說。（四庫全書提要）至康熙四十七年，命教士

分赴蒙古各部，中國各省，遍覽山水城郭，用西學量法繪畫地圖。是年派日耳曼人白進費隱，法蘭西人雷孝思杜德美等往蒙古及直隸。四十九年，費隱等往黑龍江。五十年，雷孝思等往山東，費隱等往山西，陝西，甘肅。五十一年，法蘭西人馮秉正德瑪諾等往河南，江南，浙江，福建。五十二年，法蘭西人湯尙賢，葡萄牙人麥大成等往江西，廣東，廣西，費隱潘如(法人)往四川。五十四年，雷孝思等往雲南，貴州，湖南，湖北測圖。五十六年各省地圖繪畢，白進等彙成總圖一幅，並分圖進呈。聖祖命名皇輿全覽圖。即世所稱康熙內府圖也。(正教奉褒)尤有功於吾國焉。(3)「力藝之學」力藝學以鄧玉函所述奇器圖說及諸器圖說，爲權輿。奇器圖說三卷，明西洋人鄧玉函撰，諸器圖說，明王徵撰。徵，涇陽人，天啓壬戌進士，官揚州推官。嘗詢西洋奇器之法於玉函，玉函因以其國所傳文字口授，徵譯爲是書。其術能以小力運大，故名曰重，又謂之力藝。大旨謂天地生物有數，有度，有重，數爲算法，度爲測量，重則即此力藝之學，皆相資而成。故先論重之本體，以明立法之所以然，凡六十一條；次論各色器具之法，凡九十二條；次起重引重等圖，圖皆有說，而於農器水法尤爲詳備。諸器圖說凡圖十一，各爲之說，而附以銘贊，乃徵所作，亦具有思致。(四庫全書提要)(4)「農田水利之學」明代講究農田水利之法者，莫徐光啓若光

啓從西洋人利瑪竇學天文曆算火器，盡其術。崇禎元年，又與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羅雅谷等同修新法歷書，故能得其一切捷巧之術，筆之書也。（明史本傳）光啓撰農政全書六十卷，總括農家諸書，裒為一集。凡農本三卷，皆經史百家有關民事之言，而終以明代重農之典。次田制二卷，一為井田，一為歷代之制。次農事六卷，自營制開墾以及授時占候無不具載。次水利九卷，備錄南北形勢，兼及灌溉器用諸圖譜。後六卷，則為泰西水法。次為農器四卷，皆詳繪圖譜。次為樹藝六卷，分穀蓏蔬果四子目。次為蠶桑四卷。又蠶桑廣類二卷，廣類者，木棉蔴等之屬也。次為種植四卷，皆樹木之法。次為牧養一卷，兼及養魚養蜂諸細事。次為製造一卷，皆常需之食品。次為荒政十八卷，前三卷為備荒，中十四卷為救荒本草，末一卷為野菜譜，亦類附焉。（四庫全書提要）又萬歷壬子西人熊三拔撰泰西水法六卷，皆記取水蓄水之法。一卷曰龍尾車，用挈江河之水。二卷曰玉衡車，附以專筩車，恆昇車，及雙升車等，用挈井泉之水。三卷曰水庫記，用蓄雨雪之水。四卷曰水法附餘，則皆尋泉作井之法，而附以療病之水。五卷曰水法或問，備言水性。六卷則諸器之圖說也。（四庫全書提要）凡此四者，皆初期之科學結晶也。茲就其時西人譯著諸書，列為簡表如次：

時代（到著—死年）	人名	國籍	著譯書目
萬歷九—三八（1581—1610）	利瑪竇 Mattes Ricci.	意大利	（1）同文算指前編二通編八別論一（天學初函本，海山仙館本四庫本）（2）測量法義一（天函本，海山本，指海本，四庫本）（3）圜容較義一（天函本，海山本，守山閣本，四庫本）（4）乾坤體儀三（四庫本）（5）渾蓋通憲圖說二（天函本，守山閣本四庫本）（6）渾天該一（藝海珠塵本）（7）萬國輿圖（8）西字奇迹（9）西國記法。（10）幾何原本六（四庫本）
萬歷一三—二八（1585—1600）	孟三德 Edward da Sande	葡萄牙	（1）崇禎算書（2）長算補注解惑（3）遠鏡說（4）進呈圖像（5）渾天儀說。

生卒年	姓名	國籍	著作
萬曆二五—順治一一(1597—1654)	龍華民 Micolao Longobardi.	意大利	地震解
萬曆三四—泰昌元(1606—1620)	熊三拔 Sabbatinus de Ursis.	意大利	(1)泰西水法六(天函本，四庫本)(2)表度說一(天函本四庫本)(3)簡平儀說一(天函本，守山閣本四庫本)
?	瑪吉士		地理備考二二(海山本)
萬曆三五—崇禎一三(1607—1640)	高一志 王豐肅 Alphuso de Nagnoni	意大利	(1)空際格致二(四庫存目)(2)齋家西學(3)譬學(4)寰宇始末(5)西學治平。
萬曆三八—順治六(1610—1649)	陽瑪諾 Manoel Diaz.	葡萄牙	(1)天問略一(天函本，藝海本四庫本)(2)天學舉要。
			(1)西學凡一(天函本，四庫本)(2)幾何法要

萬曆四一—順治六 (1613—1649)	艾儒略 Tulio Alenio.	意大利	四〔新法算書本，四庫本〕（3）職方外紀〔天函本，守山閣本，墨海金壺本，龍威祕書本，四庫本〕（4）西方答問（5）利瑪竇行實（6）坤輿圖說〔四庫本〕（7）幾何要法（8）萬物眞源（9）景教碑頌。
萬曆四二—順治六 (1614—1649)	畢方濟 Francesco Sambiaso.	意大利	（1）靈言蠡勺二〔天函本，四庫存目〕（2）畫答（3）睡畫二答（4）奏摺。
天啓元—崇禎三 (1621—1630)	鄧玉函 Johann Terrens.	日耳曼	（1）遠西奇器圖說三〔守山閣本，四庫本〕（2）測天約說（3）黃赤距度表（4）正球升度表（5）人身說概二（6）諸器圖說（7）大測。
			（1）奏疏四〔新算本，四庫本〕（2）算法西傳一

天啓二—康熙五（1622—1666）	湯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日耳曼	〔新算本，四庫本〕（3）新法算引二〔新算本，四庫本〕（4）新法表異二〔新算本，四庫本〕（5）新法曉或二〔新算本四庫本，青照堂本〕（6）大測二〔新算本，四庫本〕（7）學算小辨二〔新算本，四庫本〕（8）測天得說二〔新算本，四庫本〕（9）渾天儀說五〔新算本，四庫本〕（10）西洋測日曆（11）星圖（12）恆星表八（13）恆星出沒二〔新算本，四庫本〕（14）恆星屏障（15）測食略二〔新算本四庫本〕（16）古今交食考一〔新算本，四庫本〕（17）交食算指七〔新算本，四庫本〕（18）交食表九〔新算本，四庫本〕（19）交食表用法（20）交食蒙求（21）恆星算指四〔新算本，四

			庫本）（22）八線表一（新算本，四庫本）（23）遠鏡說（新算本四庫本，藝海珠塵本）（24）火攻挈要三（海山本）（25）共譯各圖。
天啓四——康熙三（1624——1664）	羅雅谷 Tacobus Rho.	意大利	（1）測量全義一〇（新算本，四庫本）（2）五緯表（新算本，四庫本）（3）五緯算指八（新算本，四庫本）（4）月離算指四（新算本，四庫本）（5）月離表四（新算本，四庫本）（6）日躔算指一（新算本，四庫本）（7）日躔表一（新算本，四庫本）（8）黃赤正球一（新算本四庫本）（9）籌算一（新算本，四庫本）（10）比例規解一（11）算引二（12）日躔考晝夜刻分（13）五緯總論

			(14)日躔增五星圖 (15)火木土二百恆星表 (16)周歲時刻表 (17)五緯用則 (18)夜中測時 (19)周歲警言。
崇禎一〇—順治五 (1637—1648)	孟儒望 Too Monteiro.	葡萄牙	(1)天學略義 (2)天學辨敬錄 (3)炤迷鏡。
順治一六—康熙二七 (1659—1688)	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比利時	(1)靈臺儀象志一四〔多採入欽定儀象考成中〕(2)儀象圖二(3)測驗紀略二(4)驗氣說(5)坤輿全圖(6)坤輿圖說二〔指海本，四庫本〕(7)算法不得已辯一(8)康熙永年算法表三二(9)赤道南北星圖(10)簡平規總星圖(11)西方要記(12)坤輿外紀(13)妄推吉凶

			辯(14)熙朝定案(15)安占辯(16)預推紀驗(17)形性理推(18)光向異驗理推(19)理辨之引咎(20)目司圖總(21)理推各圖說(22)御覽簡平新儀式用法(23)進呈窮理學。
康熙一二—四七 (1673—1708)	徐日昇 Thomas Pereire.	西班牙	律呂正義續編
康熙二六—雍正八 (1687—1730)	白晉 Toachin Bouvet.	法國	天學本義
?	恩理格		文字考
?	穆尼閣		天步眞原

康熙五五—乾隆一一(1716—1746)	戴進賢 Ignatius Küglers.	日耳曼	(1)日躔表(2)月離表(3)儀象考成。
?	杜德美		(1)周徑密率(2)求正弦正矢捷法
?	蔣友仁		地理圖說(何國宗錢大昕奉勅潤色文選樓本)

以上二十一人，共譯著書一百二十七種。大抵皆關於科學論著，其餘關於宗教迷信諸書，概不闌入。（清朝全史明末清初在中國之耶穌會士及著書表凡六十五人而無論瑪吉士恩理格穆尼閣杜德美蔣友仁諸人）其間最重要者，大半刊入四庫全書，天文彙函新法算書內，餘如守山閣，藝海珠塵，墨海金壺，龍威祕書，海山仙館，指海，文選樓諸叢書內。倘可觀其大要也。

譯書之事，明季爲盛，清初譯者漸少。穆尼閣之天步眞原，蔣友仁之地球圖說（疇人傳）皆無大影響於學者。此第一期翻譯事業之末運也。自雍正間放逐耶會敎士，於是譯學中輟者殆百餘年。其被逐之原因，甚爲複雜，茲不暇述。然明清間所譯撰除測算天文測繪地圖外，則爲大礮之製造，湯瑪諾，畢

方濟等之見重於明季，南懷仁徐日昇等之見重於清初，大半爲此。時局承平，其學亦弛。自道光中，海疆事棘，欲通知四裔之事，於是有海國圖志，瀛寰志略，朔方備乘諸書之纂譯。又自聯軍陷破以後，咸國勢之積弱，奮然有自强之意，而推求西國之所以强，無非「堅船利礮」而已，於是上海有江南機器局，福建有馬尾船政局，皆廣爲翻譯，此第二期翻譯事業，亦可分爲二類：(1)「時務書」此類書譯著目的，在洞悉外國情形，而利外交之辦理。以魏源海國圖志，徐繼畬瀛寰志略爲始。海國圖志六十卷，係據前兩廣總督林尙書所譯四洲志，及歷代史志明以來諸國圖說，鈎稽貫串，創榛闢莽，大都東南洋西南洋增於原書者十之八，大小西洋北洋外大西洋增於原書者十之六。又圖以經之，表以緯之，博參羣議，以發揮之。(海國圖志自序)瀛寰志略則繼畬官福建巡撫時入覲，宣宗詢以各國風土形勢，奏對甚悉，爰命採輯成書(山西通志徐繼畬傳)者也。然係撰著性質，非全屬翻譯。嗣後日多，不可勝計矣。(2)「製造書」此類書譯述目的，在求得科學知識，以從事於船兵之製作。自咸豐中，海寧李善蘭(字壬叔號秋紉)客上海，與英人偉烈亞力，艾約瑟，韋廉臣等遊，從譯幾何原本後九卷，及重學(二十卷)曲線說(三卷)代微積拾級(十八卷)談天(十八卷)植物學(八卷)等書，於是譯學復興。善蘭「邃於數理，專門名家，用算學爲郎，王公交辟，

居譯署者幾二十年。」(疇人傳)繼之而起者，有無錫徐雪村，精於理化學，於造船造槍礮彈藥等事，多所發明，並自製鏹水，棉花藥，汞，爆藥。我國軍械，既賴以利用，不受西人之居奇抑勒。顧猶不自滿，進求其船堅礮利工藝精良之原始，知悉本於專門之學。乃創議翻譯泰西有用之書，以探索根柢。曾國藩深韙其言，於是取於西士偉力亞利，傅蘭雅，林樂知，金楷理等，復集同志華衡芳，李鳳苞，王德均，趙元益諸人，以研究之，閱數年，書成數百種。(清稗類鈔)

第二期翻譯之中心點，則有同文館製造局等處。同治初總理衙門設同文館，並設印書處，以印譯籍，吳人馮桂芬倡議上海廣東均應仿設。有云：「互市二十年來，彼等類多能習我語言文字之人，其尤有能讀我經史，於朝章國政吏治民情，言之歷歷，而我官員紳士中絕無其人。宋聾鄭昭，固已相形見絀，且一有交涉，不得不寄耳目於所謂通事者，而其人遂為洋務之大害。」(顯志堂稿)則其時所需於翻譯事業可知矣。蘇撫李鴻章從其議，遂就上海敬業書院地址，建廣方言館，教西語西學，以譯書為學者畢業之證。(墨餘錄)後又移併於製造局。(瀛壖雜志)而製造局之翻譯館，尤專以翻譯為事。翻譯館，同治六年設，翻譯格致化學製造各書，提調一人，口譯二人，筆述三人，校對畫圖四人。(江南製造局記)人各一室，日事

撰述，旁爲刻書處，乃剞劂者所居。口譯之西士，則有傅蘭雅，林樂知，金楷理諸人，筆受者，則爲華蘅芳徐雪村諸人。自象緯輿圖格致器藝兵法醫術，罔不搜羅畢備，誠爲集西學之大觀。（瀛壖雜志）蓋自海禁既開，外侮日亟，曾氏開府江南，創製造局，首以翻譯西書爲第一義。數年之間成者百種，而同時同文館及西士之設敎會於中國者，相繼譯錄。二十餘年間，可讀之書略三百種。（梁啓超西學書目表序例）梁啓超於光緒二十九年撰西學書目表，就譯出各書，都爲三類：一曰學，二曰政，三曰敎。除敎類之書不錄外，自餘諸書，分爲三卷，如次：

卷目	性別分類綱目
上卷 西學諸書	(1)算學(2)重學(3)電學(4)化學(5)聲學(6)光學(7)汽學(8)天學(9)地學(10)全體學(11)動植物學(12)醫學(13)圖學

中卷　西政諸書	(1)史志(2)官制(3)學制(4)法律(5)農政(6)礦政(7)工政(8)商政(9)兵政(10)船政
下卷　雜類之書	(1)遊記(2)報章(3)格致總 (4) 西人議論之書(5)無類可歸之書

至其已譯諸書，以各類之數量言之，中國官局所譯者。兵政類爲多，蓋時人之論，以爲中國一切皆勝西人，所不如者兵而已。西人教會所譯者，醫學類爲多，由教士多業醫也。製造局首重工藝，而工藝必本格致，故格致諸書，雖非大備，而匡略可見。惟西政各籍，譯者寥寥，官制學制，竟無完帙。（西學書目表序例）亦可見其時人之目光矣。至其譯書之內容言，製造局所譯，初以算學地學化學醫學爲優，兵學法學，皆非專家，不得綱領。書會稅司各學館之書，皆師弟專習口說明暢，條理秩然，講學之書，斷推善本。（梁論譯書之弊）至各局會所譯書之總積，則京師有同文館，江南有製造局，廣州有醫士所譯各書，登州有文會館所譯學堂使用各書，上海益智書會又譯印各種圖說，總稅務司赫德譯有西學啓蒙十六種，

傅蘭雅譯有格致彙編，格致須知各書。（論譯書之弊）而當時諸書，有益智書會本，上海排印本，製造局本，金陵刻本，格致彙編本，同文館本，廣州刻本，福州刻本，北京刻本，萬國公報本，山東刻本，廣學會本，稅務司本，小方壺齋本，時務報館本，香港排本，天津學堂本，徐家滙印本，申報館本，自刻本等。

算學……狄考文筆算數學，至赫士新排對數表，二十二種，五十四本。（內二種無有冊數）

重學……艾約瑟重學，至傅蘭雅重學器，四種，一本。（三種無冊數）

電學……傅蘭雅電學，至傅蘭雅電學圖說，三種，八本。

化學……瑪高溫金石識別，至傅蘭雅化學器，十二種，六十八本。

聲學……傅蘭雅聲學，至狄就烈西國樂法啓蒙，三種，四本。

光學……金楷理光學，至傅蘭雅量光力器圖說，五種，六本。（內一種無冊數）

汽學……傅蘭雅水學圖說，至傅蘭雅水學器氣學器，三種，二本。

（內一種無冊數）

西學

- 天學……偉烈亞力談天至傅蘭雅測候器，六種，十本。（內一種無冊數）
- 地學……瑪高溫地學淺釋至李提摩太八星之一總論，九種，十四本。（內一種無冊數）
- 全體學……柯爲良全體闡微至傅蘭雅人乘雙性說，十一種，二十六本。（內三種無冊數）
- 動植物學……□□植物學至傅蘭雅蟲學論略，七種，六本。（內一種無冊數）
- 醫學……傅蘭雅儒門醫學至傅蘭雅治心免病法，三十九種，一百零四本。（內二種無冊數）
- 圖學……傅蘭雅測地繪圖學□□論畫淺說，七種，九本。（內一種無冊數）
- 史志……岡本監輔萬國史記至黎汝謙華盛頓傳，二十五種，八

十二本。（內三種無冊數）

西學書目表著錄（已譯未印者不計）

西政

- 官志……徐建寅德國議院章程，一種，一本。
- 學制……花之安西國學校至花之安教化議，七種，八本。
- 法律……丁韙良萬國公法至□□華英讞案定章考，十三種，八十九本。（內一種無冊數）
- 農政……李提摩太農學新法至傅蘭雅西國養蜂法，七種，五本。（內二種無冊數）
- 礦政……傅蘭雅寶藏興焉至傅蘭雅礦石輯要編，九種，二十六本。（內一種無冊數）
- 工政……偉烈亞力汽機發軔至傅蘭雅滅火器說略，三十八種，七十三本。（內四種無冊數）
- 商政……丁韙良富國策至□□華洋貿易總冊，四種，五本。（總冊每年）

一本

- 兵政……林樂知列國陸軍制至□□哈乞開司槍圖說，五十五種，一百十八本。內五種無冊數
- 船政……金楷理行海要術至傅蘭雅長江圖說九種，二十本。內一種無冊數

雜類

- 遊記……雅蘭布聯盟日記至傅蘭雅歷覽記略，八種，二十一本。內四種無冊數
- 報章……□□中西聞見錄至鳳儀本年西國近事，六種，四十四本。內一種每年四本三種每月一本
- 格致總……艾約瑟西學啓蒙至葉維廉格致新機，十一種，四十一本。內一種無冊數
- 西人議論之書……花之安自西徂東至雷諾揚子江籌防芻議，

十一種，十五本。內三種無冊數

無可歸類之書……傅蘭雅譯書事略至李提摩太百年一覽，十八種，三十三本。內一種無冊數

以上共計三百五十三種八百九十三本。內四十三種無冊數

馬建忠曾議設翻譯書院，未能實行。至西人來華傳教，行醫，亦恆以圖書為鼓吹，而論者病之。自甲午以後，學者多學日語，以譯日本所譯著之書，其淺劣更甚於官局及教會之譯稿焉。自嚴復出，而後譯界又進一步。近世譯才，以復為首稱焉。其譯赫胥黎天演論俱發其凡。嗣譯斯密亞丹之原富，穆勒約翰之名學，斯賓塞爾之羣學肄言，孟德斯鳩之法意，甄克思之社會通詮等書，悉本信達雅三例，以求與晉隋唐明史譯書相頡頏。於是華人始知西方哲學，科學，名學，羣學，法學之深邃，非徒製造技術之軼於吾土。是為近世文化之大關鍵。嚴復之外，若林紓之譯拿破崙本紀，布匿第二次戰紀，特史部之簡本，雖文筆雅潔，實不足與復相比。惟古人口授，紓筆述之法，頗近於古。又其屬文至速，所出小說，不下數百種，亦能使華人知西方文學家之思想結構焉。然隋唐譯經，規模宏大，主譯者外，襄助孔

多，嚴林則惟憑一人之力，彙之作輟不恆，故所出亦至有限，此則近世翻譯事業之遠遜前人者也。

第六章 編纂

自印刷之術行，而書籍之纂輯者衆。兼收四部，彙爲巨帙，或爲類書，或爲叢書，極盛於明清之代，而復興於今。誠文獻學上之大功業也。一曰永樂大典，二曰圖書集成，三曰四庫全書，四曰四部叢刊是也。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何爲而作耶？據春明夢餘錄注謂：「靖難之舉，不平之氣，遍於海宇，文皇借文墨以銷塊壘，此實係當日本意。」似屬可信，其御製序曰：「命文學之臣，纂修四庫之書，及購募天下遺籍，上自古初，迄於當世，旁搜博採，彙聚羣分，著爲奧典，以氣天地之始也。有氣斯有聲，有聲斯有字，故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繫事，揭其綱而目必張，振其始而末具舉，包括宇宙之廣大，統會古今之異同，巨細精粗，粲然明備，其餘雜家言亦皆得以附見。蓋網羅無遺，以存考索，使觀者因韻以求字，因字以考事，自源徂流，如射中鵠，開卷而無所隱。」永樂大典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錄六十卷，明永樂元年一四〇三七月奉勅撰，二年十一月奏進，賜名文獻大成，總其事者，爲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

大學士解搢，與其事者，凡一百四十七人，既而以所纂尚多未備，復命太子少保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篪與搢同監修，與其事者凡二千一百六十九人，於永樂五年十一月奏進。改賜名永樂大典（以上俱見明實錄）併復寫一部，鋟諸梓，以永樂七年十月訖工，（事見明趙友同輯存軒集送禮部員外郎劉公復命序）後以工費浩繁而罷。（見春明夢餘錄）定都北京以後，移貯文樓。嘉靖四十一年，（西一五六二）選禮部儒士程道南等一百人重錄正副二本，命高拱張居正校理，（明實錄）至隆慶初告成，仍歸原本於南京，（舊京詞林志）其正本貯文淵閣，副本別貯皇史宬，（春明夢餘錄）明祚既傾，南京原本與皇史宬副本並燬，至淸修四庫書時，貯翰林院庫者，即文淵閣正本，僅殘缺二千四百二十二卷，顧炎武日知錄以爲全部皆佚，蓋傳聞不確之說。書及目錄共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與原序原表並合。實錄作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卷，明史藝文志作二萬二千九百卷，亦字畫之譌也。考明實錄載成祖諭解搢等稱：「嘗觀韻府回溪二書，（案回溪謂回溪詩韻也）事雖有統，而採摘不廣，紀載太略，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理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爲一書，無厭浩煩，」云云，故此書以洪武正韻爲綱，全如韻府之體，其每字之下，詳列各種書體。亦用顏眞卿韻海鏡源之例。惟其書割裂龐雜，漫無條理，或以一字一句分韻，或析取一篇，以篇

名分韻，或全錄一書，以書名分韻，與卷首凡例，多不相應，乖殊編纂之體。例言是書之作，上自古初，下及近代，經史子集與凡道釋醫卜雜家之書，靡不收采，誠以朝廷制作所關，務在詳備無遺，顯明易考。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繫事。凡天文，地理，人倫，國統，道德，政治，制度，名物，以至奇聞異見，庾詞逸事，悉皆隨字收載。事有制度者，則先制度。（如朝覲郊社宗廟冠婚之類）物有名品者，則先名品。（如龍鳳龜麟松竹芝蘭之類）其有一字而該數事，則即事而舉其綱。（如律字內有律呂法律戒律陽字內有陰陽重陽端陽之類）一物而有數名，則因名而著其實。（如黃鶯鶬鸝竹筠篔簹之類）或事文交錯，則彼此互見。（如宰相平章參知政事太守刺史知府之類）或制度相因，則始末具舉。（如冠服職官歷舉漢唐宋沿革制度之類）包括乾坤，貫通今古，本末精粗，粲然備列。庶幾因韻以考字，因字以求事，開卷而古今之事，一覽可見。

茲間舉其目錄為例：（永樂大典目錄六十卷楊氏連筠簃叢書本）

卷之一……………………宋 事韻 江東 一

卷之二……………………東 江東 二

卷之三……………………東 江東 三

……………………

永樂大典總目舉例

……

卷之六千六百四十四……羌（西羌 諸羌 等）

卷之六千六百四十五……羌（黨項 諸羌 等）

卷之六千六百四十六……羌（事韻 詩文 平羌縣 臨羌縣 伏羌縣） 蜣（事韻）

慶 腔（事韻） 椌 悾 控 矼 涳 岦 髈 䡫 骹 䕭

䡮 䡱 瘗 踥 䨓 硿 挙 倥 蟯 竅

……

……

卷之一萬一千四百九十五……表（表式一）

卷之一萬一千四百九十六……表（表式二 表例 拜表 表體 拜表儀）

卷之一萬一千四百九十七……表（賀登極表 賀位表 賀聖 賀迎 節表）

……………

……………

卷之一萬七千五百五十六……貨 食貨一 漢

卷之一萬七千五百十七……貨 食貨二 漢

卷之一萬七千五百十八……貨 食貨三 漢晉魏隋

……………

……………

卷之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六……篋 釋書大方廣寶篋經

卷之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愜 事韻　愿　慊 事韻　㥦　怯 事韻　㾜

㤲　胠　㰦　䬶　呿　㞗　痃　疚　抾　瘱　𨗗　騡　祛

殎　𩌊　䓉　𨓾　○　燮 事韻　躞

乾隆三十八年，大興朱筠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古書世未見者，請開局使校閱，爲劉

統勳所不喜。欲議寢之，後得于敏中之助。始得入奏。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五朱竹君先生事略又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八經是年二月初六日及二月十一日兩旨允行。四庫提要卷首四十七年，四庫全書告成，得自永樂大典者，凡經部六十六種，史部四十一種，子部一百三種，集部一百七十五種，共四千九百二十六卷。王際華等輯永樂大典採輯目宋元以來所亡之書雖賴以得傳，然當時編檢者尙多。前後往往有鈔出者，漸流布於海內。(1)乾隆元年，全祖望在翰林院，曾與李紱共借大典讀之，取欲見而不可得者，每日各盡二十卷，以所簽分令四人鈔之。鮚琦亭集卷首全祖望年譜又外編卷十七鈔永樂大典記雙韭山房藏書記計鈔出高氏春秋義宗一百五十卷，王安石周官新義十六卷，四庫書錄曹放齋詩說，劉公是文鈔，唐說齋文鈔，史眞隱尙書周禮論語解，二袁先生文鈔袁正齋正獻永樂寧波府志諸書。(2)杭世駿續禮記集說，關於三禮者，悉皆錄出。道古堂文集卷四續禮記集說序(3)乾隆三十八年，錢大昕鈔出宋中興學士院題名一卷。藕香零拾本及武林掌故叢編本(4)嘉慶修全唐文時，大興徐星伯松鈔出中興禮書一百五十卷，宋會要五百卷，元河南志四卷，僞齋錄二卷，藕香零拾本祕書省續到闕書目二卷，續禮書及大元馬政記，廣倉學窘叢書甲類第一集徐氏又鈔出經世大典中之驛站一門原稿今存俄京博物館趙懷玉輯蘇過斜川集，辛啓泰輯稼軒詩文詞佚篇。(5)胡敬鈔出施諤臨安志十六卷，大元海運記一卷。雪堂叢刻本(6)孫爾

準鈔出仇遠山村詞，文廷式輯中興政要，據綺堂叢書二集元高麗紀事，元代畫塑記，大元倉庫記，大元氈罽工物記，大元官制雜記。廣倉學窘叢書甲類第二集（7）繆荃孫鈔出中興十三處戰功錄一卷，中興行在雜買物雜買場提轄官題名一卷，中興東宮官僚題名一卷，宋中興三公年表，曾公遺錄，蘇潁濱年表，藕香零拾本順天志，瀘州志，國清百錄等書。國粹學報四十九期文篇此外如奉天錄，雲自在龕叢書本嘉泰吳興志，宋元兩鎮江志，及邵晉涵錄出之九國志，守山閣叢書本又均經輯出而未進呈者也。

關於重錄本吾所見各冊之本均附重錄各官姓氏職銜爲嘉靖重錄本無疑之厄運，亦有足述者。自移貯翰林院，遂庋於敬一亭，日久頗多殘闕，至修四庫全書時，已缺二千四百二十三卷，嘉慶十五六年，阮元總閱全唐文，曾移置於文穎閣，見阮元跋河南志所附之漢晉洛陽宮城圖藕香零拾本道光八年，重修清一統志，錢儀吉曾奏請重輯大典未盡之書，諭俟統志修畢再議。統志成而西僵兵起，錢亦降官，國粹學報四十九期文篇遂又擱置。咸豐庚申之變，摧殘彌甚，已失舊觀。繆荃孫謂光緒乙亥重修翰林院衙門，庋置此書，不及五千冊。嚴究館人，交刑部斃於獄，而書無着。余丙子入翰林，詢之清神堂前輩云尚有三千餘冊。發已詢云，則有六百餘冊。國粹學報四十九期文篇是則被人零竊者，爲數已不少矣。文廷式有百餘本文氏故後家人求售葉德輝曾見之皆入聲韻見書林清話入第二十一頁義和拳之亂，燬翰林

院，以攻使館之背，大典遂付刼灰。今散於國內者，或爲館人所盜竊，或爲聯軍所分掠，我國固有之物，不得復見於中土，亦文獻之一大劫也。（袁同禮永樂大典考）

現存各卷，就所聞見者，計清末學部發交北平京師圖書館六十册，嗣館中又由書肆購得三册。前教育部存四册，琉璃廠逊古堂亦有二册。民國八九年間，張宗祥主任館事，借傅沅叔葉玉虎及教部本，共重錄新本一册。同時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樸特南博士亦寄贈影印本一册。總計北平圖書館共有七十四册。上虞羅振玉所刊吉石庵叢書中亦有影印本一册。羅氏跋云，辛亥國變，由北京流入海東，爲吾友富岡君撝購得者。（李正奮永樂大典考）梁啓超五册，美京國會圖書館三十三册，康南爾大學五册，英倫博學院六册，牛津大學十二册，劍橋大學倫敦圖書館 (London Library)，倫敦大學附設之東方語言學院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各一册，劍橋大學漢文教授翟理斯 (Herbert A. Gile) 四册，馬登 (Wilfred Merton) 二册，庫壽齡 (Samud Couling) 畢幹 (Thomas Biggan) 各一册。德國漢堡大學二册。柏林私家藏書二册，某書店一册。考龍 (Cologne) 某書店三册。安南漢諾瓦遠東學院 (É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 Havoi) 三册，日本岩崎靜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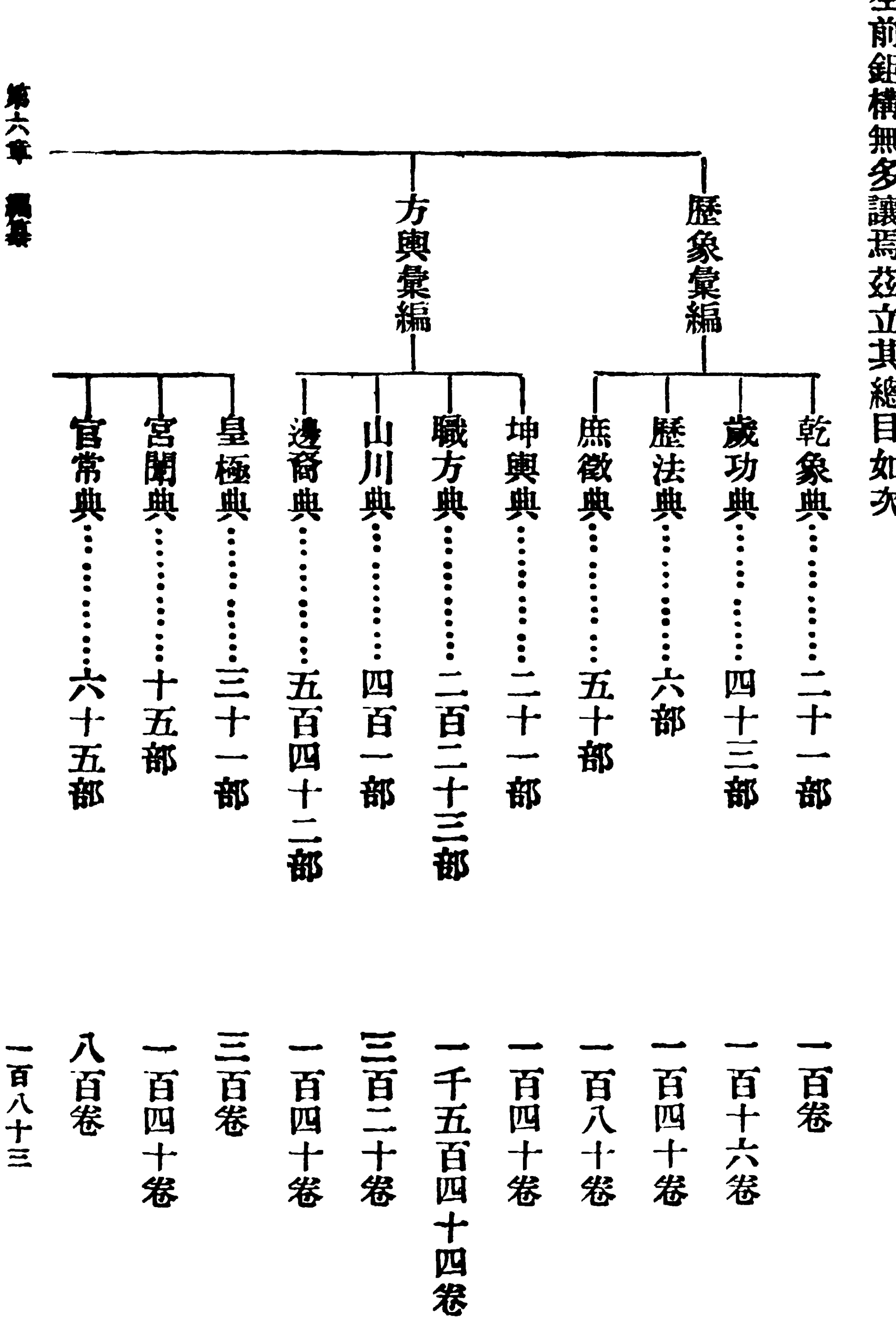
堂文庫十餘冊。（袁同禮永樂大典考）頗爲外人所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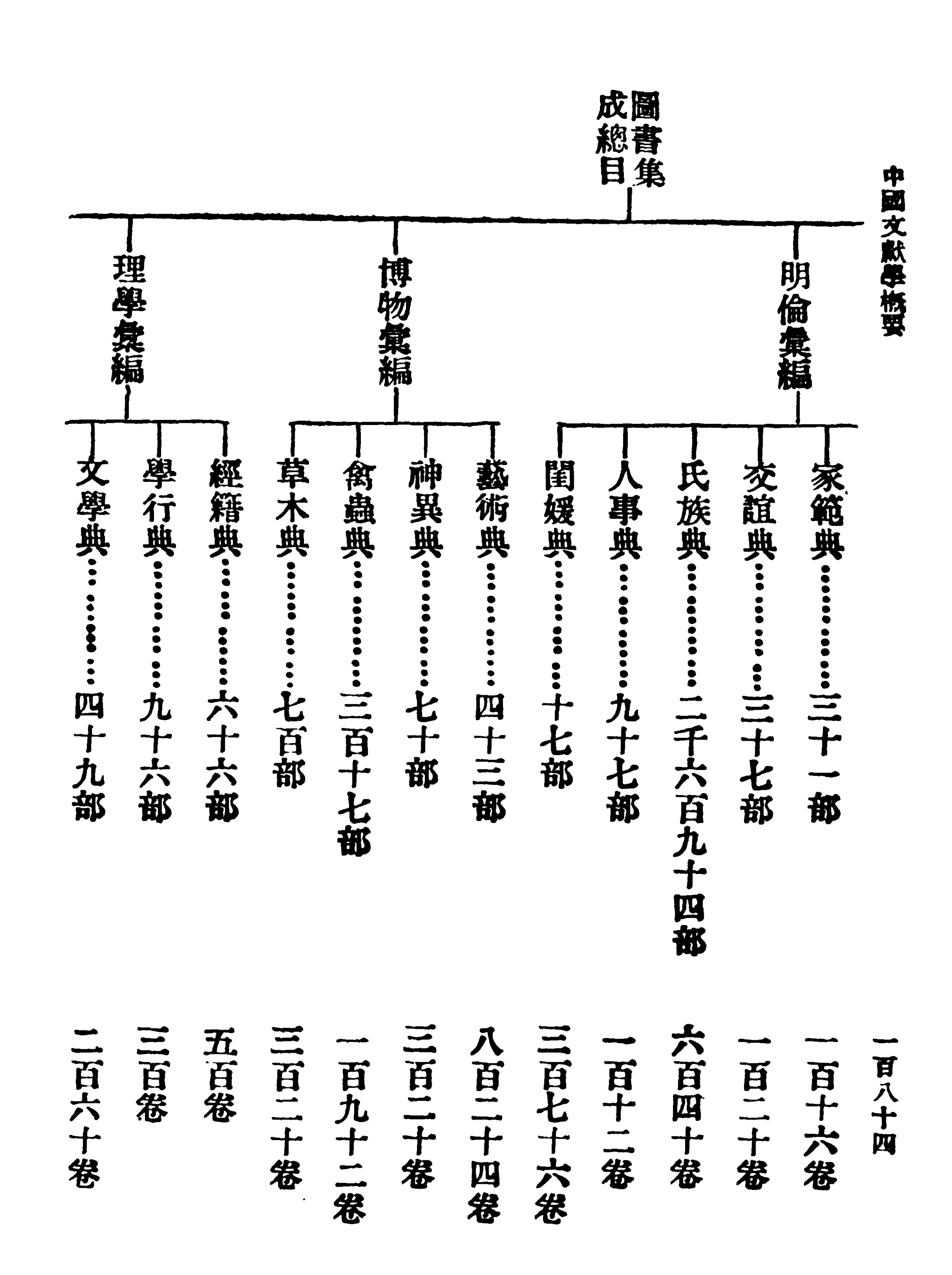
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一書，舊稱蔣廷錫等奉敕撰。雍正御製序：「聖祖命廣羅羣籍，分門別類，統爲一書，成冊府之鉅觀，極圖書之大備，而卷帙浩富，任事之臣，弗克祗承，既多訛謬，每有闕遺，經歷歲時，久而未就。朕紹登大寶，思繼先志，特命尙書蔣廷錫等董司其事，督率在館諸臣，重加編校，窮朝夕之力，三載之勤，凡釐定三千餘卷，增訂數十萬言，圖繪精審，考定詳悉，書成進呈」（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云云。然則其所費心力，蓋亦巨矣。此書初爲陳夢雷侍皇三子誠親王所編，時在康熙三十九年（西一七〇〇）也，四十五年四月書成，名曰彙編者六，爲志三十有二，爲部六千有奇，越十年進呈，賜名古今圖書集成，命儒臣重加編校，十年未就。世宗復命蔣廷錫督在事諸臣成之，編仍其舊，志易爲典。雍正東華錄云：「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癸亥諭，陳夢雷原係叛附耿精忠之人，皇考寬仁免戮，發往關外，後東巡時，以其平日稍知學問，帶回京師，交誠親王處行走。累年以來，招搖無忌，不法甚多，京師斷不可留，著將陳夢雷父子發遣邊外。陳夢雷處所存圖書集成一書，皆皇考指示訓誨，欽定條例，費數十年聖心，故能貫穿今古，彙合經史天文地理，皆有圖記，下至小川草木百工製造，海西祕法，靡不備

具。洵爲典籍之大觀。此書工猶未竣，著九卿公舉一二學問淵通之人，令其編纂竣事。原稿內有訛錯未當者，即加潤色增刪」殿本以聚珍銅字，其圖鐵銅爲之者最佳。陳夢雷字則震，一字省齋，福建閩縣人。未冠，登康熙九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請假歸。會耿精忠叛，徧羅名士，夢雷與焉。謫戍尙陽堡。聖祖東巡盛京，夢雷獻詩稱旨，蒙召還。教授西苑，侍誠親王禁庭，因創是書，御書「松高枝葉茂，鶴老羽毛新。」聯賜之。雍正初，復緣事謫戍，卒於戍所。子孫遂家遼陽。（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百十六又碑傳集四十四）

是書爲編有六：一曰歷象彙編，二曰方輿彙編，三曰明倫彙編，四曰博物彙編，五曰理學彙編，六曰經濟彙編。其編次凡例曰：「法莫大乎天地，故彙編首歷象而繼方輿；乾坤定而成位，其間者人也，故明倫次之；三才既立，庶類繁生，故次博物；裁成參贊，則聖功王道以出，次理學經濟，而是書備焉。」御製序云：「其大凡列爲六編，析爲三十二典，其部六千有餘，其卷一萬。始之以歷象，觀天文也；次之以方輿，察地理也；次之以明倫，立人極也；又次之以博物，理學，經濟，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治國平天下之道，咸具於是矣。故是書之成，貫三才之道，而靡所不賅，通萬方之略，而靡所不究也。海涵地負，集經史諸子百家之大成。前乎此者，有所未備；後有作者，又何以加焉。」其體製之簡嚴贍備，允爲近世

空前鉅構，無多讓焉。茲立其總目如次：




圖書集成總目
明倫彙編
家範典……三十一部 一百十六卷
交誼典……三十七部 一百二十卷
氏族典……二千六百九十四部 六百四十卷
人事典……九十七部 一百十二卷
閨媛典……十七部 三百七十六卷
博物彙編
藝術典……四十三部 八百二十四卷
神異典……七十部 三百二十卷
禽蟲典……三百十七部 一百九十二卷
草木典……七百部 三百二十卷
理學彙編
經籍典……六十六部 五百卷
學行典……九十六部 三百卷
文學典……四十九部 二百六十卷

字學典……二十四部　一百六十卷

經濟彙編

- 選舉典……二十九部　一百三十六卷
- 銓衡典……十二部　一百二十卷
- 食貨典……八十三部　三百六十卷
- 禮儀典……七十部　三百四十八卷
- 樂律典……四十六部　一百三十六卷
- 戎政典……三十部　三百卷
- 祥刑典……二十六部　一百八十卷
- 考工典……一百五十四部　二百五十二卷

以上共計六彙編，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九部，共一萬卷。

曆象彙編四典：(1)乾象典：紀天地，陰陽，五行，日月，星辰，及風、雲、雨、雪、雹等，旁及火與煙。(2)歲功典：紀季節，月令，寒暑，干支，晨昏，晝夜等。(3)曆法典：紀曆法，儀象，漏刻，兼及測量算法，數目等。(4)

庶徵典：紀變異，災荒，夢，謠讖等。

方輿彙編四典：(1)坤輿典：紀土泥，石，砂，汞，礬，黃灰，水冰，泉井，以及歷代輿圖，分畫，建都，留都，關隘，市肆，陵寢，冢墓等。(2)職方典：分紀清代各省府地理。(3)山川典：紀名山大川。(4)邊裔典：紀外國。

明倫彙編八典：(1)皇極典：紀帝王之事。(2)宮闈典：紀太上皇，后妃，宮女，乳保，東宮，皇子，皇孫，公主，駙馬，外戚，宦寺等。(3)官常典紀百官之事。(4)家範典：紀家庭間事，並及宗屬，戚屬，奴婢等。(5)交誼典：紀師友，鄉里，以及社交世態等。(6)氏族典：分紀名姓氏，按韻編次。(7)人事典：紀身體，年齡，名號，命運，感應等。(8)閨媛典：紀婦女之事。

博物彙編四典：(1)藝術典：紀農，醫，卜，星相，術數，以及畫，弈，商賈，傭工，優伶，娼妓之類。(2)神異典：紀鬼，神，釋，道等。(3)禽蟲典：分紀各動物。(4)草木典：分紀各植物。

理學彙編四典：(1)經籍典：紀河圖，洛書，十三經，國語，國策，列代史，通鑑，史學，地志，及諸子，集部，類書，雜著等，大抵偏重於經史。(2)學行典紀人品，學問，名賢，列傳，及游俠，勇力等。(3)文學典：紀文

學典：紀文學總論，名家列傳，及各體文，與詩，賦，詞，曲等。（4）字學典：紀音義，字體，法帖，書法，書家，聲韻，方言，以及筆，墨，紙，硯等。

經濟彙編八典（1）選擧典：紀學校，教化，及取士之科等。（2）銓衡典：紀官制，祿制，封建，及黜陟之法等。（3）食貨典：紀戶口，農桑田制，蠶桑，荒政，賦役，漕運，貢獻，鹽法，雜稅，平準，國用，飲食，布帛，珠玉，金，銀，錢鈔等。（4）禮儀典：紀冠婚，喪祭，朝會，燕饗等禮，而祀典爲最詳。又以服章正名定分，禮所必嚴，亦附及之。（5）樂律典：紀律呂，歌舞，及各種樂器等。（6）戎政典：紀兵制，田獵，兵法，兵略，屯田，馬政，驛遞，兵器等。（7）祥刑典：紀律令及盜賊，牢獄，聽斷，刑制，赦宥等。（8）考工典：紀諸工匠，規矩，準繩，度量，權衡，城池，橋梁，宮室，器用等。

以上各典之大概也。典之下分部，一部之中，復分彙考，總論，圖，表，列傳，藝文，選句，紀事，雜錄，外編等。凡事之大綱，入於彙考；瑣細而亦有可傳者，入於紀事；百家及二氏之書所紀有荒唐難信，及寄寓譬託之辭，臆造之說，錄之則無稽，棄之又疑於掛漏者，則入於外編；議論之純正者，入於總論；議論雖偏而詞藻可採者，入於藝文；麗詞偶句，則入於選句。其雖係聖經之言，而非正論此一事，僅旁引曲喻

偶及之者，或集部所載，有考究未真，頗難入於彙序；議論偏駁，難入於總論；文藻未工，難收於藝文者，則統入於雜錄。疆域，山川，禽獸，草木，器物等藉圖以顯者，則繪圖。星躔，官度，紀元等，非表不能詳者則立表。其關於此部之名人，則載諸列傳。

右述部之下所分細目，非各部皆有，無者闕之。常有者僅爲彙考，總論，藝文，紀事，雜錄諸目。而彙考尤爲編者所重視。一部彙考通常不復分門，然亦有例外。除彙考外，總論與列傳，亦殊重要。如學行典之九十六部中，除聖人部外，有總論而無彙考，而列傳之多者，往往長至數十卷有多至一二百卷者。部之下彙考總論以至外編等十項，是爲各部通例，然亦間有另增者，如經籍典易經部外編之後，有易學別傳十六卷，又如戎政典兵制部附有士卒名流列傳及士卒紀事。（萬國鼎古今圖書集成考略）

四庫全書　乾隆三十八年開設四庫全書館，任皇室郡王及大學士爲總裁，六部尚書及侍郎爲副總裁，然實際任編纂者，乃爲總纂官孫士毅陸錫熊紀昀三人，而紀昀之力尤多。分任編纂之事者不少著名學者，如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官有戴震，邵晉涵，校辨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有姚鼐，朱筠，篆隸分校官有王念孫，總目協勘官有任大椿，副總裁以下，無慮三百餘名。該書至乾隆四十七年告

竣。總計存書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萬九千七十卷，存目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萬三千五百五十六卷。所謂存書，乃著錄于四庫者。存目，乃僅錄其書目而已。四庫書館編纂之主旨，採六種方法：第一爲敕撰本：自清初至乾隆時，依勅令所編纂者。第二內府本：乃康熙以來自宮廷收藏者，凡經史子集存書約三百二十六部，存目凡三百六十七部。第三永樂大典本：存書存目凡五百餘種，其著名於當時者，如舊五代史，續資治通鑑長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嶺外代答，諸蕃志，宋朝事實等。第四爲各省採進本：命總督巡撫等進獻其地方遺書，採書最多者爲浙江，最少者爲廣東，湖北，湖南，山西，陝西次之，據浙江採集遺書總錄，總數四千五百二十三種，五萬六千九百五十五卷，不分卷者二千九十二册。第五私人進獻本：係當時著名之藏書家所進獻，知名於清初者，如浙江寧波范氏之天一閣，慈谿鄭氏之二老閣，杭州趙氏之小山堂，嘉興項氏之天籟閣，朱氏之曝書亭，江蘇常熟之述古樓，崑山徐氏之傳是樓等。四庫館令此等藏書家之子孫進獻之，約以進獻之書謄寫後即付還，因之地方藏書家進獻頗多。一人送到五百餘種以上者，朝廷各賞圖書集成一部，百種以上賜以初印之佩文韻府一部。第六通行本：乃世間流行之書籍。約以上諸端，乾隆時編纂之四庫全書，實爲中國書籍之蒐集史

上空前之偉觀。造文淵閣於北京紫禁城內，造文源閣於圓明園，文溯閣於奉天，文津閣於熱河，爲貯藏之所，此稱內廷四閣。文淵閣建造式仿浙江范氏天一閣爲之。當全書告成之後，又命建文匯閣於江蘇揚州之大觀堂，文宗閣於鎮江金山寺，文瀾閣於浙江杭州聖因寺之行宮，亦各藏四庫全書一部，此稱江浙三閣，聽學者皆得閱覽抄錄。七閣之中，今日尙儼然全者，惟文源文淵文溯三閣，他如文宗文滙二閣，亡於太平之兵亂，文源閣燬於火，文瀾閣昔多散亡，現又補完云。（略依清朝全史）民國十四年經北政府國務會議議決奉臨時執政命令撥付文津閣全書，移滬交商務印書館影印，訂立契約，精密估計，將實行矣。適戰事發生，交通阻滯，因而中輟。本年奉天省府又有印刷全書，並續修四庫書之宣言，然工程浩大，非一朝一夕所能爲力，他日畢事，亦我國文獻學上之一大功業焉。

四部之名，起於晉初。四庫之名，則始於唐。全書之名，始於趙宋，盛行於明代，清初猶沿明代風氣，故用全書之目。四庫全書之名由乾隆帝取定，其編纂原因，就表面言，約有三端：（1）周永年先唱儒藏說，提倡集合儒書，與釋藏道藏鼎足而三。（2）乾隆帝繼下詔求遺書，令通省督撫學政，搜集名著，彙送京師，寓禁於搜。（3）朱筠王應綵復奏請採辨永樂大典，主張擇取其中散片，各自成書。就實際

言，則乾隆帝一人之私意而已。其作用甚多：(1)當時學人經康雍兩朝慘酷之文字獄，排滿之心較前益烈，乾隆帝既屢舉博學鴻詞，以網羅文章之士，又開館修書以招致著書守道之人，使之耗精敝神於尋行數墨之中，以安其反側。(2)唐之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宋之太平御覽，册府元龜，明之永樂大典，皆巨製也。既有康熙帝之古今圖書集成，足以比擬前朝矣。乾隆帝乃欲結集一空前之大叢書，以期壓倒一切。(3)清以滿族入主中國，漢人反對，勢所必然，排滿學說，散布民間，爲清廷一大患。乾隆帝欲藉求書之名，行焚書之實。(4)滿人智識程度，遠在漢人之下，乾隆帝欲集漢人數千年之書，俾滿人得遍觀而盡識，以增加其抵抗力。(5)宋學家空言義理，至明末而厭之者已多。清初標榜宋學者，又多屈事北庭，愈失社會上之信仰。康雍兩朝，雖極力獎勵，而終不能得多士之心。乾隆帝卽迎合此潮流，開館編書，以牢籠當時旭日初升之漢學派。(6)類書專供詞章家之撫採，不獨漢學家惡其蕪雜，卽宋學家亦鄙其浮華，故當時實爲類書時代告終之期，而進於求讀原書之新時代。乾隆帝卽迎合此潮流，彙集原書，以滿足讀書界之欲望。(7)當時漢學家既一面研究經史，一面考訂古書，此外復將舊類書中散見之各種古書，裒輯成帙，各還原本，故輯佚書之風氣，披靡一時。乾隆帝卽迎

合此潮流，採辦永樂大典，以收拾當時閉戶著書之學者。(8)乾隆帝卽位以來，鄂爾泰張廷玉兩派，黨爭甚烈，鄂爾泰人頗方正，力持大體，張廷玉人略圓通，陰承意旨。乾隆帝雖陽排朋黨，然始終實左袒張氏，編纂全書之議起，于敏中極力主張，劉統勳則極端反對，蓋劉得鄂之方嚴，于爲張之嫡派，乾隆帝卒用于議，下詔開館，抑方正而奬圓通。(四庫全書答問)

是書以經史子集提綱列目，經部分十類，史部分十五類，子部分十四類，集部分五類，或流別繁碎者，又各析子目，使條理分明。

是書卷帙浩繁，編纂非易，校讎次第，取舍提要，俱有別裁。茲就其纂輯原意，總括如次：

部次銓配　我國典籍著錄，自隋志以下，門目大同小異，互有出入，亦各具得失。茲編擇善而從，頗有改進。如詔令奏議，文獻通考入集部，茲以其事關國政，詔令從唐志例入史部，奏議從漢志例亦入史部。東都事略之屬，不可入正史，而亦不可入雜史者，從宋志例立別史一門。香譜鷹譜之屬，舊志無所附麗，强入農家，茲從尤袤遂初堂書目例立譜錄一門。名家墨家縱橫家歷代著錄，各不過一二種，難以成帙，茲從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例併入雜家爲一門。又別集之有詩無文者，文獻通考別立詩

集一門，然則有文無詩者，何不別立文集一門，多事區分，徒滋繁碎，茲從諸史之例，併爲別集一門。又兼詁羣經者，唐志題曰經解，則不見其爲羣經；朱彝尊經義考題曰羣經，則不見其爲經解；徐乾學通志堂所刻，改名曰總經解，何焯又譏其杜撰，茲取隋志之文，名曰五經總義。凡斯之類，意在務求典雅。鄭樵通志藝文略多分子目。（焦竑國史經籍志仿通志）頗以餖飣爲嫌，茲酌乎其中，惟經部之小學類，史部之地理，傳記，政書三類，子部之術數，藝術，譜錄，雜家四類，集部之詞曲類，流派至爲繁夥，端緒易至茫如。約分小學爲三子目，地理爲九子目，傳記爲五子目，政書爲六子目，術數爲七子目，藝術譜錄，各爲四子目，雜家爲五子目，詞曲爲四子目。使條理秩然。又經部之禮類，史部之詔令奏議類，目錄類，子部之天文算法類，小說家類，亦各約分子目，以便尋檢，其餘瑣節，概爲刪節。古來諸家著錄，往往循名失實，配隸乖宜，不但崇文總目，以樹萱錄入之種植，爲鄭樵所譏已也。是編考校原書，詳爲釐定，其與前人不同者，如筆陣圖之屬，舊入小學類，茲以論六書者入小學，其論八法者，不過筆札之工，則改隸藝術。羯鼓錄之屬，舊入樂類，茲以論律呂者入樂，其論管絃工尺者，不過世俗之音，亦改隸藝術。左傳類對賦之屬，舊入春秋類，茲以其但取儷詞，無關經義，改隸類書。孝經集靈舊入孝經類，穆天子傳舊入起居注

類，山海經，十洲記舊入地理類，漢武帝內傳，飛燕外傳舊入傳記類，茲以其或涉荒誕，或涉鄙猥，均改隸小說。他如揚雄太玄經舊入儒家類，茲改隸術數。俞琰易外別傳舊入易類，茲改隸道家。又如倪石陵書名似子書而實文集，陳埴木鍾集名似文集而實語錄，凡斯之流，並一一考核。

著錄先後　漢書藝文志以高帝文帝所撰雜置諸臣之中。隋書經籍志以帝王名冠本代，茲編從隋志例，其餘概以登第之年，生卒之歲爲之排比。或據所往來倡和之人爲次。無可考者，則附本代之末。釋道閨閣，亦各從時代，不復區分。宦侍外國之作，亦隨時代編入。諸書次第雖從其時代，至於箋釋舊文，則仍從其所註之書，而不論作註之人。如儒家類明曹端太極圖述解以註周子之書，則列於張子全書前；清李光地註解正蒙，以註張子之書，則列於二程遺書前是也。他如史記疑問附史記後，班馬異同附漢書後之類，亦同斯例，以便參考。至於汪晫所輯之曾子，子思子，則仍列於宋，呂柟所輯之周子鈔釋諸書，則仍列於明，蓋雖裒輯舊文，而實自爲著述，與因原書而考辨者，理固不相同也。

爵里敘述　歷代敕撰官書，如周易正義之類，承詔纂修，不出一手，但記其成書年月，任事姓名，而不縷述其爵里。又如漢之賈，董，唐之李，杜，韓，柳，宋之歐，蘇，曾，王以及韓，范，司馬諸名臣，周，程，張，朱諸

道學，其書並家弦戶誦，皆能知其爲人，其爵里亦不復贅。至一人而著數書，分見於各部中者，其爵里惟見於第一部，後但云某人有某書已著錄。如二書在一卷之中或數頁之內，易於省記者，則第二部但著其名。

眞僞辨證　七略所著古書，即多依托，班固漢書藝文志註可覆案也。遞流洎於明季，譌妄彌增，魚目混珠，猝難究詰。是編皆一一考核，斥而存目，兼辨證其非。其有本屬僞書，流傳已久，或掇拾殘剩，眞贋相參，歷代詞人，已引爲故實，未可概爲捐棄，則姑錄存而辨別之。大抵灼爲原帙者，則題曰某代某人撰。其踵誤傳譌，如呂本中春秋傳，舊本稱呂祖謙之類，其例亦同。至於其書雖歷代著錄，而實無一可取，如燕丹子陶潛聖賢羣輔錄之類，已知其妄者，則亦存目，不登。

登錄條例　茲編採錄，惟離經畔道，顛倒是非者，掊擊必嚴，懷詐挾私，熒惑視聽者，屏斥必力，至於闡明學術，各擷所長，品隲文章，不名一格。九流自七略以來，即已著錄，然方技家遞相增益，篇帙日繁，往往僞妄荒唐，不可究詰。抑或卑瑣微末，不足編摩。茲但就四庫所儲，擇其稍古而近理者，各存數種，以見彼法之梗概。其所未備，不復搜求。蓋以闡聖學明王道者爲主，不以百氏雜學爲重也。文章流

別，歷代增新，古來有是一家，卽應立是一類，作者有是一體，卽應備是一格，斯協於全書之名，故釋道外教，詞曲末技，咸登簡牘，不廢蒐羅。然二氏之書，必擇其可資考證者，其經懺章咒，一字不收，宋人朱表靑詞，亦概從删削，其倚聲塡調之作，如石孝友之金谷遺音，張可久之小山小令，並從屛斥。是以編輯雖富，而謹持繩墨。

提要原則　四部之首各冠以總序，撮述其源流正變，以挈綱要。其四十三類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詳述其分併改隸，以析條目。如其義有未盡，例有未該，則或於子目之末，或於本條之下，附註案以明通變之由。所刊各書，各撰爲提要，分之則散弁諸編，合之則共爲總目。每書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之得失，權衆說之異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詳爲訂辨，巨細不遺，而合以學術之醇疵，國紀朝章之法戒，亦未嘗不各昭彰癉，用著勸懲。因主於考訂異同，別白得失，故辯駁之文爲多。然大抵於衆說互殊者，權其去取，幽光未燿者，加以表章，至於馬班之史，李杜之詩，韓柳歐蘇之文章，濂洛關閩之道學，定論久孚，無庸更贅一語者，則但論其刊刻傳寫之異同，編次增删之始末，著是本之善否而已。若如龔翊楊繼盛之文集，周宗建黃道周之經解，則論人而不論其書。耿南仲之說

易，吳幷之評詩，則論書而不論其人。凡茲之類，略示變通，一則表章之公，一則節取之義也。至姚廣孝之逃虛子集，嚴嵩之鈐山堂詩，雖詞華之美，足以方軌文壇，而廣孝則助逆興兵，嵩則怙權蠹國，繩以名義，匪止微瑕。凡茲之流，並著其見斥之由，附存其目。（以上諸條並根據四庫總目凡例）

四部叢刊　是書爲上海商務印書館刊行，經始於民國八年己未，至十一年壬戌告畢，現代編纂國學書中惟一之偉業焉。較之永樂大典圖書集成等俱爲迅速，主旨一貫，無前後易手錯出之弊。印行四部叢刊啓云：「自咸同以來，神州幾經多故，舊籍日就淪亡。蓋求書之難，國學之微，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上海涵芬樓留意收藏，多蓄善本。同人慫恿影印，以資津逮。間有未備，復各出公私所儲，恣其搜擥，得於風流闃寂之會，成此四部叢刊之刻，提挈宏綱，網羅巨帙，誠可云學海之巨觀，書林之創舉矣。」其「昌明國故」之意，與昔日帝王之「籠牢人心」者，又有間矣。茲舉其特點如次：

切實用　自昔編纂巨帙，或以存古爲主，或以瑣屑爲意，故其包涵所及，往往鮮裨實用。是編能卻其弊，力趨應用方面。其刊啓云：「彙刻羣書，昉於南宋，後世踵之，顧其所收，類多小種；足備專門之流覽，而非常人所必需。此其所收，皆四部之中，家絃戶誦之書，如布帛菽粟，四民不可一日缺者。」又

例言云：「是編衡量古今，斟酌取捨，幾經詳審，始得成書。蓋於存古之中，兼寓讀書之法，不第如顧千里所云叢書之意，在網羅散佚而已。」可謂善矣。日人神田喜一郎論四部叢刊云：「四部叢刊之刊行，實爲有裨學界之壯舉。吾輩學生，無不同感此福音。今讀其預定書目，大旨合於出版之主旨。四部中重要書籍，已網羅俱盡。」又武內義雄四部叢刊說云：「四部叢刊，實爲中國空前之一大叢書。全部有二千餘册之多，非以前叢書可比。即其選擇之標準，亦與向來叢書全然不同。所收之本，悉爲吾輩一日不可缺之物。如經部收十三經單注本及大戴禮，韓詩外傳，說文等；史部收二十四史，通鑑，國語，國策。而如同一普通之叢書，如通志堂經解，經苑正續，皇清經解，九通，全唐文，全唐詩等，則一切不採。」（支那學一卷四號）頗爲有見。

擇善本　是編刊行，最重善本，蓋所以辨章學術，明白源流者也。刊啓云：「書貴舊本，昔人明訓，麻沙惡槧，安用流傳，此則廣事購借，類多祕帙。」例言云：「宋元舊刻，固盡善盡美，但閱世既久，非印本模糊，即短卷殘葉，在收藏家固不以爲病，而以之影印，則多遺憾。明嘉隆以前，去宋元未遠，所刻古書，儘多善本，即顧亭林亦不非薄之。況今又閱三四百年，宜求書家珍如拱璧矣。茲之所採，多明人之

覆影本取其字跡清朗，首尾完全，庶學者引用，有所依據。非有宋元本而不貴，貴此虎賁中郎也。」又云：「板本之學，為考據之先河，一字千金，於經史尤關緊要。茲編所采錄者，皆再三考證，擇善而從。如明徐氏仿宋刻本三禮，明人翻宋岳珂本九經，徐刻周禮，不如岳本之精；岳刻儀禮，又不如徐本之善。皆非逐一細校，不能辨其是非。其他北宋本失傳之書，賴有元明人翻本，轉出南宋本之上者。若僅以時代先後論之，則不免於盲人道黑白矣。本編於此類頗用苦心，非泛泛侈言存古也。」武內義雄以為最可注意者，選擇原本極為精細，於宋元明初之舊刻，或名家手校本中，務取本文之尤正確者，遂淸考證家精究版本，由是靡然從風。宋元無論矣，即麻沙本及精本之殘卷零葉，靡不寶貴。四部叢刊之印，不效普通收藏家之所為，但以時代之先後為尙，以為翻刻北宋本之明本，優於南宋或元槧本。同一明本，以徐刻之仿宋三禮，與明翻之宋岳珂九經比較，以為周禮岳本勝徐本，儀禮徐本勝岳本。各自擇善而從，此其可喜者也。然神田喜一郎則頗以為疎云：「其選擇底本，尙為適當。論吾人得隴望蜀之願，則如此巨構，於一底本之選擇，尤宜格外注意。例如羣書治要不用日本元和二年刊本，而用有顯然臆改形迹之天明七年尾張藩刊本，注意似有未周。弘明集廣弘明集之用明汪道昆本，法

苑珠林之用明徑山寺本，稍稍近似，實則當用高麗藏本。世說新語用明嘉趣堂本，亦未爲美善，是應用日本圖書館之南宋本，或其翻刻之官版本。楊誠齋集爲繆氏藝風堂影宋寫本，想由日本圖書館所有之宋端平刊本影寫而來，亦不如直用端平本之爲愈。古文苑用二十一卷本亦爲非宜，想因章樵注故，然不如用孫巨源原本之九卷爲佳。」（支那學一卷四號）吾友范希曾君亦謂：「四部叢刊所據聚珍版皆取原本固佳，然未采覆本新增拾遺附於其後，猶有小憾。謂此非當事諸公疎處不可也。」（四部叢刊書錄）

案語　雖切中其失，然一眚不足以掩大德也。

存眞本　存眞之義有二：原書完帙，首尾兼備，一也；不失典型，絲毫逼眞，二也。刊啓云：「明之永樂大典，清之圖書集成，無所不包，誠爲鴻博，而所收古書，悉經剪裁，此則仍存原本。」此其一也。例言云：「是編悉從原書影印，一存雖無老成，尙有典型之意，一免書經三寫，改魯爲魚之訛。卽影印縮小，取便巾箱，必將原版大小寬狹，准工部尺詳載卷首，以存古書面目。」又云：「茲編所錄，有宋元明初舊刻本，有名家影寫宋元本，至於名人校本，有益本書，實非淺鮮，附印卷後，爲校勘記。或有硃墨兩筆校者，則用套版印法，以存其眞。」此其二也。武內義雄所云：「卽其原狀影印，絲毫不加移易，故原書

之面目依然，而誤字除原本外，決無增加之慮。舊本之翻刻，如有名之士禮居叢書，時有改小原版，移動行款之嫌。四部叢刊則必影照原本，泯魯魚之弊。名人校勘有裨本書者，悉附卷末。校勘用硃墨兩筆者，亦分刷兩次，以存其眞。惟以規爲一定寸分之故，間將原本略爲縮小，亦必詳記原版之寬狹大小於卷首，務不失其典型，此亦是書之勝處。」（支那學一卷四號）誠高出於校印者矣。

勻銓配　本編依張海鵬墨海金壺之例，僅以經史子集爲綱領，其次第則依四庫全書提要，四庫分類，時有失當，茲編不復有所出入，從人人習見也。然四部之書，浩如煙海，茲編乃述其急要者登之，經部漢宋學派分途，宋有通志堂經解，經苑，漢有皇清經解，皇清經解續編等書，久已家藏戶編，概不泛收。史則正史編年地理外，取別雜傳載之最古者。子則九流十家，取其古雅而非出僞託者。詩文集，則取其已成宗派者。（如漢魏六朝初唐四傑李杜韓柳元白溫李皮陸宋之歐梅蘇黃朱陸陳葉范陸眞魏金之遺山元之虞楊范揭明之朱劉陽明唐歸或詩箋文或理學支分派別門戶高張但取其初祖二三家以概餘子）明祁承㸁藏書約論鑒書云：「垂於古而不可續於今者經也，繫於前代而不及於前代者史也，日亡而日佚者子也，日廣而日益者集也。」此我國四部書流行自然之趨勢，可爲定則者也。四部叢刊選擇稿本頗能本此原則以推求之。經部無論已，其史子集三部，俱有損益（1）

史部藝文經籍諸志以及古今官私書目，所以辨章古今之學術，稽考典籍之存亡，別爲一編單行，不錄一部；金石一類，亦取此例。（2）子部中算術兵書醫經，在古人爲專門之學，在今日有專科之書，作者層出不窮，後來或更居上。茲編但取其初祖數種著錄，以爲學者導源星宿之資；亦兼取其文辭典奧瑰奇，足以沾溉後學者，雖非窺豹全斑，要可嘗鼎一臠。（3）集部初意斷自朱明，不涉近代，繼思有清一朝文學，實後進之津梁，張之洞謂：「讀書門徑，必須有師，師不易得，則以國朝著述名家爲師。」茲編採及近人，亦猶張氏之意也。至於史部中之通典，通志，通考；類書中之太平御覽，册府元龜，集部中之全唐文，全唐詩；皆以卷帙繁重，宜別單行，概不闌入。（四部叢刊例言）此四部書籍銓配之大要也。

四部叢刊部次
- 經……自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周易（上海涵芬樓藏宋刊本）至宋陳彭年等重修廣韻（海鹽張氏涉園藏守刊巾箱本）二十五種，八十三册，三百八十五卷。
- 史……自晉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武英殿本）至唐劉知幾史通（上海涵芬樓明張鼎思刊本）四十六種，九百三十四册，三千九百五十卷。
- 子……自魏王肅注孔子家語（江南圖書館藏明刊本）至宋張君房雲笈七籤（上海涵芬樓藏

明眞清館刊本五十九種，二百六十八冊，七百八十二卷。（內一種無卷數）

集……（1）別集自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注楚辭（江南圖書館藏明翻宋本）至清曾國藩曾文正公詩文集（上海涵芬樓藏原刊本）一百九十二種，一千四百八十八冊，五千四百九十一卷。（2）總集自六臣注文選（上海涵芬樓藏宋刊本）至元楊朝英朝野新聲太平樂府（烏程蔣氏密韻樓藏元刊本）三十六種，二百零六冊，九百十四卷。共二百十八種，一千六百九十四冊，六千四百零五卷。（內三種無卷數）

以上共計三百四十八種二千九百七十九冊，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二卷。（內正史別行）

至其甄采之材料，則以商務印書館年內蒐集珍祕之涵芬樓藏本爲主。餘則自江南圖書館，（今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北平圖書館，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江安傅氏雙鑑樓，烏程劉氏嘉業堂，江陰繆氏藝風堂，無錫孫氏小綠天，長沙葉氏觀古堂，烏程蔣氏密韻樓，南陵徐氏積學軒，上元鄧氏羣碧樓，平湖葛氏傳樸堂，閩縣李氏觀槿齋，海鹽張氏涉園，嘉興沈氏，德化李氏，杭州葉氏等名家祕笈，選擇採錄。得宋

本三十九，金本二，元本十八，影宋寫本十六，影元寫本五，校本十八，明活字本八，高麗舊刊本四，釋道藏本二。餘亦皆出明清精刻。武內義雄云：「清藏書家以吳縣黃丕烈爲第一。黃氏之書，後移於汪士鍾之藝芸精舍。汪沒，歸常熟瞿子雍，聊城楊紹和，晚近則陸心源之皕宋樓，丁丙之八千卷樓，兩家藏書，稱與瞿楊相頡頏，四部叢刊中收採尤多。至江南圖書館藏書，即八千卷樓之物，而鐵琴銅劍樓亦多精本，故瞿丁兩家之尤者，大多網羅其中。惟楊氏之書，則一不入選。陸氏舊本，惟擬翻印一種，斯爲憾事。是則得瞿丁兩家之影本亦不可謂非幸福。而况藝風堂觀古堂之書，傳增湘劉承幹有名之祕本，均得藉此書以見之，尤爲無上之眼福。」（支那學一卷四號）誠爲確論。

四大編纂

- 類書
  - 永樂大典
    - 時間：永樂元年至五年（1403–1407）
    - 數量：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錄不計）
  - 古今圖書集成
    - 時間：康熙三十九年至雍正四年（1700–1726）
    - 數量：一萬卷

叢書
- 四庫全書
  - 時間…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七年(1773–1783)
  - 數量…七萬九千七十卷(存目不計)
- 四部叢刊
  - 時間…民國八年至十一年(1919–1922)
  - 數量…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二卷

第七章　刻印

印刷與學術　印刷術之發達與否，其關係於文化學術者甚鉅，文化學術之昌興，端賴印刷以流傳，此人所共知也。雖然，亦有數弊焉。我國自唐以前，所有書籍，莫不手鈔，晉魏六朝無論矣，唐宋之間，鈔錄之風猶盛。唐柳仲郢廐無名馬，衣不熏香，退公布卷，不捨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以來南北史再鈔，手鈔門分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又精釋典，瑜珈智度大論皆再鈔，自餘佛書，多手記要義，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舊唐書本傳　此可謂書籍傳寫時代之代表人物，其辛勤勞苦，可以知矣。自唐至五代，雕版印行，大省傳錄之勞，時間物力，兩有裨益，誠不可謂非吾國文化學術界上之福音焉。而其弊之所在，約有二端：

校刊不精　葉石林曰：「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詳精。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

於得書，其語習亦因滅裂。然版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版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文獻通考）陸深曰：「近日毘陵人用銅鉛爲活字，視版印尤巧便，而布置間訛謬尤易。」（金臺紀聞）亦自然之情勢也。蘇東坡曰：「上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賤之人好惡多同，從而和之，遂使古書日就舛訛。」（仇池筆記）周煇曰：「印版文字，訛牴爲常，蓋校書如掃塵，旋掃旋生。」（清波雜志）宋距五代不遠，其時印本初行，校刊不精已如是，矧後世以訛傳訛，其誤當益多矣。

讀書不勤　近人有言，古書自篆籀變而爲隸，竹簡變而爲縑帛，縑素變而爲紙，紙變而爲摹印，摹印便而書反輕。後生童子，習見以爲常，與器物等，藏之者祗美觀而已。由是可知書益多得益易，讀者益寡，而藏者獨多。以故後世藏書之家，倍於古人，則或剽竊古人以爲己有，而讀書者之精益宏博，宋不如唐，唐不如漢。學術興衰，此亦其一也。蘇東坡曰：「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轉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人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李氏山房藏書記）則其由來久矣。

以上兩者，實為我國學術界之一大變動，自唐以前，多大儒學者，思想之淵深，學問之該博，俱勝宋以後人，是可見學術之消長，不僅視工具之利鈍，全賴學者努力之結果何如耳。然版籍之傳於今，亦尠矣，近世所尙，活版為捷，過此以往，鏤版將殄絕，舊籍零落灰燼，遺傳殘闕，則訛誤勿正。著書之家，朝成一編，暮登諸版，活版之書，行遍天下，書益多則得益易，而讀者不知愛寶，任其散佚，此又國學之一大變焉。

刻印溯原　吾國書籍，代有進化，由竹木而帛楮，由傳寫而石刻，便民垂遠，其法夥矣。概括言之，約有三期：第一期為刊石，第二期為鏤板，至於活字行用，為第三期。活字之製，或以泥，或以木，或以鉛，或以銅，則又隨時代而不同。自此以外，則有石印影印之法，較之前者，益為便利矣。茲分別述之如次：

刊石　刊石始自漢之一字石經。其功用在校正經典文字異同。後漢熹平四年（西一七五）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後漢書蔡邕傳）此為刊石之始，其碑高一丈，廣四尺，凡七十三碑，至晉而殘毀已多。陸機洛陽記云：「書易公羊二十

八碑，其十二毀，論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毀。」自後魏徙之鄴，隋徙之長安，唐初石之亡者十九，而拓本猶存，隋書經籍志云：「一字石經周易一卷，尚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傳九卷，論語一卷，」洎元時尙有存者，黃溍亦嘗見之。淸乾隆時，黃易復得拓本一百二十七字，是爲漢石經之僅存於今者。三字石經，乃刊於魏正始中，具古篆隸三體。戴延之西征記云：「國子堂前有刻碑，南北行，三十五版，表裏書春秋經，尙書二部，大篆隸科斗三種字。碑長八尺，今有十八版存，餘皆崩。太學前石碑四十版，亦表裏隸書尙書，周易，公羊傳，禮記四部，石質觕；多崩敗。」則三字石經自晉後已多殘缺，迨隋時而拓本所存，尙書九卷，春秋三卷。隋志 至唐而祇存尙書古篆三卷，左傳古篆十二卷。唐志 至宋而殘碑散失，或以爲砧，或燬諸火，歐陽修集古錄 此魏刊石之可考者。晉裴頠爲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則晉時亦有刊石。迨王彌劉曜入洛，石經殘毀，浸夷至於後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爲洛州刺史，取以建浮圖精舍，遂使吉金貞石，頹落蕪滅。神龜之初，崔光奏請明帝料閱碑牒所失，次第繕修補綴，竟不能行，石經既毀，典籍益以譌謬。唐開成初，鄭覃奏請召宿儒與學，校定六籍，準漢故事，立石太學，而喪亂之後，師法寖失，立石數十年後，名儒皆不之窺，以爲蕪累。其譌謬竄亂之文且千百，顧炎

武嘗撰石經誤字以正之，可考見也。五季之亂，孟氏保有劍南，百度草創，取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刊石，以資學者，世謂之後蜀石經。宋晁公武嘗取後唐長興鏤板本校之，有石經考異，以校經文之不同者。同時張㚟有石經注文考異，以校注文之不同者。至是刊石與鏤板，方有所讐校。宋仁宗命國子監取詩，書，易，周禮，禮記，春秋，孝經，刻石兩楹，一行篆字，一行眞字，是爲宋刻石經。南渡之亂，蕩然無存。然自唐而宋，刊石之異同寖多，莫衷一是。宋初以長興板本爲正，頒布天下，謂唐刻石本弗精，收向日民間所用刻石本，因是板本中有刊誤者，無由參校，雖知其謬，猶以爲官既刊定，難以獨改。（郡齋讀書記）其時考古之士，則視漢石經有如異寶，故書壁所藏，殘編斷刻，收拾無遺。於是胡元質得一字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得三字石經八百一十九字，鐫石錦官之西樓。洪适輯隸辨，以所得漢石經尚書，儀記，公羊，論語千九百餘字，鐫之會稽蓬萊閣中，凡八石。蘇望得魏三體石經左氏傳拓本，取其完好者刻之，凡八百一十九字。是爲私家刻石經之始。蓋自鏤板既行，異同百出，譌誤莫正，學者之風尚，一返諸信古，此私家刊石之所由來也。南渡而後，高宗寫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左傳全帙，又節禮記，中庸，儒行，大學，經解，學記五篇，刊石成均，謂之御書石經。蒙古南下，臨安不守，用元僧楊璉眞珈之言，將取御書石經

諸碑爲浮圖臺，杭州推官申屠致遠力爭而止。然由是而諸碑殘缺。逮有明正德時，巡按御史吳訥收拾遺佚，得易八碑，書七碑，詩十碑，春秋四十有八碑，論孟中庸十有九碑，徙置櫺星門北，國變後，則易亡其八碑，書亡其一碑。石經自宋以後傳寫益歧，考古者，不復有異同之辨，第賞其書法而已。（黃節版籍考）

鏤板　鏤板之興自隋始。開皇十三年（西五九三）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板，（陸深河汾燕間錄）此爲印書之始。特其時崇奉釋教，所印者蓋浮圖經像，未及概雕他籍，故唐時復有選五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館鈔書之舉。柳玭訓序言：「在蜀時常閱書肆，鬻字書小學，率雕本。」可見當時字書小學，僅見雕本，已爲奇觀，而經傳猶用傳鈔，未有鏤板。後蜀毋丘儉刻文選初學記，其時鏤板亦尙未至於經籍也。後唐馮道李愚奏吳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類絕多，終不及經典，足見鏤板之興，自隋越唐，僅鏤字書小學文選初學記諸書，而不及經典，亦以經典者立於學官，傳於博士，慮以鏤板故至犯異同耳。唐長興間，馮道等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是爲經籍鏤板之始。然其時鏤板雖興，而九經雕印未徧也。漢乾祐初，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則九經之缺良多，而傳鈔之本未廣，迨周廣順間進板印九經，而九經之鏤板始備。傳鈔之本，悉依鏤板，既見之長興新令，嗣後九經鏤板頒行，而傳鈔之本

無堅强之典據，至於隋之雕板，則亦不能決其爲非。中西學者，頗多以印刷術出敎門之說。荷蘭戴聞達 (J. T. L. Duyvendak) 敎授著中國印刷術發明 (Coster's Chinese Ancestors) 一書，謂當六世紀時（南北朝時）道士始用符印，刻符籙於木而印之，以省寫錄之勞。是爲印刷術之濫觴。其後佛敎盛行，佛徒最重文字，印布之需益切，漸至七世紀中，始有雕印佛像之舉，其旁或有文字，或無之，不知不覺間，由佛像之雕印，遂進而有佛經之雕印。蓋佛徒以印送經典爲虔誠之表示，而藏經可以獲福也。此新技術其始僅行於幽僻之寺觀中，世人莫之注意也。自佛敎流入日本，此新技術亦隨之，約當紀元七百七十年間，（唐代宗大曆時）日本稱孝謙女天皇嘗命印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咒百萬紙，分送國內寺院，建塔藏之，此種符咒至今猶有存者，觀其印刷術之精美，度必經長時間之改進，然此數方小紙，實爲今存最古之印刷品。」（學衡五十八期）云云，則日本之印刷術傳自中國，而中國印刷，始於隋時雕刻佛經，似爲可信也。

中國現存最古之印刷品，當推燉煌石室所發現，據戴氏所見爲金剛經。其時代在紀元八百六十八年（唐懿宗咸通九年）刻工極精緻，書末著印送者姓名及刊書之年，並云爲其父母印送。足見印布佛經

爲事佛邀福之舉，印刷術最初所以流行者，全出於此種宗教的需要故也。葉德輝謂：刻本自唐僖宗中和年間已有之，據唐柳玭家訓序云「中和三年（八八三）癸卯夏，鑾輿在蜀之三年也，余爲中書舍人，旬休閱書於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浸染不可曉。」是爲書有刻板之始。先六世祖宋少保公石林燕語云：世言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板，道爲之爾。柳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此雖節載訓序之文，固信以爲唐有刻板書之證，特當時所刻印者，非經典四部及有用之書，故世人不甚稱述耳。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後唐方鏤九經，悉收人間所收經史，以鏤板爲正，見兩朝國史。據朱氏亦謂刻板實始於唐矣。唐元微之爲白居易長慶集作序，有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之語。司空圖一鳴集載有爲東都敬愛寺講律僧惠確化募雕刻律疏，可見唐時刻板書之大行，更在僖宗以前。」（書林清話）其實唐末印刷之應用，不待煩言，特其所印陰陽占夢相宅等，則爲道家書，律疏則爲釋家書，而其餘典籍，則甚微。蓋道佛書之雕刻既盛行，漸以其術施於其餘典籍者，在唐末已發其端，至儒家經典之刊行，則自五代始。

活字　刻板之法既興，視鈔寫爲便矣，然猶必按書雕之，不能以簡馭繁也。於是有活字排印之法。宋仁宗慶曆中（西元一〇四一至一〇四八年）有布衣畢昇實爲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脣，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臘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爲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案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爲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爲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用布字，此印者纔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則每字有一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爲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江少虞皇朝事實類苑）此爲吾國泥活字板之始。不以木爲者，木理有疎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畢戴火令藥鎔，而其印自落也。宋沈括夢溪筆談吾藏韋蘇州集十卷，即此板，其書紙薄如細繭，墨印若漆光，惟字畫時若斷缺，蓋泥字不如銅鉛之堅，其形製可想而知也。續記載范祖禹帝學八卷，宋活字本，末有印書緣起，爲嘉定辛巳（西一二二一年）季夏望日，青社齋礪書。又云訪得元本，因俾鋟木。據此則活字印書，已盛行於兩宋，刻泥刻木，精益求精，此勢之必然者。元時活字印書雖不傳，然明嘉靖庚寅（九年）山東布政司

李翻顧應祥刻元王楨農書三十六卷，載楨前任宣州旌德縣尹時，方撰農書，因字數太多，難於刊印，故尚己意命匠創活字，二年而畢工，試用一如刊板，古今此法未有所傳，故編錄於此，以待後之好事者，爲印書省便之法。然則元時活字用木刻，即此可知。但謂古今此法未有所傳，則未知兩宋已有此法也。明以來活字盛行。弘治間（西元一四八八至一五〇五年）錫山華氏蘭雪堂會通館印書尤多，爲世珍祕。而桂坡堂安氏，亦以刻書著稱。明陸深金臺紀聞云，毘陵人初用鉛字，視板印尤巧妙，此爲今日鉛字活板之濫觴。至於銅活字板，葉德輝竊疑始於五代晉天福銅板本，載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此銅板殆即銅活字板之名稱，而孫從添藏書紀要云宋刻有銅字刻本活字本，分銅字活字爲二，惜岳氏未及注明，不得詳其製也。（書林清話）清代印書，以木活字，銅活字並用。印圖書集成用銅字。武英殿聚珍本用木刻。乾隆題武英殿聚珍板十韻有「毀銅昔悔彼，刊木此慙予」句，註云：「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爲活板，排印蕆功，貯之武英殿，歷年既久，銅字或被竊缺少，司事者懼干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請燬銅字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爲非計，且使銅字尚存，則今之印書，不更事半功倍乎，深爲惜之。」又小序云：「校輯永樂大典內之散簡零編，並蒐訪天下遺籍，不下萬餘種，

彙爲四庫全書，擇人所罕覯、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資考鏡者，剞劂流傳，嘉惠來學。第種類多則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簡以活字板爲請，既不濫費棗梨，又不久淹歲月，用力省而成功速，至簡且捷。埏泥體麤，鎔鉛質輭，俱不及鋟木之工緻。茲刻單字計二十五萬餘，雖數百十種之書，悉可取給。第活字之名不雅馴，因以聚珍名之。」此自海通以前吾國印刷術之大較也。據戴氏說，謂鐵板刻字，印時鋪紙板上，以刷掃之，不用壓機也。十一世紀中葉，始有以燒土爲活字者，印時置活字於鐵框上，其後進而以錫代燒土，然其用不廣。蓋中國文字非由拼音而成，每字需特造一型，所省之勞力甚小，故其對於活字之需要，不若拼音文字之切。西歷一千三百年間，木製活版已見用，今所發見回紇人之木製活字，亦屬此時。最可異者，回紇文字本以音拼，而其活字不知以音母爲單位，乃一字一顆，悉如中國，可見回紇人缺乏發明之能力，模倣中國之法而不能變通也。

吾國印刷術與世界各國之關係如何？頗爲中西人士所注意。如斯圖布著中國發明印刷術及其在東方流布之情形 (Die Erfindung des Druckes in China und seine Verbreitung in Ortasien) 許爾著中國古代活字板術及其在東方之發達考略 (Über den allen chine-

sische Typendruck und seine Entwichelung in den Landvur des Fernen Ortens) 卡脫氏 (T. F. Cater) 著中國印刷術之發明及其西傳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等，及本篇所引用戴達聞及島田翰諸氏之議論，皆有研究之誠。在我國則葉德輝氏言之最詳且確。葉氏以為活字板之製，流入外藩最早者，莫如朝鮮日本，而尤以日本為最精。大抵朝鮮活字本始於明初時，永樂庚子冬（西一四二〇年）朝鮮王命造銅字活板，又命新鑄造大樣銅字，印行十八史略。高麗銅活字國語韋昭注跋云：我東活字印書之法，始自太宗朝癸未，（西元一四〇三年）以經筵古註詩，書，左傳，為本，命判司平府事李稷等鑄十萬字，是為癸未字。日本銅活字板書傳世最古者，據森志所載有文祿五年丙申（當明萬曆二十四年）甫庵道喜印蒙求補注三卷，慶長四年己亥，（當明萬曆二十七年）勅印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單經本等。（書林清話）葉氏所言，蓋專就銅板活字，然其活板印書，是否始於銅製，亦一問題也。（萬曆二十七年即西元一五九九年）果爾，則朝鮮活字後於吾國約四百年，日本約後五百餘年。其在歐西，當第十五世紀之初，哈爾蘭 (Haarlem) 人珂司忒爾 (Lourens, Janson Coster) 始發明木刻，然猶未嘗應用於印刷書籍。迨一四三六年（明英宗正統元年）曼慈 (Mainz) 人約翰古田伯兒 (Johanns

(Gutenberg) 始發明金屬活字板。自是至一四五〇年（明代宗景泰元年）活字板始興，繼之有斯屈拉司布爾格 (Strassburg) 人拍迭兒雪或兒 (Peter Schöffer) 乃改良之發明活字鑄造，隨處用之。逮一四六二年（明代宗天順六年）以後，逐廣被於歐西諸國。其後於中國者，亦四百餘年。（高桑駒吉中國文化史）雖然，其在東方流行之印刷術，其對於歐洲印刷術之起源，究有何影響耶？戴氏謂：「欲測量歐洲印刷術所受中國印刷術之影響之程度，則臆度之處蓋不免焉。然以吾觀之，據卡脫氏所考，則謂歐洲印刷術之發明，爲受東方榜樣之影響，實非鑿空之談。卡氏所舉之證據，深足服人。」（中國印刷術發明述略）據卡氏所考訂，則中國於歐洲之印刷術嘗有影響，其影響之道，蓋有四端。紙之輸入一也，紙牌之輸入二也，宗教畫像之輸入三也，以元代歐亞關係之密切，中國書籍，當爲歐洲人所注意者四也。而加特原著高麗活字之印刷術論及西方活字板會否受東方之影響時，絕不肯作一冒昧之斷論，而言高麗與中國之銅活字，則又不稍遲徊，遽以中國之銅活字傳自高麗，而初無史實以爲佐證。（詳圖書館季刊二卷二期向譯）而戴氏亦同其說，且謂西元一五九六至一六二九年間，高麗活字板術行於日本，初不受中國之影響。吾友向達君謂：「高麗之紀述銅活字，率云自創，中籍亦少及此者，故高麗銅活字之是否受有中國銅活

字影響，今尚未能確言。惟中國之銅活字，其爲勢亦正復類是。陸深金臺紀聞之所述，錫山華安二氏之所創，皆不見受有高麗影響之痕跡。而考之中國活字板術演進之歷史，自膠泥活字一演而爲鑄錫，再演而爲雕木，三演而有鑄銅鉛以爲之者。其脫演之間，至爲自然，似不待受外國之影響而後有此也。至於銅板印書，更非創見，岳珂之所紀，以及宋明鈔幣之用銅板，皆顯然有徵。」（向譯高麗活字之印刷術附注）可謂折衷之論。

石印影印　自淸末傳石印法，中國出版界，遂開一新紀元。當時多實行細字之書，祇便考試攜帶，不甚翻印善本。淸亡，科舉全廢，編譯新著，俱用活字板印行，至近年石印始盛。各書肆出石印書甚夥，翻印舊書之風亦漸盛。有影印之法，於是一時不易得之書，亦得求取如志，而商務印書館所印之四部叢刊，尤有價値。（支那學一卷四號）案石印之法，蓋興於同光之間，與繙譯事業相輔而行，淞南夢影錄云：「石印書籍，用西國石版，磨平如鏡，以電鏡映像之法，攝字迹於石上，然後傳以膠水，刷以油墨，千百萬頁之書，不難竟日而就，細若牛毛，明如犀角，剞劂氏二子，可不煩磨厲以須矣。英人所設點石齋獨擅其利已四五年。（是書作於光緒癸未之後，則點石齋之設立，尚在光緒初年）近則寧人之拜石山房，粵人之同文書局，與之鼎足

而立。」是爲我國石印事業開山之祖。中國舊籍，亦資以廣爲傳播，又進而有銅板玻璃板之類，影印書畫，不下眞迹，實爲文化之利器焉。

版本類別　版本之類別有五：一曰監本，二曰藩府本，三曰官府本，四曰坊肆本，五曰宅塾本。而以書肆坊爲其中堅。自唐以來，四川爲我國重要文化中心地之一，最初之印本書籍，或卽出於蜀中，後唐奄有四川，史稱馮道相後唐時，四川盛行印本書，多道佛之類，亦有少數訓蒙之課本，皆以木板印成。時朝廷欲仿前代重定經文，刻石垂久，惟以省庫匱乏之事不克舉。馮道旣習知四川刻本，爲節省國用計，乃創議以木板代石經，後果見實行，其書以周廣順三年刻成，凡一百三十册。至是晦隱於佛寺中之印刷術，乃大顯於世。然政府承認雕板爲傳佈官本經書之方法，禁民間私自刊印經書，百餘年不改。是知其時雕板之主要目的，在勘定標準經文，至印刷術出書迅疾之效用，蓋其後始漸爲世人所知云。宋代刻書最富。其卷帙繁重，如九經注十七史等，皆經剞劂。其刻工之精美，尤爲後世所不及焉。同時佛籍刊刻之盛，亦無遜色。太祖開寶七年（四九七二）佛藏刻成，爲書一千五百二十一種，五千册，十三萬餘頁。自有出版物以來，莫之與京也。（戴著中國印刷術發明述略）雕刻旣多，進步亦速。北宋所刻佛經之數

與五代所刻九經之數較之，則九經一百三十冊，歷二十四年始成，佛藏五千餘冊，僅十二年而成，其時日之省節，足徵雕印之法之進步矣。玆分述如次：

監本　監本者，國子監所刊本也。後世官書，多雕印於國子監，號曰監本。舊五代史後唐明宗長興三年（九三二）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制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又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勅令國子監集博士生徒收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廣爲鈔寫，子細看讀，然後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其年四月，勅差太子賓客馬縞，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段顒路航，尙書屯田員外郎田敏充詳勘官，兼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端楷寫出，旋付匠雕刻。每月五紙，與減一選。（五代會要同）此實爲監本之始。又漢隱帝乾祐元年（九四八）五月，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欲集學官考校雕造，從之。周廣順三年六月，尙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於部九經始完，自長興至廣順歷四朝七主二十四年乃成，所謂創始之不易矣。周世宗顯德二年（九五五）二月，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稱準敕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板。（五會

(代史)賜更及其餘典籍矣。宋太宗端拱元年(西九八八)敕國子司業孔維等校勘孔穎達五經正義，詔國子監鏤板行之。眞宗景德二年(西一〇〇五)幸國子監，歷覽書庫，觀羣書漆板，問祭酒邢昺曰：「板數幾何？」昺曰：「國初印板，止及四千，今至十萬，經史義疏悉備。」帝褒之，因益書庫十步，以廣所藏。(玉海)宋興至是，不過四五十年，其進步可謂速矣。蓋自太宗淳化中(西九九〇至九九四)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石林燕語)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云：「監本書籍，紹興末年所刊，國家艱難以來，固未暇及。九年(西一一三九)九月，張彥實待制爲尚書郎，始請下諸道州學，取舊監本書籍，鏤板頒行，從之。然所取者，多有殘缺，故胄監刊六經無禮記，正史無漢書。二十一年(西一一五一)五月，輔臣復以爲言，上謂秦益公曰：監中其他闕書，亦令次第鏤板，雖重有費不惜也。由是經籍復全。」蓋宋自淳化以後，歷朝皆刻書版，存國子監。紹興南渡，軍事倥偬，而高宗乃殷殷垂意於此，宜乎南宋文學之盛，不減於元祐也。(書林清話)

金元之際，中原河朔，淪爲異域，其時北方學者，傳授板本尙寡，不能無事於手錄。(虞集道園)世祖至元間，兩括江西及杭州書籍板刻至京師，立興文署。元史百官志至元二十四年，國子監置生員二百人。延祐二年，增置百人，興文署，掌刻刊經史，皆屬集賢院。又云至元二十七年，立興文署，召工刻經史子版，以

資治通鑑爲起端官書之風，至明極盛，內而南北兩京，外而道學兩署，無不盛行雕造，官司至任，數卷新書，與土儀並充餽品，稱爲書帕本。（袁棟書隱叢說）南北兩監，藏板至夥，歷代正史，一再雕印。自舊監所有外，四方多以書送入，洪武永樂時，兩經修補。成化初，（西元一四六五）祭酒王儁會計之，已逾二萬篇。（梅鷟南雍志）葉德輝謂：「明時官刻書推南北京監本爲最盛，南監多存宋監元路學舊板，其無正德以後修補者品不亞於宋元。觀南雍經籍志所載四部板片，具三朝文獻之所繫矣。北監多據南監本重刻十三經二十一史之外，罕見他書。據其時周弘祖古今書刻所錄，北國子監書僅四十一種，而經史並不著錄。書刻漏略歟？抑弘祖時板已散逸歟？」（書林清話）又謂：「明兩監書板，尤有不可爲訓者，如南監諸史，本合宋監及元各路儒學板湊合而成，年久漫漶，則罰諸生補修，以至草率不堪，並脫葉相連，亦不知其誤。北監即據南監本重刊，謬種流傳，深可怪嘆。」（書林清話）明郎瑛七修類藁云：「世重宋板詩文，以其字不差謬，今刻不特謬而且遺落多矣。」則明人刻書漫不經心，朝野俱如是也。清自康乾以還，內府刻書亦盛。足本禮親王嘯亭雜錄續錄載內府刊欽定諸書，謂：「列聖萬幾之暇，乙覽經史，爰命儒臣選擇簡編，親爲裁定，頒行儒宮。」乾隆二十七年諭云：「朕稽古右文，聿資治理，幾餘典學，日有孜孜。御極之初，

即詔中外搜訪遺書，並令儒臣校勘十三經二十一史。徧布黌宮，嘉惠後學。復開館纂修綱目三編，通鑑輯覽及三通諸書，凡藝林承學之士所當戶誦家絃者，旣已薈萃略備。」四庫全書總目卷首 而葉德輝以其不仿宋刻經史爲缺典。其言曰：「國朝官刻家刻，同有一缺事，如十三經注疏，史漢三國，皆有北宋南宋及元刻本傳世，內則登之天祿琳琅，外則散見各藏書家書目，旣已無本不善，隨刻一種，皆可爲虎賁中郎。乃以天府財力之雄，僅刻岳氏五經，淳熙大字本周易本義，淳祐本朱子四書，史僅古香齋刻袖珍本史記，而又移步換形，不知所據何本。」書林清話 然亦不足爲病也。

藩府本　藩府本者，諸王藩府所刊本也。藩府刊本，首推明代。明監本多謬誤，而諸藩時有佳刻，以其時被賜之書，多有宋元善本，可以繙雕，藩邸王孫，又頗好學故也。書籍刊刻，以寧獻王權，晉莊王鍾鉉爲著。錢受之云：「寧王博學好古，讀書無所不窺，志慕沖舉，自號臞仙。凡羣書有祕本，莫不刊布。」明詩綜小傳 四庫總目云：「寧藩書目一卷，不著撰人名氏。初寧獻王權以永樂中改封南昌，日與文士往還，所纂輯刊刻之書甚多，其目凡一百三十七種，詞曲院本道家鍊度齋醮諸儀俱附焉。」茶餘客話明代藏書周晉二府，天祿琳琅穀梁注疏，晉藩藏本。朱謀㙔藩獻記：「晉莊王鍾鉉，正統七年，以榆林王

進封。博古善法書，嘗令世子奇原刻寶賢堂法帖。今世傳書畫多晉府章，即其人也」甘泉鄉人董「端王知烊之祖靖王奇原爲世子時，嘗取閣絳大觀晉寶諸帖，益以所藏宋元明人墨跡，爲寶顏堂帖。端王命刻文選，文粹，文鑑，文類，文衡，簡王新㙉能踵成其志。以河間獻王爲比，無愧辭矣」此可見諸藩刻書之風氣，爲有明一代之特色。今茲其可考見者，如蜀府五種，寧藩三種，代府一種，崇府二種，潞府一種，吉府二十六種，晉府，寶賢堂，亦稱志道堂，亦稱虛益堂，又稱養德書院六種，益府二十六種，秦府五種，周藩十二種，徽藩崇德書院十種，瀋藩二種，伊府一種，魯府，敏學書院三種，趙府居敬堂，亦稱味經堂十種，楚府二種，德藩最樂軒一種，潞藩一種，可謂盛矣。葉德輝謂諸藩大抵優游文史，黼黻太平，修學好古，則河間比肩，巾箱寫經，則衡陽接席，又不獨鄭藩世子載堉之通音律，西亭王孫睦㮮之富藏書，爲足增光於玉牒也已。書林清話

官府本　官府本者，公家官府所刊本也。上自院司監局，以及路州郡縣諸有刻書皆屬之。官府印刻之風，盛於宋元之時，明清則殊不多覯。宋時官刻書可考見者，自國子監本外，有崇文院本，祕書監本，德壽殿本，左廊司局本，兩浙東路茶鹽司本，兩浙西路茶鹽司本，浙東庾司本，浙右漕司本，浙西提刑司本，福建轉運使本，潼州轉運使本，建安漕司本，福建漕司本，淮南東路轉運司本，荆湖北路安

撫使本，湖北茶鹽司本，廣西漕司本，江東倉臺本，江西計臺本，江西漕臺本，淮南漕廨本，廣東漕司本，江東漕院本，江西提刑司本，以上各本皆可稱爲公使庫本。元符改元，地方有公使庫者，如蘇州，吉州，明州，沅州，舒州，撫州，舂陵，台州，信州，泉州，鄂州等，倘可考見，凡此皆支領庫錢所刻者。各州軍郡府縣亦然，故有州軍學本，郡齋本，郡庠本，郡府學本，縣齋本，縣學本，學宮本，頖宮本，學舍本，其餘有太醫局本，書院本，祠堂本等。至今槧本流傳，歷爲收藏家寶貴，不知當時官師提倡之力，固如此之盛也。然就以上各官府刻書地域，則不出江，浙，閩，廣，贛，湘，鄂，豫，桂諸省。宋刻有僅以某州某府稱者，則就所知有江寧府本，杭州本，明州本，溫陵州本，吉州本，紹興府本，臨安府本，平江府本，嚴州本，餘姚縣本，鹽官縣本，眉山本。大抵出於江浙者爲多，蓋亦當時官刻本也。元代繼之，餘風未泯，官府刊刻，其風尚盛。元時官刻之書，多由中書省行江浙等路有錢糧學校贍學田款內開支，有徑由各省守鎮分司呈請本道肅政廉訪使行文本路總管府下儒學者；有由中書省所屬呈請奉准施行，展轉經翰林國史院禮部詳議照准行文各路者，事不一例，然多在江浙間。其官刊本自國子監本外，則有興文署本，各路儒學本，儒學本亦稱爲郡學本。又有郡庠本，府學本，書院本，太醫院本，官醫提舉本等。又有私宅堂坊而託

於書院之名者，以元時講學之風大昌，各路各學官私書院林立，故習俗移人，爭相模仿，觀其刻本流傳，固可以分別得其主名矣。（書林清話）

坊肆本　坊肆本者，諸書坊書肆所刻本也，書籍之流播，全賴有坊肆之雕刻。不受官府之限制，其起源蓋最早。揚子法言：「吾子二，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此書肆二字見於文人著述之始。後漢書王充傳：「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此後漢時有書肆也。梁任昉答劉居士詩：「才同文錦，學非書肆。」此六朝時有書肆也。唐柳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版印紙。」又呂溫衡州集中上官昭容書樓歌：「君不見洛陽南市賣書肆，有人買得研神記。」此唐時有書肆也。馬令南唐書曾崇範傳：「崇範雖窶，九經子史，世藏於家，刺史賈皓就取之，薦其名，不報，皓以己緡償其直。崇範笑曰，典墳天下公器，世亂藏於家，世治藏於國，其實一也，吾非書肆，何估直以償耶？卻之。」此五代有書肆也。宋時坊刻，前有建安余氏，後有臨安陳氏，最爲大家。其他散見諸藏書家志目題記者，如閩中則有建寧府王八郎書鋪，建陽麻沙書坊，建寧書鋪，蔡琪純父一經堂，武夷詹光祖月厓書堂，崇川余氏，建寧府陳八郎書鋪，建安江仲達羣玉堂；

浙中則有杭州大隱坊，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舖，杭州錢塘門裏車橋南大街郭宅書舖，臨安府金氏，金華雙桂堂；江西則有臨江府新喻吾氏；蜀中則有西蜀崔氏書肆，南劍州雕匠葉昌；秦中則有咸陽書隱齋；晉中則有汾陽博濟堂。又有不詳其地者，爲棗斐軒，葛氏傳棱書堂。又有宋時書坊至元時猶存者，爲閩山阮仲猷種德堂。其刻本之流傳，至今雖爲人鑒賞，然雕鏤不如官刻之精，校勘不如家塾之審云。金源分割中原，不久乘以干戈，惟平水當要衝，故書坊時萃於此。而他處私宅刻本，亦間有之。今可考者，如書軒陳氏，張謙明昌平水中和軒王宅，晦明軒張宅。外此則嵩州福昌孫夏氏書籍舖，碣石趙衍，則又平水以外之書坊也。元時書坊所刻之書，較之宋刻尤夥，蓋世愈近則傳本多，利愈厚則業者衆，理固然也。今舉其見有傳本者列之，如劉錦文日新堂，高氏日新堂，平陽張存惠堂，燕山竇氏治濟堂，建安陳氏餘慶堂，建安朱氏與耕堂，建安同文堂，建安萬卷堂，麻沙萬卷堂，董氏萬卷堂，雲衢會文堂，積慶堂，德星堂，萬玉堂，胡氏古林書堂，日新書堂，梅隱書堂，妃僊陳氏書堂，葉曾南阜書堂，敏德書堂，李氏建安書堂，富沙碧灣吳氏德新書堂，姚谿居敬書堂，廬陵泰宇書堂，積德書堂，雙桂書堂，一山書堂，妃僊興慶書堂，秀岩書堂，雲莊書堂，麻沙劉氏南澗書堂，三衢石林葉敦，書市劉衡甫，閩

德坊周家書肆，建陽劉氏書肆，建陽書林劉克常。以上刻本傳世，足供十駕之求。其間歷元明兩朝而世其業者，莫如建安虞氏務本書堂。由元至元十八年辛巳，至明洪武二十一年戊辰，西元一二八一至一三八八凡百有八年矣。據其可考刻書前後年代計算下仿此例又有建安鄭天澤宗文書堂，由元至順元年庚午，至明嘉靖十六年丁酉，西元一三三〇至一五三七凡二百有八年，視虞氏世業倍之，亦書林所僅見者也。又有楊氏清江書堂，劉書雖少，亦始元末迄明初，由至正十九年己亥，至明宣德六年辛亥，西元一三五九至一四三一僅七十三年，然時經鼎革，屹然與虞鄭二氏鼎足而存，固亦書林碩果矣。大抵有元一代坊行所刻，無經史大部，及諸子善本，惟醫書及帖括經義，淺陋之書，傳刻最多。由其時朝廷以道學籠絡南人，士子進身，儒學與雜流並進，百年國祚，簡陋成風，觀於所刻之書，可以覘一代之治忽矣。明代坊刻之書，以年代相近，存於今者，視宋元刻本為多，茲以書院精舍書堂等類，分別記之。一曰書院，則有紫陽書院，義陽書院，無錫崇正書院，廣東崇正書院，九峯書院，芸窗書院，鰲峯書院，籍山書院，正學書院，東林書院，龍川書院等。一曰精舍，則有建溪精舍，詹氏進德精舍，余有堂鳳山精舍，南星精舍，崦西精舍等。一曰書堂，則有古杭勤德書堂，遊正書堂，廣成書堂，書林魏氏仁實書堂，歙西鮑氏耕讀書堂，玉峯書堂，郜陽書堂，羅氏竹

坪書堂，崇仁書堂，劉氏明德書堂，劉氏文明書堂，集賢書堂，陳氏存德書堂，錫山秦氏鏽石書堂，崇文書堂，新賢書堂，吳氏玉融書堂等。一曰書屋，則有南星書屋，許宗魯宜靜書屋，前山書屋，義興沈氏廸山書屋，九洲書屋等。一曰堂，則有梁氏安定堂，善敬堂，鰲峯熊宗立種德堂，葉氏南山堂，書林劉宗器安正堂，皇甫氏世業堂，贛州府清獻堂，南康府六老堂，書林，葉一蘭作德堂，雷氏文會堂，浙江葉寶山堂，張之象猗蘭堂，寶雲堂，陳奇泉積善堂，徐守銘寧壽堂，吳公宏寶古堂，新都吳氏樹滋堂，周氏博古堂，董氏萬卷堂，書林，龍田劉氏喬山堂，海虞三槐堂，葉益孫春耆堂，新都吳繼仕熙春堂，熊氏衞生堂，明德堂，雙柏堂，如隱堂等。一曰館，則有豫章王氏夫容館，翠岩館，潘元度玉峯青霞館，辨疑館，濟美館等。一曰齋，則有書戶劉洪愼獨齋，顧起經奇字齋，楊氏歸仁齋，純白齋，武林馮紹祖繩武觀妙齋，泊如齋，豫章璩之璞燕石齋，眞如齋，喬可傳寄寄齋，雙甕齋，金陵奎壁齋，單恂淨名齋，歙巖鎮汪濟川主一齋，霏玉齋等。一曰山房，則有徐焴萬行山房，喬世寧小丘山房，武林馮念祖臥龍山房等。一曰草堂，則有椒郡伍氏龍池草堂，玉蘭草堂等。一曰書林，則有書林劉寬，書林余氏，書林龔氏，書林童文舉，書林董思泉，書林詹氏等。一曰舖，則有國子監前趙舖，正陽門內金臺書舖，杭州錢塘門裏車橋，南大街郭

宅紙舖等。其他牌記，尚有藍山書舍，劉氏博濟藥室，維揚資政左室，蔣德盛武林書室，太元書室，尹耕療鶴亭，顧汝達萬玉樓，贛郡蕭氏古翰樓，芙蓉泉屋，東里董氏茭門別墅，龍邱桐源舒伯仁，梁溪寓舍，吳興花林東海居士第一相文霞閣，吳郡顧凝遠詩瘦閣，清平山堂，衆芳書齋，清夢軒，三衢近峯夏相，揚州陳大科，金陵王舉直，金陵周對峯，姑蘇葉氏，戊廿沈啓南等。以上或刻一種，或刻二三種，其中刻書獨多爲劉洪愼獨齋，劉宗器安正堂，而皆建陽產，自宋至明六百年間，建陽書林，擅天下之富。（書林清話）

刻書之業，既以書坊爲重心，故書坊所聚，書籍爲盛。於是區域肇分，鴻溝顯然。周世宗以史館書籍尚少，銳意求訪，自諸國分據，皆聚典籍，惟吳蜀爲多，而江左頗爲精眞，亦多修述。（文獻通考）此五代時刻抄之大概也。葉夢得云：「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開封）比歲印版，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石林燕語）此北宋時坊刻之大勢也。明代書坊之多，以燕京江浙爲盛。胡應麟云：「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京也，金陵也，閶闔也，臨安也。閩楚滇黔，則余間得其梓，秦晉川洛，則余時友其人，輦下所雕者，每一當浙中三，紙貴故也。越中刻本亦希，而其地適當東南之會，文獻之衷，三吳七閩，典籍萃焉。吳

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鉅冊類書，咸會萃焉。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絕寡。凡刻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宋本稱最善，近世甚希。燕粵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為最，其直輕閩為最，越皆次之。」經籍會通 陸深云：「今杭絕無刻，國初蜀西有版，差勝建刻，今建益下，去永樂宣德亦不逮矣，唯蘇州工匠，稍追古作。」金臺紀聞 此明代嘉靖以前刻印情況也。王士禎云：「近時金陵蘇杭書坊刻版盛行，建本不復過嶺，蜀更兵燹，城郭邱墟，都無刊書之事。京師北平亦鮮佳手。數年以來，石門即崇德縣呂氏，崑山徐氏，雕行古書，頗仿宋槧，坊刻皆所不逮。」居易錄 此清初刻書大概也。葉德輝云：「按文簡王士禎諡時，金陵蘇杭刻書之風，已遠過閩蜀，乾嘉時如盧文弨鮑廷博孫星衍黃丕烈張敦仁秦恩復顧廣圻阮元諸家校刻之書，多出金陵劉文奎文楷兄弟。咸豐之亂，市肆蕩然無存，迨乎中興，曾文正首於江寧設金陵書局，於揚州設淮南書局，同時杭州江蘇武昌繼之，既刊讀本十三經，四省又合刊廿四史，天下版本之書，仍推金陵蘇杭。自學校一變而書局並裁，刻書之風，移於湘鄂，而湘尤在鄂先。同光之交，零陵艾作霖曾為曹鏡初部郎耀湘校刻曾文正公遺書及釋藏經典，撤局後，遂領思賢書局，刻書事，主之者張雨山觀察祖同，王葵園閣學先謙與吾三人，而吾

三人之書，大半出其手刻，晚近則鄂之陶子麟，同以工影宋刻本名，江陰繆氏，宜都楊氏，常州盛氏，貴池劉氏，所刻諸書，都出陶手。至是金陵，蘇，杭刻書之運終矣，然湘鄂如艾與陶者，亦繼起無其人。」（書林清話）此又乾嘉以後刻書情形也。

宅塾本　宅塾本者，私宅家塾所刊之本也。私人刻書，以蜀相毋公蒲為始，公津人，先為布衣，常從人借文選初學記，多有難色。嘆曰，恨余貧，不能力致，他日稍達，願刻版印之，庶及天下學者。後果貴顯於蜀，乃命工日夜雕版，印成二書，復雕九經諸史。西蜀文字，由是大興。（王明清揮麈餘話）又和凝長於短歌艷曲，尤好聲譽，有集百卷，自篆成版，摹印數百帙，分惠於人焉。（五代史和凝傳）又貫休禪月集有王衍乾德五年曇域後序稱檢閱稿草，及闇記憶者約一千首，雕刻成部。上自公卿，下至方外，皆能刻其私集，流播一時，此五代宋初家刻本之大概也。

宋時家塾刻本，其姓名亦甚繁多，今所最著，如岳珂之相臺家塾刻九經三傳，廖瑩中之世綵堂刻五經韓柳集，皆至今為人傳誦。岳刻存於今者，五經有武英殿翻刻本，及各省書局私宅重翻殿本，又有論語何晏集解附音義十卷，孟子趙歧注附音義十卷。廖刻存於今者，有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又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柳河東集四十四卷，外集二卷，龍城錄二卷，附錄二卷。其他則有蜀廣都費氏進修堂，臨安進士孟祺，京臺岳氏，建邑王氏世翰堂，建安蔡子文東塾之敬室，寇宅，瞿源蔡潛道宅，清渭何通直宅，麻沙鎮水南劉仲吉宅，麻沙鎮南齋虞千里，建溪三峯蔡夢弼傅卿家塾，吳與施元之三衢坐嘯齋，王撫幹宅，錦谿張監稅宅，武谿遊孝恭德棻登俊齋，廬臺田家，吉州東岡劉宅梅溪書院，建安陳彥甫家塾，梅山蔡建侯行父家塾，建安黃善夫宗仁家塾之敬室，建安劉元起家塾之敬室，建安魏仲舉家塾，建安魏仲立宅，建安劉日新宅，吉州周少傅府，祝太傅宅，建寧府麻沙鎮虞叔異宅，秀巖山堂，建安劉叔剛宅，建安王懋甫桂堂，建安曾氏家塾，建安虞氏家塾，眉山文中，眉山程舍人宅，姑蘇鄭定，錢塘王叔邊家，婺州市門巷唐宅，婺州義烏酥溪蔣宅，婺州東湯胡倉王宅，桂堂，劉氏學禮堂，隱士王氏取瑟堂，畢萬裔宅富學堂，胡元質當塗道院，杭州淨戒院，嚴陵詹義民，茶陵譚叔端等，大抵槧刻風行，精雕細校，於官刻本外，儼若附庸之國矣。金源平水刻本，私本與坊本衆具，已如前述。元時私宅刻書之風，不讓兩宋，如平陽府梁宅，平水許宅，建安鄭明德宅，陳忠甫宅，花谿沈氏家塾，古迂陳氏家塾，雲坡家塾，安成郡彭寅翁崇道精舍，虞氏南谿精舍明復齋，

平水曹氏進德齋，存存齋，孫存吾如山家塾，孝永堂，平水高昂霄尊賢堂，范氏歲寒堂，復古堂，叢桂堂，巖氏存耕堂，平陽司家頤眞堂，唐氏齊芳堂，汪氏誠意齋集書堂，余彥國勵賢堂，麻沙劉通判宅，仰高堂，精一書舍，熊禾武夷書室，崇川書府，商山書塾，溪山道人田紫芝芙淑，平陽道參幕段子成，雲衢張氏，盱南孫氏，建安蔡氏，建安劉承父，建安詹璟，劉震卿，龍山趙氏國寶等。以上諸家多者刻數種，少者或一二種，皆極鏤版之工，亞於宋槧一等。有閱兩朝而猶存者：其一，劉君佐翠巖精舍，始元延祐六年甲寅，至明成化五年己丑，（西元一三一四至一四六九）一百五十六年。其一，西園精舍，始元至正二十四年甲辰，至明永樂十四年丙申，（西元一三六四至一四一六）五十二年。其一，梅軒蔡氏，始至元戊寅，（前至元戊寅爲十五年當宋帝昺祥興元年後至元戊寅則順帝四年未知是前是後）迄明宏治七年甲寅。此其世業，近者百年，久者百五六十年，子孫繼守書香，比於宋之余氏勤有，元之葉氏廣勤，抑亦書林之耆獻歟！明人家刻之書，其中爲收藏家向來珍賞者，如豐城游明大升，吳郡沈辨之野竹齋，崑山葉氏菉竹堂，江陰涂禎，錫山安國桂坡館，震澤王延喆恩褒四世之堂，吳郡金李澤遠堂，吳門龔雷，吳郡袁褧嘉趣堂，顧春世德堂，澶淵晁瑮寶文堂，南平游居敬，餘姚聞人銓，金臺汪諒，福建汪文盛，蘇獻可通津草堂，東吳郭雲鵬濟美堂，俞憲鴸鳴館，東吳徐氏，東吳徐

時泰東雅堂，嘉禾項篤壽萬卷堂，嘉禾項德棻苑委堂，馬元調寶儉堂，鄧漢文遠堂，高承埏稽古堂，吳氏西爽堂，萬玉堂，吳郡杜詩，元和吳元恭，此皆刻書有根據，不啻爲宋槧作千萬化身者也。其餘叢刻書，以顧元慶四十家文房小說爲最精，胡維新兩京遺編次之，程榮漢魏叢書又次之。吳琯古今逸史，時有脫訛，何允中增刻漢魏叢書，殊少抉擇。至晚季胡文煥格致叢書，陳繼儒祕笈之類，割裂首尾，改換頭面，直得謂之裝書，不得謂之刻書矣。（書林清話）

明代刻書，或沿襲舊訛，或竄改原文，虛僞之習，靡然全國。嘉靖以前，風尙近古，時有佳本，萬歷以後，風氣漸變，流弊極於晚季。有淸學者，以實事求是爲學鵠，力矯頹風，或廣搜善本，親手校勘，或繙刻孤本，以廣流傳，故校讎簿錄之學，絕勝前代，而叢書之盛，卓越千古，儼然與類書對抗焉。（袁同禮清代私家藏書概略）

清代學者，以刻書家而兼藏書家，洪亮吉謂藏書家有數等，錢大昕戴震爲考訂家，盧文弨翁方綱爲校讎家，鄞縣范氏天一閣，錢唐吳氏瓶花齋，崑山徐氏傳是樓，爲收藏家；吳門黃丕烈，鄔鎭鮑廷博爲賞鑒家，吳門書估錢景開，陶五柳，湖南書估施漢英爲掠販家。（北江詩話）葉德輝謂考訂校讎可統名之著述家，若專以刻書爲事，則當云校讎家，如順康朝錢謙益絳雲樓，王士禎池北書庫，朱彝尊曝書亭，

皆著述家也、毛晉汲古閣，校勘家亦收藏家也。錢曾述古堂，也是園，季滄葦賞鑒家也。毛氏刻書，風行天下，而校勘不精。他如畢沅經訓堂，孫星衍平津館，岱南閣，五松園，(後均入金陵孫忠愍祠堂)馬曰璐叢書樓，玲瓏山房，考訂校讎收藏賞鑒皆兼之，若盧見曾雅雨堂，秦恩復石研齋，以及張敦仁顧廣圻，則純乎校勘家也。若康熙朝納蘭成德之通志堂，乾隆朝吳省蘭之藝海珠塵，刻書雖多，精華甚少。然古書賴以傳刻，固亦有功藝林。但求如黃丕烈士禮居叢書，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既精賞鑑，又善校勘，則亦絕無僅有者也。此外如闕里孔繼涵紅櫚書屋微波榭叢書，李文藻貸園叢書，收藏亦各名家，校勘頗多有用。又如阮元文選樓叢書，則兼收藏考訂校讎之長者也。顧修讀畫齋，李錫齡惜陰軒，張海鵬學津討源，借月山房，澤古叢鈔，墨海金壺，錢熙祚守山閣，珠叢別錄，指海，楊墨林連筠簃，郁松年宜稼堂，伍崇曜粵雅堂，潘士誠海山仙館，蔣光煦別下齋涉聞梓舊，錢名培小萬卷樓，多者數百種，少者數十種，皆校勘家也。同治以來，則有吳縣潘祖蔭滂喜齋、功順堂，歸安姚覲元咫進齋，陸心源十萬卷樓，錢塘丁丙嘉惠堂，章壽康式訓堂，收藏而兼校勘者也。至黎庶昌古佚叢書，專撫宋元舊槧，海外卷抄，刻印俱精。江陰繆氏雲自在龕叢書，多補刻故書闕文，亦單刻宋元舊本，雖平津館，士禮居不能過之。近年貴

池劉世珩刻聚學軒叢書，及仿宋本書，蘭陵徐乃昌刻積學齋叢書，及隨庵叢編，仿宋元本書，南潯劉氏嘉業堂叢書，張氏適園叢書，則又刻校之善者也。清儒自刊刻各種叢書之外，又刻鄉先哲之書，彙爲一帙，亦叢書之屬也。會萃鄉邦郡邑之書，都爲叢刻，自明人梓吳一書始，樊維城鹽邑志林繼之。清嘉慶間，有趙紹祖刻涇川叢書，宋世犖刻台州叢書，祝昌泰刻浦城遺書，邵廷烈刻婁東雜著。道光時有伍元薇刻嶺南遺書。同治時，有胡鳳丹刻金華叢書，孫元言刻永嘉叢書。光緒朝此風尤盛，如孫福清刻檇李遺書，丁丙刻武林掌故叢編，又刻武林先哲遺書，陸心源刻湖州先哲遺書，趙尙輔刻湖北叢書，王文灝刻畿輔叢書，盛宣懷刻常州先哲遺書。力大者舉一省，力小者舉一郡一邑，然必其鄉先輩富於著述，而後可增文獻之光。如梓吳鹽邑志林雖有開必先，而卷帙零奇，殊嫌瑣細。涇川亦多無用之書。不必爲世傳誦，惟台州漸有巨册。浦城採集益宏。婁東全屬小書，乃以八音分集。金華頗多專集，校刻又嫌不精。武林卷帙浩繁，濫收山水寺觀志書，未免不知鑒別。惟常州出自繆藝風老人手定，抉擇嚴謹，刻手亦工，後有作者，當取以爲師資矣。（書林清話）就上述觀之，則清儒刻書，突過前代，流播既廣，學風蔚然。張之洞書目答問附勸人刻書說云：「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業學問，不足過人，而欲

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書一法，其書終古不廢，則刻書之人終古不泯。如歙之鮑，吳之黃，南海之伍，金山之錢，可決其五百年中，必不泯滅。豈不勝於自著書自刻集乎？且刻書者傳先哲之精蘊，啓後學之困蒙，亦利濟之先務，積善之雅談也。」張氏倡此說，理中肯要，故光緒以來海內刻書之風，幾視乾嘉時相倍云。至於翻刻古本經史，則殊不多覯，故葉德輝評之曰：「畢秋帆胡果泉阮文達皆位至封疆，性喜校刻古書，而獨不及諸經正史。以顧千里嚴鐵橋之好事，而不慫恿諸貴人多刻有用之書，此固可怪之事也。然猶幸有張敦仁影刻宋撫州本禮記鄭注，和珅刻宋本禮記注疏。黃丕烈士禮居刻宋嚴州本儀禮鄭注，汪士鐘影刻宋景德本儀禮單疏，元泰定本孝經疏，汪中影宋余仁仲本春秋公羊解詁，孔繼涵重刻宋孟子趙注諸書，胡刻元本資治通鑑，稍可解嘲，不然，則一代典籍之林，幾不能與明人徐（刻三禮者）王（刻史記者）汪（刻兩漢書者）柯（刻史記者）爭光比烈矣。」（書林清話）